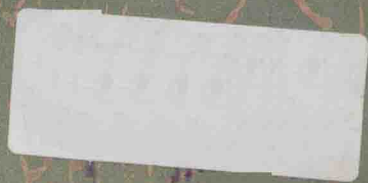


本足  
蘇東坡全集

大東書局印行





蘇東坡東坡集

卷十八 詩一百一十七首

次韻秦少章和錢蒙仲

碧畦黃隴稻如京，歲美人和易得情；鑑裏移舟天外思，地中鳴角古來聲。山圍故國城空在，潮打西陵意未平；二子有如雙白鷺，隔江相照雪衣明。

次韻錢越州

髯尹超然定逸羣，南遊端為舫雲門；謫仙歸侍玉皇案，老鶴來乘刺史轡。已覺簿書哀老子，故知蓬豆有司存；年來齒頰生荆棘，習氣因君又一言。

同秦仲二子雨中游寶山

平明已報百吏散，半日來陪二子閑；立鵲低昂煙雨裏，行人出沒樹林間。

去杭十五年復游西湖用歐陽察判韻

我識南屏金鯽魚，重來拊檻散齋餘；還從舊社得心印，似省前生覓手書。葑合平湖久蕪漫，人經豐歲尙凋疎；誰憐寂寞高常侍，老去狂歌憶孟諸。

與莫同年雨中飲湖上

到處相逢是偶然，夢中相對各華顛；還來一醉西湖雨，不見跳珠十五年。

送子由使契丹

雲海相望寄此身，那因遠道更沾巾；不詞駟騎凌風雪，要使天驕識鳳麟。沙漠回看清禁月，湖山應夢武林

蘇東坡東坡集 卷十八

春單于若問君家世，莫道中朝第一人！

次韻答劉景文左藏

我老詩壇仆鼓旗，借君佳句發良時；但空賀監杯中物，莫示孫郎帳下兒。夜燭催詩金燼落，秋芳壓帽露華滋；故應好語如爬癢，有味難名只自知。

坐上復借韻送岢嵐軍通判葉朝奉

雲間踏白看纏旗，莫忘西湖把酒時；夢裏吳山連越嶠，樽前羌婦雜胡兒。夕烽過後入初醉，春鴈來時雪未滋；爲問從軍真樂否，書來粗遣故人知。

軾始於文登海上得白石數升如芟實可作枕聞梅丈嗜石故以遺其子子明

學士子明有詩次其韻

海隅荒怪有誰珍，零落珊瑚泣季倫；法供坐令微物重，（軾舊有怪石供。）色難歸致孝心純。只疑薏苡來交趾，未信蠃珠出泗濱；顧子聚爲江夏枕，不勞麾扇自寧親。

次韻錢越州見寄

莫將牛弩射羊羣，臥治何妨晝掩門；稍喜使君無疾病，時因送客見車轡。搔頭白髮秋無數，閉眼丹田夜自存；欲息波瀾須引去，吾儕豈獨坐多言。

文登蓬萊閣下石壁千丈爲海浪所戰時有碎裂洶灑歲久皆圓熟可愛士人

謂此彈子洞也取數百枚以養石菖蒲且作詩遺垂慈堂老人

蓬萊海上峰，玉立色不改；孤根捍滔天，雲骨有破碎。陽侯殺廉角，陰火發光采；壘壘彈丸間，瑣細或珠琲。閭浮一瀆耳，真妄果安在；我持此石歸，袖中有東海。垂慈老人眼，俯仰了大塊；置之盆盎中，日與山海對。明年菖蒲

根，連絡不可解，儻有蟠桃生，且莫猶可待。

次韻毛滂法曹感雨詩

江南佳公子，遺我錦繡端。攬之溫如春，公子焉得寒？與雨自有時，膚寸便濛濛。斂藏以自潤，牛斗何足干。空庭月與影，強結三友歡。我豈不足歟？要此清團團。所歡在一醉，常恐樽中乾。捨酒尚可樂，明珠如彈丸。但恐千仞雀，忽忽發虛彈。逾子閑暇時，種子田中丹。一朝涉世故，空腹容欺謾。我頃在東坡，秋菊為夕餐。永愧坡間人，布褐為我完。雪堂初覆瓦，上簞無下莞。時時亦設客，每醉筒輒彈。一笑便傾倒，五年得輕安。公子豈我徒？衣鉢傳一算。定非郊與島，筆勢江河寬。悲吟古寺中，穿帷雪漫漫。他年記此味，芋火對懶殘。

送鄧宗古還鄉

廣漢有姜子，孝弟行里閭。赤眉雖豺虎，弛兵過其墟。至今空清泉，無復雙鯉魚。南鄭有李郃，得妙甘公書。夜坐指流星，驚倒兩使車。抱關不肯仕，布褐蒙璠璣。西南固多士，君得二子餘。礪礪忠文公，搜士及樵漁。澗谿有幽討，巖芷真嘉蔬。歲晚終不食，心惻當何如？

參寥上人初得智果院會者十六人分韻賦詩賦得心字

漲水返舊壑，飛雲思故岑。念君忘家客，亦有懷歸心。三間得幽寂，數步藏清深。攢金盧橘塢，散火楊梅林。茶筍盡禪味，松杉真法音。雲崖有淺井，玉醴常半尋。遂名參寥泉，可濯幽人襟。相攜橫嶺上，未覺衰年侵。一眼吞江湖，萬象涵古今。願君更小築，歲晚解我簪。

哭王子立次兒子迨韻三首

彭城初識子，照眼白而長。異夢成先兆，（子為密州，子立未嘗相識，忽告同舍生曰：「吾夢為密州壻何也？」已而果以子由之子妻之。）清言得未嘗。豈惟知禮意，遂欲補詩亡。（子立能詩，而有禮學。）咄咄真相逼，諸

生敢厲行？

非無伯鸞志，獨有子雲悲。恨子非天合，猶能使我思。兒曹莫淒慟，老眼欲枯萎。會哭皆豪傑，誰爲感舊詩？  
子立與黃魯直張文潛晁無咎秦少游陳無己皆友善。

龍困嘗魚服，羊僂或虎蒙。忽忽成鬼錄，憤憤到天公。偶落藩牆上，同游羿彀中。回看十年時，黃葉卷秋風。

異鵲（并敘）

熙寧中，柯侯仲常通守漳州，以故飢得民，有二鵲栖其廳事，訖侯之去，鵲亦送之。漳人異焉，爲賦此詩。  
昔我先君子，仁孝行於家。家有五畝園，么鳳集桐花。是時烏與鵲，巢穀可俯拏。憶我與諸兒，飼食觀羣呀。異人驚瑞異，野老笑而嗟。云此方乳哺，甚畏鴛與蛇。手足之所及，二物不敢加。主人若可信，衆鳥不我遐。故知中孚化，可及魚與鵲。柯侯古循吏，悃悃真無華。臨漳所全活，數等江干沙。仁人格異族，兩鵲栖其衙。但恨不能言，相對空楂楂。善惡以類應，古語良非夸。君看彼酷吏，所至號鬼車。

次韻詹適宣德小飲巽亭

君方夢謫仙，（來詩記李白郎官湖）我亦弔文園。江上同三黜，天涯又一樽。濤雷殷白晝，梅雪耿黃昏。歸去多情雨，應隨御史軒。（詹爲御史主簿）

東川清絲寄魯冀州戲贈

鵝溪清絲清如冰，上有千歲交枝藤。藤生谷底飽風雪，歲晚忽作龍蛇升。嗟我雖爲老侍從，骨寒只受布與繒。床頭錦衾未還客，坐覺芒刺在背膺。豈如髯卿晚乃貴，福祿正似川方增。醉中倒着紫綺裘，下有半臂出縹綾。封題不敢妄裁翦，刀尺自有佳人能。遙知千騎出清曉，積雪未放游塵興。白須紅帶柳絲下，老弱空巷人相登。但放奇紋出領袖，吾髯雖老無人憎。

怡然以垂雲新茶見餉報以大龍團仍戲作小詩

妙供來香積珍烹具太官揀芽分雀舌賜茗出龍團曉日雲庵暖春風浴殿寒聊將試道眼莫作兩般看

次韻王忠玉遊虎丘絕句二首

當年太白此相浮老守娛賓得二丘（郡人有閻丘公太守王規父嘗云「不謁虎丘卽謁閻丘」規父忠玉伯父也）白髮重來故人盡空餘叢桂小山幽

青蓋紅旗映玉山新詩小草落玄泉風流使者人爭看知有真娘立道邊（虎丘中路有真娘墓）舞衣歌扇轉頭空只有青山香靄中莫共吳玉鬪百草使君未敢借鸞鴻

寄蔡子華

故人送我東來時手栽荔子待君歸荔子已丹吾髮白猶作江南未歸客江南春盡水如天腸斷西湖春水想見青衣江畔路白魚紫筍不論錢霜髯三老如霜檜舊交零落今誰輩莫從唐舉問封侯但遣麻姑更爬背

和錢四寄其弟餼

再見濤頭涌玉輪煩君久駐浙江春年來擬作維摩病堪笑東西二老人

臥病彌月聞垂雲花開願闍黎以詩見招次韻答之

道人心似水不礙照花妍燕坐春強半清陰月屢遷平生無起滅一念有陳鮮孺孺風枝舉離離日萼蔭病吟終少味老醉不成顛何必遨頭出湖中有散仙

故周茂叔先生濂谿（谿在廬山下）

世俗眩名實至人疑有無怒移水中蟹愛及屋上烏坐令此溪水名與先生俱先生本全德廉退乃一隅因拋彭澤米偶似西山夫遂卽世所知以爲溪之呼先生豈我輩造物乃其徒應同柳州柳聊使愚溪愚

次韻子由使契丹至涿州見寄四首

老人癡鈍已逃寒，子復辭行理亦難。要到盧龍看古塞，投文易水弔燕丹。（余昔年辭免使北。）

胡羊代馬得安眠，窮髮之南共一天。又見子卿持漢節，遙知遺老泣山前。

氈毳年來亦甚都，時時鳩舌問三蘇。（子與子由入京時，北使已問所在，後余館伴，北使屢誦三蘇文。）那知老病渾無用，欲問君王乞鏡湖。

始憶庚寅降屈原，旋看蠟鳳戲僧虔。隨翁萬里心如鐵，此子何勞爲買田。（時猶子遲待行。）

雪後便欲與同僚尋春，一病彌月，雜花都盡，獨牡丹在耳。劉景文左藏和韻闕

黎詩見贈次韻答之

殘花怨久病，剩雨泣餘妍。不見雙旌出，空令九陌遷。（開園市井皆入。）知君苦寂寞，妙語嚼芳鮮。淺紫從爭發，浮紅仕早蕪。天葩尙青萼，國色待華顛。載酒邀詩將，臞儒不是仙。

次韻劉景文周次元寒食同游西湖

絮飛春減不成年，老境同乘下瀨船。藍尾忽驚新火後，（樂天寒食詩云：「三盃藍尾酒，一搦膠牙錫。」）邀頭要及浣花前。（成都太守自正月二日出游，至四月十九日浣花乃止。）山西老將詩無敵，洛下書生語更妍。共向北山尋二土，畫橈鼙鼓聒清眠。

連日與王忠玉張全翁游西湖訪北山清順道潛一詩僧登垂雲亭飲參寥泉

最後過唐州陳使君夜飲忠玉有詩次韻答之

北山非自高，千仞付我足。西湖亦何有，萬像生我目。雲深人在塢，風靜響應谷。與君皆無心，信步行看竹。竹間逢詩鳴，眼色奪湖綠。百篇成俯仰，二老相追逐。故應千頃池，養此一雙鷓。山高路已斷，亭小膝屢促。夜尋三尺



井渴飲半甌，玉明朝闌絲管寒，食雜歌哭。使君坐無聊，狂客來不速；載酒有鴟夷，扣門非啄木。浮蛆儼金盃，翠羽出華屋。須臾便陳迹，覺夢那可續。及君未渡江，過我勤秉燭。一笑換人爵，百年終鬼錄。

新茶送簽判程朝奉以餽其母有詩相謝次韻答之

縫衣付與溧陽尉，捨肉懷歸潁谷封。聞道平反供一笑，會須難老待千鍾。火前試焙分新勝，雪裏頭綱輟賜龍。從此升堂是兄弟，一甌林下記相逢。

次韻送張山人歸彭城

羨君飄蕩一虛舟，來作錢塘十日遊。水洗禪心都眼淨，山供詩筆撻眉愁。雪中乘興真聊爾，春盡思歸却罷休。何日五湖從范蠡，種魚萬尾橘千頭。

次韻林子中王彥祖唱贈

早知身寄一漚中，晚節尤驚落木風。近聞華老公擇皆逝，故有此句。昨夢已論三世事，歲寒猶喜五人同。軾與子中彥祖子敦完夫同試舉人景德寺，今皆健。雨餘北固山圍座，春盡西湖水映空。差勝四明狂監在，更將老眼犯塵紅。

壽星院寒碧軒

清風肅肅搖窗扉，窗前脩竹一尺圍。紛紛蒼雪落夏簟，冉冉綠霧霑人衣。日高山蟬抱葉響，人靜翠羽穿林飛。道人絕粒對寒碧，爲問鶴骨何緣肥。

書劉景文所藏王子敬帖絕句

家雞野鶩同登俎，春蚓秋蛇摠入奩。君家兩行十二字，氣壓鄴侯三萬籤。

書劉景文所藏宗少文一筆畫

宛轉回紋錦，繁盈連理花；何須郭忠恕，匹素畫縑車。

真覺院有落花時，不暇往四月十八日與劉景文同往賞枇杷。

綠暗初迎夏，紅殘不及春；魏花非老伴，盧橘是鄉人；井落依山盡，巖崖發興新；歲寒君記取，松雪看蒼鱗。

又和劉景文韻

牡丹松檜一時栽，付與春風自在開；試問壁間題字客，幾人不爲看花來？

西湖壽星院此君軒

臥聽謾謾碎龍鱗，俯看蒼蒼立玉身；一舸鷗夷江海去，尙餘君子六千人。

仲天貺王元直自眉山來見余錢塘留半歲既行作絕句五首送之

仲君豈弟多學，王子清脩寡言；病後空驚鶴瘦，時來或作鵬鶩。

海角煩君遠訪，江源與我同來；剩作數詩相送，莫教萬里空回。

三人一旦同行，（二子與秦少章同寓高齋，復同舟北行。）留下高齋月明；遙想扁舟京口，尙餘孤枕潮聲。

更欲留君久住，念君去國彌年；空使犀顛玉頰，長懷髯舅淒然。

爲子遠致慇懃，瑞英橋邊老人紅帶雅宜華髮，白醪光泛新春。（老人王慶源也。）

贈善相程傑

心傳異學不謀身，自要清時閱搢紳；火色上騰雖有數，急流勇退豈無人？書中苦覓元非訣，醉裏微言却近

真；我似樂天君記取，華顛賞遍洛陽春。

次韻林子中蒜山亭見寄

奇逸多聞老敬通，何人慷慨解憐翁？十年簿領催衰白，一笑江山發醉紅；聞道賦詩臨北固，未應舉扇向西

風；  
叩頭莫喚無家客，歸掃岷峨一啟宮。

再和井答揚次公

毗盧海上妙高峰，二老遙知說此翁；  
聊復巖舟尋紫翠，不妨持節散陳紅。  
高懷却有雲門興，好句真傳雪竇風；  
唱我三人無譜曲，馮夷亦合舞幽宮。

次韻劉景文送錢蒙仲三首

誰識天閑老驥，不爭日暮長途，送盡青雲九子歸，  
去扁舟五湖。寄語竹林社友，同書桂籍，  
天倫王郎獨爲鬼錄，世間無此玉人！  
五字古原春草，千金漢殿長門，  
經緯尙餘三策典，刑留與諸孫。

菩提寺南漪堂杜鵑花

南漪杜鵑天下無，披香殿上紅氍毹，  
鶴林兵火真一夢，不歸閨苑歸西湖。

題揚次公春蘭

春蘭如美人，不採羞自獻，  
時聞風露香，蓬艾深不見。  
丹青寫真色，欲補離騷傳，  
對之如靈均，冠佩不敢燕。

題揚次公蕙

蕙本蘭之族，依然臭味同，  
曾爲水仙佩，相識楚詞中。  
幻色雖非實，真香亦竟空，  
云何起微馥，真觀已先通。

次韻曹輔寄壑源試焙新芽

仙山靈雨濕行雲，洗遍香肌粉未勻，  
明月來投玉川子，清風吹破武林春。  
要知玉雪心腸好，不是膏油首面新；  
戲作小詩君一笑，從來佳茗似佳人。

次韻袁公濟謝芍椒詩

燥吻時時著酒濡，要令臥疾致文殊。河魚潰腹空號楚，汗水流骸始信吳。（吳真君服椒法云：「半年脚心汗如水。」）自笑方求三歲艾，不如長作獨眠夫。羨君清瘦真仙骨，更助飄飄鶴背驅。

次韻和楊次公惠徑山龍井水（龍井水洗病眼有效）

漏盡雞號厭夜行，年來小器溢研罍。棄官縱未歸東海，罷郡猶堪作水衡。幻色將空眼先暗，勝游無礙脚殊輕。空煩遠致龍淵水，寧復臨池似伯英。

次韻劉景文登介亭

澤國梅雨餘，衰年困烝糶。高堂磨新埽，頗覺利腰足。松根百尺井，兩綆飛淨淥。流觴聚兒童，一笑爲捧腹。清風信可馭，剛氣在巖麓。始知共此世，物外無三伏。長歌入雲去，不待絃管逐。西湖真西子，煙樹點眉目。瀉江少醞藉，高浪翻雪屋。俛仰拊四海，百世飛鳥速。遠追錢氏餘，近弔祖侯躡。吾生如寄耳，寸晷輕尺玉。誰似劉將軍，逸韻謝邊幅。千言一揮手，五車不再讀。春巖彩雞舞，月峽哀猿哭。朝先啼鳩起，莫與寒蠶續。我老廢吟哦，賴君時擊觸。從今事遠覽，發軔此幽谷。清游得三昧，至樂謝五欲。莫作狂道士，氣壓劉師服。

袁公濟和劉景文登介亭詩復次韻答之

昏昏墮醉夢，奈此六月溽。君詩如清風，吹我朝睡足。登臨得佳句，江白照湖淥。袖手獨不言，默藁已在腹。是時風雨過，藹藹雲歸麓。疎星帶微月，金火爭見伏。惜哉此清景，變滅不可逐。歸來讀君詩，耿耿猶在目。却思少年日，聲價爭場屋。文如翻水成，賦作叉手速。秋風起鴻雁，我亦繼華躅。那知君踰蹊，獨泣荆山玉。相見南新道，青衫垂破幅。早知事大繆，恨不十年讀。莫嫌馮唐老，終勝賈誼突。今年復爲僚，舊好許重續。升沈何足道，等是蠶與觸。共爲湖山主，出入窮澗谷。衆馳君不爭，入棄我所欲。何時神武門，相約挂冠服。

介亭餞楊傑次公

籃輿西出登山門，嘉與我友尋仙村；丹青明滅風篁嶺，瓊瑤空響桃花源。（郡人謂介亭山下爲桃源路）前朝欲上已蠟屐，黑雲白雨如傾盆；今晨積霧卷千里，豈畏觸熱生病根；在家頭陔無爲子，久與青山爲弟昆；孤峰盡處亦何有？西湖鏡天江抹坤；臨高麾手謝好佳，清風萬壑傳其言；風回響答君聽取，我亦到處隨君軒。

次京師韻送表弟程懿叔赴夔州運判

與子甥舅氏，摧頹各蒼顏；並爲東諸侯，長此佳江山；寒松無時花，安得插鬢鬢；惟將老不死，一笑榮枯間；我甚似樂天，但無素與纓，桂冠及未耄，當獲一紀閑；子亦拙進取，才高命堅頑；譬如萬斛舟，行此九折灣；仲氏新得道，一漚目塵寰；（君之兄德孺自言「近於佛法有得」）歲晚家鄉路，莫遣生榛菅。

葉教授和馮字韻詩復次韻爲戲記龍井之游

先生魯諸儒，飲食清不溲，空腸出秀句，吟嚼五味足；華堂鬧絲管，眸子漲春綠；先生疾走避，面冷毒在腹；歸來煮瓠葉，弟子歌旱魃，聲淫及靈臺，中有鹿鹿伏；功名一走兔，何用千人逐；故應容我輩，清座時閉目；高亭石排衙，木抄挂飛屋；我來無時節，客亦不待速；似聞雪髯叟，西嶺訪遺躅；朝陽入潭洞，金碧涵水玉；泉扉夜不扃，雲袂本無幅；慈皇付寶笈，神侶得幽讀；訥庵有老人，宴坐天魔哭；時來獻纏絡，法供燈相續；吾儕詩酒汗，欲往無乃觸；齋廚費晨炊，車騎滿山谷；願聞第一義，鉢飯非所欲；便投切雲冠，子幼好奇服。

次韻林子中見寄

飄零洛社數遺民，詩酒當年困惡賓；元亮本無適俗韻，孝章要是有名人；蒜山小隱雖爲客，江水西來亦帶岷；卷却西湖千頃葑，笑看魚尾更葦華。

安州老人食蜜歌（贈僧仲殊）

安州老人心似鐵，老人心肝小兒舌；不食五穀惟食蜜，笑指蜜蜂作檀越；蜜中有詩人不知，千花百草爭含

姿；老人咀嚼時一吐，還引世間癡小兒。小兒得詩如得蜜，蜜中有藥治（平）百病；正當狂走促風時，一笑看詩百憂失。東坡先生取人廉，幾人相歡幾人嫌；恰似飲茶甘苦雜，不如食蜜中邊甜。（佛云：「吾言譬如食蜜，中邊皆甜。」）因君寄與雙龍餅，鏡空一照雙龍影。三吳六月水如湯，老人心似雙龍井。

次韻錢穆父紫薇花二首

虛白堂前合抱花，秋風落日照橫斜。閑人此地知多少，物化無涯生有涯。（虛白堂前紫薇兩株，俗云樂天所種。）

折得芳蕤兩眼花，題詩相報字傾斜。篋中尚有絲綸句，坐覺天光照海涯。（樂天詩云：「絲綸閣下文書靜，鐘鼓樓中刻漏長。獨坐黃昏誰是伴，紫薇花對紫薇郎。」嘗書此詩以賜賦。）

送張嘉州

少年不願萬戶侯，亦不願識韓荆州。頗願身爲漢嘉守，載酒時作凌雲遊。虛名無用今白首，夢中却到龍泓口。浮雲軒冕何足言，惟有江山難入手。峨眉山月半輪秋，影入平羌江水流。謫仙此語誰解道，請君見月時登樓。笑談萬事真何有，一時付與東巖酒。（佛峽人家，白酒舊有名。）歸來還受一大錢，好竟莫違黃髮叟。

次韻蘇伯固主簿重九

雲間朱袖拂雲和，知是長松挂女蘿。鬢重不嫌黃菊滿，手香新喜綠橙檛。墨翻衫袖吾方醉，紙落雲煙子思多；只有黃雞與白髮，玲瓏應識使君歌。

送李陶通直赴清溪

忠文文正二大老，（司馬溫公范蜀公君之師友）蘇李廣平三舍人；（蘇子容宋次道與先公才元熙寧中封還李定詞頭，天下謂之三舍人。）喜見通家賢子弟，自言得邑少風塵。從來勢利關心薄，此去溪山琢句新。

肯向西湖留數月，錢塘初識小麒麟。

次韻楊公濟奉議梅花十首

梅梢春色弄微和，作意南枝剪刻多。月黑林間逢縞袂，醉陵醉尉誤誰何？  
相逢月下是瑤臺，藉草清樽連夜開。明日酒醒應滿地，空令飢鶴啄莓苔。  
綠髮尋春湖畔回，萬松嶺上一枝開。而今縱老霜根在，得見劉郎又獨來。  
月地雲堦漫一樽，玉奴終不負東昏。臨春結綺荒荆棘，誰信幽香是返魂？  
日出冰湖散水花，野梅官柳漸欹斜。西郊欲就詩人飲，黃四娘東子美家。  
君知早落坐先開，莫著新詩句句催。嶺北霜枝最多思，忍寒留待使君來。  
冰盤未薦含酸子，雪嶺先看耐凍枝。應笑春風木芍藥，豐肌弱骨要人醫。  
寒雀喧喧凍不飛，遶林空啐未開枝。多情好與風流伴，不到雙雙燕語時。  
蛟綃翦碎玉簪輕，檀暈粧成雪月明。肯伴老人春一醉，懸知欲落更多情。  
縞裙練袂玉川家，肝膽清新冷不邪。穠李爭春猶辦此，更教踏雪看梅花。

贈劉景文

荷盡已無擎雨蓋，菊殘猶有傲霜枝。一年好處君須記，最是橙黃橘綠時。

謝關景仁送紅梅栽二首

年年芳信負紅梅，江畔垂垂又欲開。珍重多情關令尹，直和根撥送春來。  
爲君栽向南堂下，記取他年著子時。酸醜不堪調衆口，使君風味好攢眉。

辯才老師退居龍井不復出入賦往見之常出至風篁嶺左右驚曰「達公復

過虎溪矣。一辯才笑曰：「杜子美不云乎：『與子成二老來往亦風流。』」因作亭嶺上名之曰過溪。亦曰二老。謹次辯才韻賦詩一首。

日月轉雙轂，古今同一丘。惟此鶴骨老，凜然不知秋。去住兩無礙，人大爭挽留。去如龍出山，雷雨卷潭湫。來如珠還浦，魚驚爭駢頭。此生暫寄寓，常恐名實浮。我比陶令愧，師爲遠公優。送我還過溪，溪水當逆流。聊使此山人，永記二老遊。大千在掌握，寧有離別憂。

送程之邵簽判赴闕

夜光不自獻，天驥良難知。從來一狐腋，或出五羖皮。賢哉江東守，收此幕中奇。無華豈易識，既得不自隨。留君望此府，動我憐其衰。二年促膝語，一旦長挹辭。林深伏猛在，岸改潛珍移。去此當安從？失君徒自悲。念君瑚璉質，當今臺閣宜。去矣會有合，豈常懷其私。

寄題梅宣義園亭

仙人子真後，還隱吳市門。不惜十年力，治此五畝園。初期橘爲奴，漸見桐有孫。清池壓丘虎，異石來湖鼃。敲門無貴賤，遂性各琴尊。我本放浪人，家寄西南坤。敝廬雖尙在小園，誰當獎羨君欲歸去，奈此未報恩。愛子幸僚友，久要疑弟昆。明年過君西，飲我空罇盆。

熙寧中，軾通守此郡。除夜直都廳，囚繫皆滿日，莫不得返舍。因題一詩于壁。今二十十年矣。衰病之餘，復忝郡寄，再經除夜庭事，蕭然三園皆空。蓋同僚之力，非拙朽所致。因和前篇呈公濟子仲二通守。

前詩

除日當早歸，定事乃見留。執筆對之泣，哀此繫中囚。小人營饑糧，墮網不知羞。我亦戀薄祿，因循失歸休。不



須論賢愚，均是爲食謀。誰能暫縱遣？悶默愧前修。

今和

山川不改舊，歲月逝肯留；百年一俯仰，五勝更（平）王囚。同僚比岑范，德業前人羞；坐令老鈍守，嘯諾獲少休。却思二十年，出處非人謀；齒髮付天公，缺壞不可修。

遊寶雲寺得唐彥猷爲杭州日送客舟中手書一絕句云「山雨霏微不滿空，畫船來往疾輕鷗。誰知獨臥朱簾裏，一榻無塵四面風。」明日送彥猷之子桐

赴鄂州舟中遇微雨感歎前事因和其韻作兩首送之且歸其書唐氏

二妙凋零筆法空，忽驚雲海戲羣鴻。清詩不敢私囊篋，人道黃門有父風。（黃門衛桓也）

出處榮枯一笑空，十年社燕與秋鴻。誰知白首長河路，還臥當時送客風。

送江公著知吉州

三吳行盡千山水，猶道桐廬更清美；豈惟濁世隱狂奴，時平亦出佳公子。初冠惠文讀城旦，晚入奉常陪劍履；方將華省起彈冠，忽憶釣臺歸洗耳。未應良木棄大匠，要使名駒試千里；奉親官舍當有擇，得郡江南差可喜。白粲連檣一萬艘，紅粧執樂三千指；簿書期會得餘閑，亦念人生行樂耳。（二耳義不同，故得重用。）

聞錢道士與越守穆父飲酒送一二壺

龍根爲脯玉爲漿，下界寒醅亦漫嘗；一紙鵝經逸少醉，他年鵬賦謫仙狂。金丹自足留衰鬢，苦淚何須點別腸。吳越舊邦遺澤在，定應符竹付諸郎。

次韻劉景文路分上元

華燈闕艱歲，冷月挂空府。三吳重時節，九陌自歌舞。云從月幾望，遂至一百五；嘉辰可屈指，樂事相繼武。令

宵掃雲陣，極目淨天宇。嬉遊各忘歸，闌咽頃未覩。飛毬互明滅，激水相吞吐。老去反兒童，歸來尙饒鼓。新年消暗雪，舊歲添絲纒。何時九江城，相對兩漁父。（予舊欲卜君廬山，景文近買宅江州。）

再和楊公濟梅花十絕

一枝風物便清和，看盡千林未覺多。結習已空從著袂，不須天女問云何。  
天教桃李作輿臺，故遣寒梅第一開。憑仗幽人收艾納，國香和雨入青苔。  
白髮思家萬里同，小軒臨水爲花開。故應剩作詩千首，知是多情得得來。  
人去殘英滿酒樽，不堪細雨濕黃昏。夜寒那得穿花蝶，知是風流楚客魂。  
春入西湖到處花，裙腰芳口抱山斜。盈盈解佩臨煙浦，脈脈當壚傍酒家。  
莫向霜晨怨未開，白頭朝夕自相催。斬新一朵含風露，恰似西廂待月來。  
洗盡鉛華見雪肌，要將真色鬪生枝。檀心已作龍涎吐，玉頰何勞獺髓醫。  
湖面初驚片片飛，尊前吹折最繁枝。何人會得春風意，怕見梅黃雨細時。  
長恨漫天柳絮輕，只將飛舞占清明。寒梅似與春相避，未解無私造物情。  
北客南來豈是家，醉看參月半橫斜。他年欲識吳姬面，秉燭三更對此花。

與葉淳老侯敦夫張秉道同相視新河秉道有詩次韻二首

君不見元帥府前羅萬戟，濤頭未順千弩射。至今鳳皇山下路，長借一箭開兩翼。我鑿西湖還舊觀，一眼已盡西南碧。又將回奪浮山險，千艘夜下無南北。坐陳三策本人謀，惟留一諾待我畫。老病思歸真暫寓，功名如幻終何得。從來笑畫蛇足，此事何殊食雞肋。憐君嗜好更迂闊，得我新詩喜折屐。江湖粗了我徑歸，餘事後來當潤色。一庵閑臥洞霄宮，井有丹沙水長赤。

荆溪父老愁三害，下斬長蛟本無賴；平生偏強韓退之，文字猶爲鱗魚戒。石門之役萬金耳，首鼠不爲吾已隘；江湖開塞恨有數，兩鵠飛來告成壞。勸農使者非常人，一言已破黎民駭。上饒使君更超逸，坐睨浮山如累塊。聳張乃我結穢生，詩酒淋漓出狂怪；我作水衡生作丞，他日歸朝同此拜。

糲筍（并敘）

糲筍狀如魚，剖之得魚子，味如苦筍而加甘芳。蜀人以饌佛僧，甚貴之；而南方不知也。筍生膚蠹中，蓋花之方孕者；正二月間，可剝取，過此苦澀不可食矣。取之無害於木，而宜於飲食。法當蒸熟，所施略與筍同。蜜煮酢浸，可致千里外，今以餉殊長老。

贈君木魚三百尾，中有鵝黃子。魚子夜又剖，櫻欲分甘，籀龍藏頭敢言美。願隨蔬果得自用，勿使山林空老死。問君何事食木魚，烹不能鳴固其理。

次韻曹子方龍山真覺院瑞香花

幽香結淺紫，自來孤雲岑。骨香不自知，色淺意殊深。移栽青蓮宇，遂冠簷蔔林。紉爲楚臣佩，散落天女襟。君持風霜節，耳冷歌笑音。一逢蘭蕙質，稍同鐵石心。置酒要妍暖，養花須晏陰。及此陰暗間，恐致慳吝霖。綵雲知易散，鸚鵡憂先吟。明朝便陳述，試著丹青臨。

次韻曹子方運判雪中同遊西湖

詞源灑灑波頭展，清唱一聲巖谷滿。未容雪積句先高，豈獨湖開心自遠。雲山已作歌眉淺，山下碧流清似眼。尊前侑酒只新詩，何異書魚餐蠹簡。

次韻仲殊雪中游西湖二首

夜半幽夢覺，稍聞竹葦聲。起續凍折絃，爲鼓一再行。曲終天自明，玉樓已崢嶸。有懷二三子，落筆先飛颺。共

爲竹林會，身與孤鴻輕；秀語出寒餓，身窮詩乃亨。禪老復何爲？笑指孤煙生；我獨念擊者，誰與子目成？  
實雲樓閣闌千門，林靜初無一鳥喧；閉戶莫教風掃地，卷簾疑有月臨軒。水光灩澦猶浮碧，山色空濛已斂昏；乞得湯休奇絕句，始知鹽絮是陳言。

次韻參寥同前

朝來處處白氈鋪，樓閣山川盡一如；擬是爛銀并白玉，不知奇貨有誰居？

送小本禪師赴法雲

寓形天宇間，出處會有役；澹然都無營，百天何由畢。山林等憂患，軒冕亦戲劇；我未卽歸休，師寧便安逸？王城滿豪傑，議論分黑白；聖諦第一義，對面誰不識？師來亦何事，孤月挂空碧；是身如浮雲，安可限南北！出岫本無心，旣雨歸亦得；珠泉有舊約，何年挂餅錫？

書揮令公燕魚朝恩圖

咸寧英氣似汾陽，夜飲軍容出紅粧；不須纏頭萬匹錦，知卿未辦作呂強。

卷十九 詩三首

息壤詩一首（并敘）

淮南子曰：「鯀堙洪水，盜帝之息壤，帝使祝融殺之于羽淵。」今荊州南門外，有狀若屋宇，陷入地中，而猶見其脊者，旁有石，記云：「不可犯舂鍤。」所及輒復如故，又頗以致雷雨，歲大旱，屢發有應。予感之，乃爲作詩，其詞曰：

帝息此壤，以藩幽臺；有神司之，隨取而培。帝勅下民，無敢或開；惟帝不言，以雷以雨。惟民知之，幸帝之怒；帝

茫不知，誰敢以告帝怒不常，下土是震；使民前知，是役于民。無是墳者，誰取誰干，惟其的之，是以射之。

新渠詩一首（井敘）

庚子正月，予過唐州，太守趙侯始復三陂，疏召渠，招懷遠人散耕于唐。予方為旅人，不得親執壺漿，算食，以與侯勸逆四方之來者。獨為新渠詩五章，以告于道路，致侯之意。其詞曰：

新渠之水，其來舒舒，溢流于野，至於通衢。渠成如神，民始不知，問誰為之？邦君趙侯，新渠之田，在渠左右，渠來奔奔，如赴如湊，如雲斯積，如屋斯溜。嗟唐之人，始識稅稔，新渠來民，自淮及潭，挈其婦姑，或走而顛。王命趙侯：「宥我新民，無與王事，以訖七年。」侯謂新民：「爾既來止，其歸爾邑，告爾鄰里，良田千萬，爾擇爾取，爾耕爾食，遂為爾有。築室於唐，孔碩且堅，生為唐民，飽粥與饘，死葬於唐，祭有雉豚，天子有命，我惟爾安。」

顏樂亭詩一首（井敘）

顏子之故居，為謂陋巷者，有井存焉。而不在顏氏久矣。膠西太守孔君宗翰，始得其地，浚治其井，作亭於其上，命之曰顏樂。昔夫子以簞食瓢飲，賢顏子，而韓子乃以為哲人之細事。何哉？蘇子曰：「古之觀人也，必於其小焉觀之，其大者容有僞焉。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無失聲於破釜；能搏猛虎，不能無變色於蠶。」

蠶孰知簞食瓢飲之為哲人之大事乎？乃作顏樂亭詩以遺孔君，正韓子之說，且以自警云。天生烝民，為之鼻口，美者可嚼，芬者可嗅，美必有惡，芬必有臭。我無天遊，六鑿交鬪，驚而不反，跬步商受。偉哉先師！安此微陋，孟賁股慄，虎豹却走，眇然其身，中亦何有我。求至樂，千載無偶，執瓢從之，忽焉在後。

詞十三首

太白詞五首（井敘）

岐下頻年大旱，禱於太白山，輒應，故作迎送神詞一篇，五章。

雷闐闐，山晝晦，風振野，神將駕，載雲罕，從玉料。旱既甚，鑿往救，道阻脩，令！  
旌旗翻，疑有無，日慘變，神在塗，飛赤篆，許闐闐，走陰傳，行羽檄，萬靈集，令！  
風爲幄，雲爲蓋，接堂爛，神既至，紛醉飽，錫以雨，百川溢，施溝渠，歌且舞，令！  
騎裔裔，車班班，鼓蕭悲，神欲還，轟振凱，隱林谷，執妖厲，歸獻馘，千里肅，令！  
神之來，悵何晚！山重複，路幽遠，神之去，飄莫追，德未報，民之思，永萬祀，令！

上清辭一首（以宮名各篇）

君胡爲乎山之幽，願宮殿，今久淹留？又曷爲一朝去此而不顧，令？悲此空山之人也！來不可得而知，令，去固不可得而訊也。君之來，今天門空，從千騎，令，駕飛龍，隸辰星，令，役太歲，儼晝降，令，雷隆隆，朝發，令，帝庭，夕弭節，令，山宮，懷有妖，令，虛下土，精爲星，令，氣爲虹，愛流血，之滂沛，令，又嗜瘡，癘與螟蟲，嘯盲風，而涕淫，雨，令，時又吐旱火之熾融，銜帝命，以下討，令，建千仞之脩鋒，乘飛霆，而追逸，景，令，歎晝掃滅，而無蹤，忽崩播，其來會，令，走海嶽，之神公，龍車獸鬼，不知其數，令，旗纛旒，而冥蒙，漸俯偃，以旅進，令，鏘劍佩，之相擊，令，同殺生，之必信，令，知上帝，之不汝容，既約束，以反職，令，退戰慄，而愈恭，澤充塞，於四海，令，獨澹然，其無功，君之去，令，天門開，款闐闐，令，朝玉臺，羣仙迎，令，塞雲漢，儼前導，令，紛後陪，歷玉階，令，帝迎勞，君良苦，令，馬駭，頽，閔人世，令，迫隘，陳下土，令，帝所哀，返瓊宮，之嵯峨，令，役萬靈，之喧騰，默清靜，以無爲，令，時節狩，於斗魁，詣通明，而獻黜陟，令，軼蕩蕩，其無回，忽表裏，之煥霍，令，光下燭，於九陔，時遊目，以下覽，令，五嶽爲豆，四溟爲盃，俯故宮，之千柱，令，若臺端，之集埃，來非以爲樂，令，去非以爲悲，謂神君之既返，令，曾頽咫尺之不逮，陞祕殿，以內悻，令，魂凜凜，而上馳，忽寤寐，以有得，令，敢沐浴，而獻辭，是邪非邪，臣不可得而知也！

歸來引一首（送王子立歸筠州）

歸去來兮！世不汝求，胡不歸。洵北望之橫流兮，渺西顧之塵霏。紛野馬之決驟兮，幸余首之未髡。出彭城而南驚兮，眷丘壠而增歎。亂清淮而俯鑒兮，驚昔容之是非。念東坡之遺老兮，輕千里而款余扉。共雪堂之清夜兮，攬明月之餘輝。曾雞黍之未熟兮，歎空室之蟬蟻。我挽袖而莫留兮，僕夫在門歌式微。歸去來兮，路渺渺其何極。將稅駕於何許兮，北江之南，南江之北。於此有人兮，儼峨峨其豐碩。孰居約而爾肥兮，非糠覈其何食。久抱一而不試兮，愈溫溫而自克。吾居世之荒浪兮，視昏昏而聽默默。非之子莫振吾過兮，久不見恐自賊。吾欲往而道無由兮，子何畏而不卽。將以彼爲玉人兮，以子爲之璞也。

黃泥坂詞一首

出臨臯而東驚兮，並蕪詞而北轉。走雪堂之坡陁兮，歷黃泥之長坂。大江洶以左繚兮，渺雲濤之舒卷。草木層累而右附兮，蔚柯丘之慈菴。余旦往而夕還兮，步徙倚而盤桓。雖信美不可居兮，苟娛於余一眄。余幼好此奇服兮，襲前人之詭幻。老更變而自哂兮，悟驚俗之來患。釋寶璐而被繒絮兮，雜市人而無辨。路悠悠其莫往來兮，守一席而窮年。時游步而遠覽兮，路窮盡而旋反。朝嬉黃泥之白雲兮，莫宿雪堂之青煙。喜魚鳥之莫余驚兮，幸樵蘇之我媿。初被酒以行歌兮，忽放杖而醉偃。草爲茵而塊爲枕兮，穆華堂之清晏。紛墜露之溼衣兮，升素月之團圓。感父老之呼覺兮，恐牛羊之予踐。於是蹶然而起，起而歌曰：「月明兮星稀，迎余往兮餞余歸。歲既晏兮草木腓，歸來歸來兮黃泥不可以久嬉。」

清溪詞一首

大江南兮九華西，泛秋浦兮亂清溪。水渺渺兮山無蹊，路重複兮居者迷。爛青紅兮粲高低，松十里兮稻千畦。山無人兮雲朝躋，藹藹兮滄淒淒。嘯林谷兮號水草，走麕麇兮下鳧鷖。忽孤壘兮隱重堤，杳冥茫兮聞犬雞。

鬱萬瓦兮鳥翼齊，得軒楹兮飛棋枰；鴈南歸兮寒蛩嘶，弄秋水兮挹玻璃。朝市合兮雜毫覲，挾筆瓢兮佩鋤犁；鳥獸散兮相扶攜，隱鶯雷兮鶯長覓。望翠微兮古招提，挂木杪兮翔雲梯；若有人兮悵幽栖，石爲門兮雲爲闥，塊虛堂兮法喜妻，呼猿狙兮子鹿麋，我欲往兮奉杖藜，獨長嘯兮謝阮嵇。

李仲蒙哀詞一首

河南李君仲蒙，以司封郎直史館，爲記室岐王府。熙寧二年七月丙戌，終於京師。家貧，喪不時舉。其僚相與賻之，旣斂而歸。十月丙申，葬於緱氏柏岵山西。其孤籲使來告，賦曰：「嗚呼！吾先友人也，哭之其可無辭？」昔吾先君始仕於太常，君以博士朝夕往來相好。先君於人少所與，獨稱君爲長者。君爲人敦朴愷悌，學博而通，長於毛氏詩。司馬氏史，善與人交，雖見犯不報。嘗有與君爲姻者，無故決去，聞者爲之不平。君恬不以爲意。先君以是稱其難。始舉進士甲科，爲亳潤邠三郡職官，後爲應天府錄曹，勤力趨事，長吏有不喜者，欲以事困之而不能。旣爲博士議禮，據正不屈。晚入岐府，以經術輔導，篤實不阿。其言多驗於後。君諱育，其先河內人，自高祖徙於緱氏，沒時年五十。辭曰：

中心樂易，氣淑均兮；內外純一，言可信兮。無怨無惡，善友人兮；學詩達禮，敏而文兮。翔翔王藩，仕弗振兮；宜壽黃者，隕中身兮。兩不一獲，歸怨神兮；我懷先君，涕酸辛兮。願嗟過人，誕失真兮；歸矯犖犖，自貴珍兮。欺世幻俗，內弗安兮；久而不堪，厭則遁兮。感者冰解，明者晒兮；嗟卒不悟，惟彼賢兮。渾朴簡易，棄弗申兮；往者不還，我思君兮。

錢君倚哀詞一首

大江之南兮，震澤之北，命行四方而無歸兮，逝將此焉止息。豈其土之不足食兮，將其人之難偶。非有食無人之爲病兮，吾何適而不可。獨斐然而不去兮，眷此邦之多君子。有美一人兮，瞭然而清，頽然而瘦，亮直多聞兮。



古之益友帶規矩而蹈繩墨令，佩芝蘭而服明月。載而之世之人令，世捍堅而不答。雖不答其何喪令，超方揚而自得。吾將觀子之進退以自卜令，相行止以效清濁。子奄忽而不返令，世混混吾焉則升空堂而挹遺像令，弔凝塵於几席。苟律我者之信亡令，吾居此其何益。行徬徨而無徒令，悼捨此而奚嚮。豈存者之舉無其人令，遠遶如晨星之相望。吾比年而三哭令，堂堂皆國之英。苟處世之恃交令，幾如是而吾不亡。臨大江而長嘆令，吾不濟其有命！

傷春詞一首（并敘）

去歲十二月，虞部郎呂君文甫，喪其妻安氏。二月，以書遺余曰：「安氏甚美而有賢行，念之不忘，思有以爲不朽之託者，願求一言以弔之。」余悲其意，乃爲作傷春詞云：

佳人與歲皆逝令，歲既復而不返。付新春於居者令，獨安適而愈遠。晝昏昏其如醉令，夜耿耿而不眠。居兀兀不自覺令，紛過前之物變。雪霜盡而鳥鳴令，陂塘泫其流暖。步荒園而訪遺迹令，薈百草之生滿。風泛泛而微度令，日遲遲而愈妍。眇飛絮之無窮令，爛天桃之欲然。燕曉曉而稚嬌令，鳩穀穀其老怨。蝶羣飛而相值令，蜂抱藥而更（平）謹。善萬物之得時令，痛伊人之罹此冤。衆族出而侶游令，獨向壁而永歎。淚熒熒而棲睫令，花搖目而增眩。畫出門而不敢歸令，畏空室之漫漫。忽入門而欲語令，嗟猶意其今存。役魂魄於宵夢令，追髣髴而無緣。訪臨邛之道士令，從稠桑之老人。縱可得而復見令，恐荒忽而非真。求余文以寫哀令，余亦愴恨而不能言。夫既其身之不顧令，尙安用於斯文？

蘇世美哀詞

有美一人，長而髯令。厥猷歷落，進趨檐令。達於從政，敬而廉令。如求與由，藝果兼令。魁然丈夫，色悍嚴令。奮須抵几，走羣織令。聞名見像，已瘡疔令。敬事友生，小心謙令。誨養貧弱，語和甜令。剛柔適中，畏愛僉令。孤直無依，

衆枉嫌兮。何辜於神？毒復殲兮。死無顧石，突不黔兮。孰爲故人，孰視怙兮？我竄於黃，歲將淹兮。於後八年，夢復覩兮。曰：「吾子鈞，甘蠶鹽兮。冬月負薪，衣不練兮。」覺而長吁，涕流沾兮。永言告鈞，守窮潛兮。苦心危腸，自磨鍊兮。天不吾欺，有速淹兮。豈若人子，老閭覺兮。生歎死忘，我言砭兮！

賦七首

灤頰堆賦一首（并敘）

世以瞿唐峽口灤頰堆爲天下之至險；凡覆舟者，皆歸咎於此石。以余觀之，蓋有功於斯人者。夫蜀江會百水而至於夔，灤漫浩汗，橫放於大野，而峽之小大，曾不及其十一。苟先無以齟齬於其間，則江之遠來，奔騰迅快，盡銳於瞿唐之口，則其嶮悍可畏，當不啻於今耳。因爲之賦，以待好事者試觀而思之。

天下之至信者，唯水而已；江河之大，與海之深，而可以意揣，唯其不自爲形，而因物以賦形，是故千變萬化，而有必然之理。掀騰勃怒，萬夫不敢前兮，宛然聽命，惟聖人之所使。予泊舟乎瞿唐之口，而觀乎灤頰之崔嵬；然後知其所以開峽而不去者，固有以也。蜀江遠來兮，浩漫漫之平沙；行千里而未嘗齟齬兮，其意驕逞而不可摧。忽峽口之逼窄兮，納萬頃於一盃；方其未知有峽也，而戰乎灤頰之下。喧壓震掉，盡力以與石鬪。勃乎若萬騎之西來，忽孤城之當道。鉤援臨衝，畢至於其下兮，城堅而不可取。矢盡劍折兮，迤邐循城而東去。於是滔滔汨汨，相與入峽，安行而不敢怒。嗟夫！物固有以安而生變兮，亦有以用危而求安。得吾說而推之兮，亦足以知物理之固然。

屈原廟賦一首

浮扁舟以適楚兮，過屈原之遺宮；覽江上之重山兮，曰「惟子之故鄉。」伊昔放逐兮，渡江溝而南遷；去家

千里兮，生無所歸而死無以爲墳。悲夫人固有一死，令處死之爲難。徘徊江上，欲去而未決，令俯千仞之驚湍，賦懷沙以自傷，令嗟子獨何以爲心。忽終章之慘烈，令逝將去此而沉吟。吾豈不能高舉而遠遊，令又豈不能退默而深居，獨嗷嗷其怨羨，令恐君臣之愈疎，生旣不能力爭而強諫，令死猶冀其感發而改行。苟宗國之顛覆，令吾亦獨何愛於久生。託江神以告寃，令馮夷教之以上訴。歷九關而見帝，令帝亦悲傷而不能救。懷瑾佩蘭而無所歸，令獨惻惻乎中浦。峽山高，令崔嵬，故居廢，令行人哀。子孫散，令安在。况復見令高臺，自子之逝，令千載，令世愈狹而難存，賢者畏譏而改度，令隨俗變化，斲方以爲圓。黽勉於亂世而不能去，令又或爲之臣佐。變丹青於玉瑩，令彼乃謂子爲非智。惟高節之不可以企及，令宜夫人之不吾與。建國去俗死而不顧，令豈不足以免於後世。嗚呼！君子之道，豈必全令全身遠害，亦或然令。嗟子區區，獨爲其難，令雖不適中，要以爲賢，令夫我何悲，子所安，令

昆陽城賦

淡平野之靄靄，忽孤城之如塊。風吹沙以蒼莽，悵樓櫓之安在。橫門豁以四達，故道宛其未改。彼野人之何知，方偃僕而畦菜。嗟夫昆陽之戰，屠百萬於斯須，曠千古而一快。想尋邑之來陣，兀若驅雲而擁海。猛士扶輪以蒙茸，虎豹雜沓而橫潰。罄天下於一戰，謂此舉之不再。方其乞降而未獲，固已變色而驚悔。忽千騎之獨出，犯初鋒於未艾。始憑軾而大笑，旋棄鼓而投械。紛紛籍籍，死於溝壑者，不知其何人。或金章而玉佩，彼狂童之僭竊。蓋已旋踵而將敗，豈豪傑之能得。盡市井之無賴，貢符獻瑞。一朝而成羣，令紛就死之何怪。獨悲傷於嚴過，懷長才而自浼。豈不知其必喪，獨徘徊其安待。過故城而一弔，增志士之永慨。

後杞菊賦一首（并敘）

天隨生自言常食杞菊，及夏五月，枝葉老硬，氣味苦澁，猶食不已，因作賦以自廣。始余嘗疑之，以爲士不遇窮約可也。至於飢餓嚼餽草木，則過矣。而余仕官十有九年，家日益貧，衣食之奉，殆不如昔者。及移守

膠西，意且一飽而齋廚索然，不堪其憂。日與通守劉君廷式，循古城廢圃，求杞菊食之，捫腹而笑。然後知天隨之言，可信不謬。作後杞菊賦，以自嘲。且解之云：

吁嗟先生！誰使汝坐堂上，稱太守？前賓客之造請，後搢屬之趨走。朝衙達午，夕坐過酉。曾盃酒之不設，攬草木以誰口。對案慳感，舉箸噎嘔。昔陰將軍設麥飯與慈菜，并丹推去而不歟。怪先生之眷眷，豈故山之無有？先生所然而笑曰：「人生一世，如屈伸肘。何者爲貧？何者爲富？何者爲美？何者爲陋？或糠覈而瓠肥，或梁肉而墨瘦。何侯？方丈庾郎三九，較豐約於夢寐。卒同歸於一朽。吾方以杞爲糗，以菊爲糧，春食苗，夏食葉，秋食花實，而冬食根。庶幾乎西河南陽之壽！」

服胡麻賦一首（并敘）

始余嘗服伏苓，久之良有益也。夢道士謂余：「伏苓燥，當雜胡麻食之。」夢中問道士：「何者爲胡麻？」道士言：「脂麻是也。」既而讀本草云：「胡麻一名狗虱，一名方莖，黑者爲巨勝，其油正可作食。」則胡麻之爲脂麻信矣。又云：「性與伏苓相宜。」於是始異斯夢，方將以其說食之。而子由賦伏苓以示余，乃作服胡麻賦以答之。世間人聞服脂麻所致神仙，必大笑求胡麻而不可得，則妄指山苗野草之實以當之。此古所謂「道在邇而求諸遠者」歟。其詞曰：

我夢羽人，頽而長兮，惠而告我藥之良兮。「喬松千尺，老不僵兮。流膏入土，龜蛇藏兮。得而食之，壽莫量兮。於此有草，衆所嘗兮。狀如狗虱，其莖方兮。夜炊晝曝，久乃藏兮。伏苓爲君，此其相兮。」我興發書，若合符兮。乃淪乃蒸，甘且腴兮。補填骨髓，流髮膚兮。是身如雲，我何居兮。長生不死道之餘兮，神藥如蓬生爾廬兮。世人不信，空自劬兮。搜扶異物，出怪迂兮。槁死空山，固其所兮。至陽赫赫，發自坤兮。至陰肅肅，躋於乾兮。寂然反照，珠在淵兮。沃之不滅，又不燔兮。長虹流電，光燭天兮。嗟此區區，何與於其間兮。譬之膏油，火之所傳而已耶？」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於東方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蘭槳，擊空明兮泝流光。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方其破荊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軸轡千里，旌旗蔽空，醜酒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侶魚鰕而友麋鹿，駕一葉之扁舟，舉匏尊以相屬。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得，託遺響於悲風。」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道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食。」客喜而笑，洗盞更酌。肴核既盡，杯盤狼籍，相與復籍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

後赤壁賦一首

是歲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將歸於臨臯。二客從予，過黃泥之坂，霜露既降，木葉盡脫，人影在地，仰見明月，顧而樂之，行歌相答，已而歎曰：「有客無酒，有酒無肴，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似松江之鱸，顧安所得酒乎？」歸而謀諸婦，婦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須。」於是攜酒

與魚復遊於赤壁之下。江流之聲，斷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子乃攝衣而上，履巉巖，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龍，攀栖鶻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蓋二客不能從焉。劃然長嘯，草木震動，山鳴谷應，風起水涌。子亦悄然而悲，蕭然而恐，凜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聽其所止而休焉。時夜將半，四顧寂寥，適有孤鶴，橫江東來，翅如車輪，玄裳縞衣，戛然長鳴，掠予舟而西也。須臾客去，子亦就睡。夢二道士，羽衣翩跹，過臨臯之下，揖予而言曰：「赤壁之遊樂乎！一問其姓名，俛而不答。嗚呼噫嘻！我知之矣！疇昔之夜，飛鳴而過我者，非子也。耶道士顧笑，子亦驚悟。開戶視之，不見其處。」

卷二十 銘二十首

却鼠刀銘一首

野人有刀，不愛遺余。長不滿尺，劍鉞之餘。文如連環，上下相繆。錯之則見，或漫如無。昔所從得，戒以自隨。畜之無害，暴鼠是除。有穴於垣，侵堂及室。跳床撼幕，終夕宰宰。叱訶不去，啖齧棗栗。掀盃舐缶，去不遺粒。不擇道路，仰行躡壁。家爲兩門，窟則旁出。輕趨捷猾，忽不可執。吾刀入門，是去無跡。又有甚者，聚爲怪妖。晝出羣鬪，相視睚眦。舞於端門，與王雉居。貓見不噬，又乳於家。扭於永氏，謂世皆然。亟磨吾刀，槃水致前。炊未及熟，肅然無蹤。物豈有是，以爲不誠。試之彌旬，爲凜以驚。夫貓鷲禽，晝巡夜伺。拳腰弭耳，目不及顧。鬚搖於穴，走赴如霧。碎首屠腸，終不能去。是獨何爲，宛然尺刀。匣而不用，無有爪牙。彼孰爲畏，相率以逃。嗚呼嗟夫，吾苟有之，不言而喻。是亦何勞？

硯銘九首

玉堂硯銘一首

文同與可將赴陵州，孫洙巨源，以玉堂大硯贈之，與可屬蘇軾子瞻爲之銘曰：

之。  
坡陁瀰漫，天闊海淺，巨源之硯。淋漓蕩滌，神沒鬼出，與可之筆。燼南山之松，爲煤無餘；涸陵陽之水，維以濡之。（陵陽在高山，上至難得水。）

鼎硯銘一首

鼎無耳，桀有趾，鑑幽無見，几不倚。賜蟲隕，拜喪厥喙，羽淵之化，帝祝尾。不周債裂東南圯，黜然而深維水委。誰乎爲此，昔未始戲名其聲，加幻詭。

王平甫硯銘

玉德金聲，而寓於斯。中和所薰，不水而滋。正直所冰，不寒而漸。平甫之硯，而軾銘之。

鄧公硯銘（井彼）

王鞏，魏國文正公之孫也。得其外祖張鄧公之硯，求銘於軾。銘曰：

鄧公之硯，魏公之孫。允也其物，展也其人。思我魏公文而厚，思我鄧公德而壽。三復吾銘，以究令名。

端硯銘

千夫挽綆，百夫運斤。篝火下繼，以出斯珍。一噓而泫，歲久愈新。誰其似之？我懷斯人！

孔毅甫龍尾硯銘

澁不留筆，滑不拒墨。爪膚而穀理，金聲而玉德。厚而堅，足以閱人於古今；朴而重，不能隨人以南北。

鳳珠硯銘

帝規武夷作茶園，山爲孤鳳翔且嗅。下集芝田啄瓊玖，玉乳金沙發靈寶。殘璋斷璧澤而黝，治爲書硯美無有。至珍驚世初莫售，黑眉黃眼爭妍陋。蘇子一見名鳳珠，坐令龍尾羞牛後。

米黻石鍾山硯銘

有盜不禦，探竒發魂。接於彭蠡，斷鍾取追。有米楚狂，惟盜之隱。因山作研，其詞如雲。

黼硯銘

龍尾黼硯，章聖皇帝所嘗御也。乾興升遐，以賜外戚劉氏，而永年以遺其舅王齊愈。臣軾得之，以遺臣宗孟。且銘之曰：

黻影之珍，匪斯石也。黼形而毅理，金聲而玉色也。雲烝露湛，祥符之澤也。二臣更寶之，見者必作也。

金星洞銘一首

寶山南麓，鳳左翅，驚雷劃石，連蚪起，凝陰噓堅，出怪瑋，是生神草，育蒼虺。離離赤志，挾脊尾，飛流丹石，決瀝痛；金星非寶，特取似，施及山石，亦見謂，凡名相因，皆此比。

文與可琴銘一首

攫之幽然，如水赴谷。釋之蕭然，如葉脫木。按之噫然，應指而長言者，似君；置之枵然，遺形而不言者，似僕。

山堂銘一首（并敘）

熙寧九年夏六月大雨，野人來告，故東武城中，溝瀆圯壞，出亂石無數，取而儲之，因守居之北塘，為山五成，列植松柏桃李其上，且開新堂北向，以遊心寓意焉。其銘曰：

誰夏斯堅，土伯所儲。潦流發之，神以界予。因廡為堂，踐城為山。有喬蒼蒼，俯仰百年。

筵遊庵銘一首（并敘）

吳復古子野，吾不知其何人也，徒見其出入人間，若有求者，而不見其所求，不喜不憂，不剛不柔，不惰不脩，吾不知其何人也。昔司馬相如有言，列仙之儒，居山澤間，形容甚癯，乃取屈原遠遊，作大人賦，其言宏妙，不遺而放，今子野行於四方，十餘年矣，而歸於南海之上，必將俯仰百世，奄忽萬里，有得於屈原之遠。



遊者，故以名其庵。而銘之曰：

悲哉！世俗之迫隘也，願從子而遠遊。子歸不來，而吾不往，使罔象乎相求。問道於屈原，借車於相如，忽焉不自知。歷九疑而過崇丘，宛兮相逢乎南海之上。踞龜殼而食蛤梨者，必子也。庶幾爲我一笑而少留乎？

徐州蓮華漏銘一首（并敘）

故龍圖閣直學士禮部侍郎燕公肅，以創物之智，聞於天下，作蓮華漏，世服其精。凡公所臨必爲之，今州郡往往而在。雖有巧者，莫敢損益。而徐州獨用瞿人衛朴所造，廢法而任意，有壺而無箭，自以無目而廢天下之視，使守者伺其滿，則決之而更注。人莫不笑之。國子博士傅君揚公之外曾孫，得其法，爲詳其通守是邦也，實始改作。而請銘於軾銘曰：

人之所信者，手足耳目也。目識多寡，手知重輕。然人未有以手量而目計者，必付之於度量與權衡。豈不信而信物，蓋以爲無意無我，然後得萬物之情。故天地之寒暑，日月之晦明，昆侖旁薄於三十八萬七千里之外，而不能逃於三尺之箭，五斗之餅。雖疾雷霾風，雨雪晝晦，而遲速有度，不加虧贏。使凡爲吏者，如餅之受水，不過其量，如水之浮箭，不失其平。如箭之升降也，視時之上下，降不爲辱，升不爲榮。則民將靡然心服，而寄我以死生矣。

三槐堂銘一首（并敘）

天可必乎？賢者不必貴，仁者不必壽；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後。二者將安取哀哉？吾聞之申包胥曰：「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世之論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爲茫茫。善者以怠，惡者以肆。盜賊之壽，孔顏之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柏生於山林，其始也困於蓬蒿，厄於牛羊，而其終也貫四時，閱千歲而不改者，其天定也。善惡之報，至於子孫，而其定也久矣。吾以所見所聞所傳聞考之，而其可必也審。

矣。國之將興，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報，然後其子孫能與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故兵部侍郎晉國王公顯於漢周之際，歷事太祖太宗文武忠孝，天下望以爲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於時。蓋嘗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爲三公者。」已而其子魏國文正公相真宗皇帝於景德祥符之間，朝廷清明，天下無事之時，享其福祿榮名者，十有八年。今夫寓物於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晉公脩德於身，責報於天，取必於數十年之後，如持左契，交手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吾不及見魏公，而見其子懿敏公，以直諫事仁宗皇帝，出入侍從將帥，三十餘年，位不滿其德，天將復興王氏也，歟？何其子孫之多賢也！世有以晉公比李栖筠者，其雄才直氣，真不相上下，而栖筠之子吉甫，其孫德裕，功名富貴，略與王氏等，而忠信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觀之，王氏之福，蓋未艾者。懿敏公之子鞏與吾遊，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是以錄之。銘曰：

嗚呼休哉！魏公之業，與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旣相真宗，四方砥平。歸視其家，槐陰滿庭。吾儕小人，朝不及夕，相時射利，皇卹厥得。庶幾僥倖，不稱而獲。不有君子，其何能國？王城之東，晉公所廬。鬱鬱三槐，惟德之符。嗚呼休哉！

菩薩泉銘一首（并敘）

陶侃爲廣州刺史，有漁人每夕見神光海上，以白帔，僞使迹之，得金像，視其款識，阿育王所鑄文殊師利像也。初送武昌寒溪寺，及僞遷荊州，欲以像行，人力不能動，益以牛車三十乘，乃能至船。船復沒，遂以還寺。其後惠遠法師迎像歸廬山，了無艱礙。山中世以二僧守之，會昌中，詔毀天下寺，二僧藏像錦繡谷，比釋教復興，求像不可得，而谷中至今有光景，往往發見，如峨眉五臺所見。蓋遠師文集載虞士張文逸之文，及山中父老所傳如此。今寒溪少西數百步，別爲西山寺，有泉出於嵌竇，間色白而甘，號菩薩泉。人莫

知其本末，建昌李常謂余：「豈昔像之所在乎？」且屬余爲銘。銘曰：像。在。廬。阜。宵。光。屬。天。旦。朝。視。之。寥寥空山。誰謂寒溪，尙有斯泉。蓋往鑿之，文殊了然。

石鼎銘一首（并敘）

張安道以遺子，由以爲軾生日之餽。銘曰：

石在洛書，蓋隸從革。矢斨醫砭，皆金之職。有堅而忍，爲釜爲鼎。居焚不炎，允有三德。

六一泉銘一首（并敘）

歐陽文忠公將老，自謂六一居士。予昔通守錢塘，見公於汝陰，而南公曰：「西湖僧惠勤，甚文，而長於詩。吾昔爲山中樂三章以贈之。子閒於民事，求人於湖山間，而不可得，則往從勤乎？」予到官三日，訪勤於孤山之下，抵掌而論人物，曰：「公天人也，人見其暫寓人間，而不知其乘雲馭風，歷五嶽而跨滄海也。此邦之人，以公不一來爲恨。公麾斥八極，何所不至？雖江山之勝，莫適爲主，而奇麗秀絕之氣，常爲能文者用。故吾以謂西湖蓋公几案間一物耳！」勤語雖幻怪，而理有實然者。明年公薨，予哭於勤舍，又十八年，予爲錢塘守，則勤亦化去久矣。訪其舊居，則弟子二仲在焉。畫公與勤之像，事之如生。舍下舊無泉，予未至數月，泉出講堂之後，孤山之趾，汪然溢流，甚白而甘，卽其地鑿巖，架石爲室。二仲謂：「予師聞公來，出泉以相勞苦，公可無言乎？」乃取勤奮語推本其意，名之曰六一泉。且銘之曰：

泉之出也，去公數千里，後公之沒十有八年，而名之曰六一，不幾於誕乎？曰：「君子之澤，豈獨五世而已？蓋得其人，則可至於百傳。嘗試與子登孤山，而望吳越，歌山中之樂，而飲此水，則公之遺風餘烈，亦或見於斯泉也！」

大覺鼎銘

樂全先生遺我鼎。我復以餉大覺老禪。在昔宋魯取之以兵，書曰：「卽鼎。」以器從名。樂全東坡，子之以

藝書曰：「大覺之鼎」以名從器。搗山之泉烹以其薪。爲苦爲甘，咎爾學人。

頌一首

仁宗皇帝御書頌一首（并敘）

天禧中仁宗皇帝在東宮，故太傅鄧國張文懿公諱士遜，爲太子論德，帝親書十二字以賜之，曰：「寅亮天地，弼余一人。」又曰：「日新其德。」公之曾孫假承務郎臣欽臣，以屬翰林學士臣蘇軾爲之頌二篇。其一曰：「天地不言，付之人君，明其德刑，物自秋春。人君無心，屬之輔弼，信其賞罰，身爲衡石。惟天惟君，與相爲三，孰能俛仰？其德不慙於皇仁宗，恭己無爲，以天爲心，以民爲師。其相鄧公履信思順，天下頌之，以退爲進，壽考百年，以沒元身。嗚呼！休哉！寅亮天地，弼余一人。」其一曰：「聖人如天，時殺時生。君子如水，因物賦形。天不違仁，水不失平。惟一故新，惟新故一。一故不流，新故無數。伊尹暨湯，咸有一德。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孰知此言，若出一人。小臣稽首，敬頌遺墨。嗚呼！休哉！日新其德！」

贊十六首

孔北海贊一首（并敘）

文舉以英偉冠世之資，師表海內，意所予奪，天下從之，此人中龍也。而曹操陰賊嶮狠，特鬼域之雄者耳！其勢決不兩立，非公誅操，則操害公，此理之常。而前史乃謂公負其高氣，志在靖難，而才疎意廣，訖無成功。此蓋當時奴婢小人論公之語，公之無成，天也。使天未欲士漢，公誅操如殺狐兔，何足道哉！世之稱人豪者，才氣各有高庳，然皆以臨難不懼，談笑就死爲雄。操以病亡，子孫滿前，而啜嚅涕泣，留連妾婦，分香

賈履區處衣物。平生茲僞，死見真性。世以成敗論人物，故操得在英雄之列；而公見謂才疎意廣，豈不悲哉！操平生畏劉備，而備以公知天下有己爲喜，天若昨漢公使備，備誅操無難也。予讀公所作揚四公贊，歎曰：「方操害公，復有魯國一男子，慨然爭之。公庶幾不死！」乃作孔北海贊曰：「晉有羯奴盜賊之靡，欺孤如操，又羯所取。我書春秋，與齊豹齒。文舉在天，雖亡不死；我宗若人，尙友千祀。視公如龍，視操如鬼！」

王元之畫像贊一首（并敘）

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予常三復斯言，未嘗不流涕太息也。如漢汲黯蕭望之、李固、吳張昭、唐魏鄭公、狄仁傑，皆以身殉義，招之不來，麾之不去，正色而立干朝，則豺狼狐狸，自相吞噬，故能消禍於未形，救危於將亡。使皆如公孫丞相、張禹、胡廣，雖累百千，緩急豈可望哉？故翰林王公元之，以雄文直道，獨立當世，足以追配此六君子者。方是時，朝廷清明，無大姦慝，然公猶不容於中，耿耿如秋霜夏日，不可狎玩。至於三黜以死，有如不幸而虞於衆邪之間，安危之際，則公之所爲，必將驚世絕俗，使斗筲穿窬之流，心破膽裂，豈特如此而已乎？始余過蘇州虎丘寺，見公之畫像，想其遺風餘烈，願爲執鞭而不可得；其後爲徐州，而公之曾孫汾爲兗州，以公墓碑示余，乃追爲之贊，以附其家傳云。

維昔聖賢，患莫已知。公遇太宗，允也其時。帝欲用公，公不少貶。三黜窮山之死，靡憾。咸平以來，獨爲名臣，一時之屈，萬世之信。紛紛鄙夫，亦拜公像，何以占之？有泚其額，公能泚之，不能已之。茫茫九原，愛莫起之！

王仲儀真贊一首（并敘）

孟子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又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夫所謂世臣者，豈特世祿之人，而巨室者，豈特侈富之家也哉？

蓋功烈已著於時，德望已信於人，譬之喬木，封殖愛養，自拱把以至於合抱者，非一日之故也！平居無事，商功利課殿最，語不如新進之士，至於緩急之際，決大策，安大衆，呼之則來，揮之則散者，惟世臣巨室爲能。余嘉祐中，始識懿敏王公於成都，其後從事於岐，而公自許州移鎮平涼，方是時，虜大舉犯邊，轉運使攝帥事，與副摠管議不合，軍無紀律，邊人大恐，聲搖三輔。及聞公來，吏士踴躍傳呼，旗幟精明，鼓角譟亮，虜卽日解去。公至燕，勞將佐而已。余然後知老臣宿將，其功用蓋如此。使新進之士當之，雖有韓白之勇，夏平之奇，豈能坐勝歟？成如此之捷乎！熙寧四年秋，余將往錢塘，見公於私第，佚老堂，飲酒至莫，論及當世事，曰：「吾老矣，恐不復見子，厚自愛，無忘吾言！」既去二年而公薨。又六年，乃作公之真贊，以遺其子。輦詞曰：

堂堂魏公，配命召祖，顯允懿敏，維周之虎。魏公在朝，百度維正，懿敏在外，有聞無聲。高明廣大，宜公宜相。如木百圍，宜宮宜堂。天旣厚之，又貴富之。如山如河，維安有之。彼窶人子，旣陋且寒。終勞永憂，莫知其賢。曷不觀此，佩玉劍履，晉公之孫，魏公之子。

王定國真贊一首

溫然而澤者，道人之腴也；凜然而清者，詩人之癯也。雍容委蛇者，貴介之公子；而短小精悍者，游俠之徒也。入何足以知之？此皆其膚也。若人者，泰不驕，困不撓，而老不枯也。

秦少游真贊一首

以君爲將仕也，其服野，其行方。以君爲將隱也，其言文，其神昌。置而不求，君不卽；卽而求之，君不藏。以爲將仕將隱者，皆不知君者也。蓋將挈所有，而乘所遇，以游於世，而卒反於其鄉者乎？

參寥子真贊一首

東坡居士曰：「維參寥子，身寒而道富，辯於文而訥於口，外佺柔而中健武，與人無競，而好刺譏朋友之過。枯形灰心，而喜爲感時玩物，不能忘情之語。此子所謂參寥子有不可曉者五也。」

徐大正真贊一首

賢哉徐子溫文而毅，儒不亂法，俠不犯忌。求之古人，尙論其世。登唐滅漢，三國之士。我非北海，安識子義。願觀伯符，擊戟爲戲。

文與可畫墨竹屏風贊一首

與可之文，其德之糟粕，與可之詩，其文之毫末。詩不能盡，溢而爲書，變而爲畫，皆詩之餘。其詩與文，好者益寡。有好其德，如好其畫者乎？悲夫！

戒壇院文與可畫墨竹贊一首

風梢雨撼，上傲冰電。霜根雪節，下資金鐵。誰爲此君，與可姓文。惟其有之，是以好之。

石室先生畫竹贊一首（并敘）

與可文翁之後也，蜀人猶以石室名其家。而與可自謂笑笑先生，蓋可謂與道皆逝，不留於物者也。願嘗好畫竹，客有贊之者曰：

先生閒居，獨笑不已。問安所笑笑，我非爾物之相物，我爾一也。先生又笑笑，笑所笑者。笑笑之餘，以竹發妙。竹亦得風，天然而笑。

文與可飛白贊一首

嗚呼哀哉，與可豈其多好好奇也歟？抑其不試故藝也？始予見其詩與文，又得見其行草篆隸也，以爲止此矣。旣沒一年，而復見其飛白。美哉多乎！其盡萬物之態也！霏霏乎其若輕雲之蔽月，翻翻乎其若長風之卷旆也。

猗猗乎其若遊絲之縈柳絮，裊裊乎其若流水之舞苕帶也。離離乎其遠而相屬，縮縮乎其近而不隘也。其工至於如此，而余乃今知之，則余之知與可者固無幾，而其所不知者，蓋不可勝計也。嗚呼哀哉！

郭忠恕畫贊一首（并敘）

右張夢得所藏郭忠恕畫山水屋木一幅，忠恕字恕先，以字行。洛陽人，少善屬文，及史書小學，通九經。七歲，舉童子。漢相陰公羣從事，與記室董喬爭事，謝去。周祖召爲周易博士。國初，與監察御史符昭文爭忿，朝堂貶乾州司戶，秩滿遂不仕。放曠岐雍陝洛間，逢人無貴賤，口稱貓。遇佳山水，輒留旬日。或絕粒不食，盛夏暴日中無汗，大寒鑿冰而浴。尤善畫，妙於山水屋木，有求者必怒而去。意欲畫，卽自爲之。郭從義鎮岐下，延止山亭，設絹素粉墨於坐，經數月，忽乘醉就圖之一角，作遠山數峰而已。郭氏亦竇之。岐有富人子喜畫，日給淳酒，待之甚厚。久乃以情言，且致匹素。恕先爲畫小童持線車放風鸞，引線數丈，滿之。富冢子大怒，遂絕。時與役夫小民入市肆飲食，曰：「吾所與游，皆子類也。」太宗聞其名，召赴闕，館于內侍省押班竇神興舍。恕先長髯而美，忽盡去之。神興驚問其故，曰：「聊以效顰。」神興大怒，除國子監主簿，出館于太學。益縱酒肆言時政，頗有謗讒語。聞決杖配流登州。至齊州臨清，謂部送吏曰：「我逝矣！」因指地爲穴，度可容面，俯窺焉而卒。藁葬道左，後數月，故人欲改葬，但衣衾存焉。蓋尸解也。贊曰：長松攬天，蒼壁插水，憑欄飛觀，縹緲誰子？空蒙寂歷，煙雨滅沒。恕先在焉，呼之或出。

黃庭經贊一首（并敘）

子旣書黃庭內景，以贈葆光道師，而龍眠居士復爲作經相其前，而畫子二人像其後，筆勢雋妙，遂爲希世之寶。嗟歎不足，故復贊之。曰：

太上虛皇出靈篇，黃庭真人舞胎仙。聳耆兩卿相後前，妙俠侍清且研。十有二神服銳堅，巍巍堂堂人中



天問我何修果此緣？是心朝空夕了然。恐非其人世莫傳。殿以二士蒼鶴琴，南隨道師歷山淵。山人迎笑喜我還，誰道遣化老龍眠。

興國寺浴室院六祖畫贊一首（并敘）

子嘉祐初舉進士，館於興國浴室，老僧德香之院。浴室之南有古屋，東西壁畫六祖像。其東刻木爲樓閣，堂宇以障之，不見其全，而西壁三師，皆神宇靖深，中空外夷，意非知是道者不能爲此。書其上曰：「蜀僧令宗筆。」子初不聞宗名，而家有偽蜀待詔丘文播畫相似，殆不可辨。曰：「宗豈師播者耶？」已而問諸蜀父老曰：「文播漢州人，弟曰文曉，而令宗其異父弟。」或曰：「其表弟也。」皆善畫山水人物竹石，其品在黃筌句龍爽之間。而文播之子仁慶尤長於花寶羽毛，蜀人趙昌所師者。子去三十一年而中書舍人彭君器資亦館于是。子往見之，則院中人無復識子者。獨主僧惠汶蓋當時堂上侍者，然亦老矣。導子觀，令宗畫則三祖依然尚在蔭翳間。子與器資相顧太息。汶曰：「嘻！去是也何有？」乃徙置所謂樓閣堂宇者，北向而出之。六師相視，如言如笑，如以法相授。都人聞之，觀者日衆。汶乃作欄楯以護之，而器資請子爲贊之曰：

少林儻壁，不以爲礙。彌天同輦，不以爲泰。稽首六師，昔晦今明。不去不來，何損何增。俯仰屈信，三十一年。我雖日化，其孰能遷之？

韓幹畫馬贊一首

韓幹之馬四，其一在陸，驥首奮鬣，若有所望，頓足而長鳴。其一欲涉水，高首下，擇所由濟，踟躕而未成。其二在水，前者反顧，若以真語，後者不應，欲飲而留，行以爲廐馬也。則前無羈絡，後無箠策，以爲野馬也。則偶目聳耳，豐臆細尾，皆中度程。蕭然如賢大夫貴公子，相與解帶脫帽，臨水而濯纓。遂欲高舉遠引，友麋鹿而終天年。則不

可得矣！蓋優哉游哉，聊以卒歲而無營。

師子屏風贊一首（并敘）

潤州甘露寺有唐李衛公所留陸探微畫師子板。余自錢唐移守膠西，過而觀焉。使工人摹之，置蓋公堂中，且贊之曰：

呼頭沛走百鬼，嗟乎妙哉古陸子！  
圓其目，仰其鼻，奮其舌，威見齒；舞其足，前其耳，左顧右躡，喜見尾。雖猛而和，蓋其戲；嚴嚴高堂，護燕几，啼

石菖蒲贊一首（并敘）

本草菖蒲味辛溫無毒，開心補五藏，通九竅，明耳目，久服輕身不忘，延年益心，智高志不老。注云：生石磧上，稅節者良，生下濕地，大根者乃是昌陽，不可服。韓退之進學解云：一嘗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稀苓，一不知退之卽以昌陽爲昌蒲耶？抑謂其似是而非，不可以引年也？凡草木之生石上者，必須微土以附其根。如石韋、石斛之類，雖不待土，然去其本處，輒槁死。惟石昌蒲并石取之，濯去泥土，漬以清水，置盆中，可數十年不枯，雖不甚茂，而節葉堅瘦，根須連絡，蒼然於几案間，久而益可喜也。其輕身延年之功，旣非昌陽之所能及，至於忍寒苦，安澹泊，與清泉白石爲伍，不待泥土而生者，亦豈昌陽之所能髣髴哉？余游慈湖山中，得數本，以石盆養之，置舟中間，以文石、石英、瓊瑤、芬郁，意其愛焉。願恐陸行不能致也，乃以遺九江道士胡洞微，使善視之。余復過此，將問其安否，贊曰：

清且泚，惟石與水，託於一器，養非其地，瘠而不死，夫孰知其理不如此，何以輔五藏而堅髮齒？

# 省試刑賞忠厚之至論一首

論曰：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際，何其愛民之深，憂民之切，而待天下之以君子長者之道也！有一善從而賞之，又從而咏歌嗟嘆之，所以樂其始而勉其終；有一不善從而罰之，又從而哀矜懲創之，所以棄其舊而開其新。故其吁咻之聲，歡休慘戚，見於虞夏商周之書。成康既沒，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猶命其臣呂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愛而不傷，威而不怒，慈愛而能斷，惻然有哀憐無辜之心。故孔子猶有取焉。傳曰：「賞疑從與，所以廣恩也；罰疑從去，所以慎刑也。」當堯之時，皋陶爲士將殺人，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四岳曰：「蘇可用。」堯曰：「不可。」蘇方命圯族，既而曰：「試之。」何堯之不聽皋陶之殺人，而從四岳之用蘇也？然則聖人之意，蓋亦可見矣。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嗚呼！盡之矣。可以賞，可以無賞，賞之過乎仁，可以罰，可以無罰，罰之過乎義，過乎仁，不失爲君子；過乎義，則流而入於忍人。故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古者賞不以爵祿，刑不以刀鋸，賞以爵祿，是賞之道，行於爵祿之所加，而不行於爵祿之所不加也；刑以刀鋸，是刑之威，施於刀鋸之所及，而不施於刀鋸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勝賞，而爵祿不足以滿也；知天下之惡不勝刑，而刀鋸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則舉而歸之於仁，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歸於君子長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夫君子之已亂，豈有異術哉？時其喜怒，而無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義，立法貴嚴，而責人貴寬，因其褒貶之義，以制賞罰，亦忠厚之至也。謹論。

## 御試重巽申命一首

論曰：昔聖人之始畫卦也，皆有以配乎物者也。巽之配於風者，以其發而有所動也；配於木者，以其仁且順也。夫發而有所動者，不仁則不可以久；不順則不可以行。故發而仁，動而順，而巽之道備矣。聖人以爲不重則不可以變，故因而重之，使之動而能變，變而不窮。故曰：「重巽以申命。」言天子之號令如此，而後可也。天地之化育，有可以指而言者，有不可以求而得之者。今夫日皆知其所以爲煖，雨皆知其所以爲潤，雷霆皆知其所以爲震，雪霜皆知其所以爲殺，至於風悠然布於天地之間，來不知其所自去，不知其所入，噓而炎，吹而冷，大而鼓乎大山，喬嶽之上，細而入乎窾空，蔀屋之下，發達萬物，而天下不以爲德，摧敗草木，而天下不以爲怒。故曰：「天地之化育，有不可求而得者。」此聖人之所法，以令天下之術也。聖人在上，天下之民，各得其職。士者皆曰：「吾學而仕。」農者皆曰：「吾耕而食。」工者皆曰：「吾作而用。」賈者皆曰：「吾負而販。」不知聖人之制命令，以鼓舞通變其道，而使之安乎此也。聖人之在上也，天下可由而不可知，可言而不可議，蓋得乎巽之道也。易者，聖人之動而卦者，動之時也。蠱之彖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而巽之九五亦曰：「先庚三日，後庚三日。」而說者謂甲庚皆所以申命，而先後者，慎之至也。聖人憫斯民之愚，而不忍使之遽陷於罪戾也，故先三日而令之，後三日而申之，不從而後誅。蓋其用心之慎也，以至神之化令天下，使天下不測其端，以至詳之法曉天下，使天下明知其所避，天下不測其端，而明知其所避，故靡然相率而不敢議也。上令而下不議，下從而上不誅，順之至也。故重巽之道，上下順也。謹論。

學士院試孔子從先進論一首

論曰：君子之欲有爲於天下，莫重乎其始進也。始進以正，猶且以不正繼之；况以不正進者乎？古之人有欲以其君王者，有欲以其君霸者，有欲強其國者，是三者其志不同，故其術有淺深，而其成功有巨細。雖其

終身之所爲不可逆知，而其大節必見於其始進之日。何者？其中素定也。未有進以強國而能霸者，也；未有進以霸而能王者，也。伊尹之耕於有莘之野也，其心固曰：「使吾君爲堯舜之君，而吾民爲堯舜之民也。」以伊尹爲以滋味說湯者，此戰國之策士以己度伊尹也。君子疾之，管仲見桓公於魯囚之中，其所言者，固欲合諸侯攘戎狄也。管仲度桓公足以霸，度其身足以爲霸者之佐，是故上無侈說，下無卑論。古之人其自明知也如此。商鞅之見孝公也，三說而後合，甚矣鞅之懷詐挾術，以欺其君也。彼豈不自知其不足以帝且王哉？顧其刑名慘刻之學，恐孝公之不能從，是故設爲高論以銜之。君旣不能是矣，則舉其國，惟吾之所欲爲。不然，豈其負帝王之略，而每見輒變以徇人乎？商鞅之不終於秦也，是其進之不正也。聖人則不然，其志愈大，故其道愈高；其道愈高，故其合愈難。聖人視天下之不治，如赤子之在水火也，其欲得君以行道，可謂急矣。然未嘗以難合之故，而少貶焉者，知其始於少貶，而其漸必至陵遲而大壞也。故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孔子之世，其諸侯卿大夫視先王之禮樂，猶方圓冰炭之不相入也。進而先之以禮樂，其不合必矣。是人也，以道言之，則聖人以世言之，則野人也。若夫君子之急於有功者，則不然，其未合也，先之以世俗之所好，而其旣合也，則繼以先王之禮樂。其心則然，然其進不正，未有能繼以正者也。故孔子不從而孟子亦曰：「枉尺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與？」君子之得其君也，旣度其君，又度其身，君能之而我不能，不敢進也；我能之而君不能，不可爲也；不敢進而進，是易其君，不可爲而爲，是輕其身，是二人者，皆有罪焉。故君子之始進也，曰：「君苟用我矣，我且爲是。」君曰：「能之。」則安受而不辭。君曰：「不能。」天下其獨無人乎？至於人君亦然。將用是人也，則告之以己所欲，爲要其能否，而責成焉。其曰：「姑用之。」而試觀之者，皆過也。後之君子，其進也，無以不至，惟恐其不合也。曰：「我將權以濟道，旣而道卒不行焉，則曰：『吾君不足以盡我也。』始不正其身，終以謗其君。是人也，自以爲君子，而孟子之所謂賊其君者也。謹論。」

學士院試春秋定天下之邪正論一首

論曰：爲穀梁者曰：「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莫善於春秋。」請因其說而極言之：夫春秋者，禮之見於事業者也。孔子論三代之盛，必歸於禮之大成，而其衰必本於禮之漸廢。君臣父子上下，莫不由禮而定其位。至以爲有禮則生，無禮則死，故孔子自少至老，未嘗一日不學禮，而不治其他，以之出入周旋，亂臣強君，莫能加焉。知天下莫之能用也，退而治其紀綱條目，以遺後世之君子，則又以爲不得親見於行事，有其具而無其施設，措置之方，於是因魯史記爲春秋，一斷於禮。凡春秋之所與者，禮之所與也；其所貶者，禮之所否也。記曰：「禮者所以別嫌明疑，定猶豫也。」而春秋一取斷焉，故凡天下之邪正，君子之所疑而不能決者，方至於春秋而定是非。定於春秋，定於禮也。故太史公曰：「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爲人君父而不知春秋者，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子而不知春秋者，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夫禮義之失，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其意皆以善爲之，而不知其義，是以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邪正之不同也，不啻若黑白，使天下凡爲君子者，皆如顏淵，凡爲小人者，皆如桀，詎雖微春秋，天下其孰疑之？天下之所疑者，邪正之間也。其情則邪而其迹若正者，有之矣；其情以爲正，而不知其義，以陷於邪者，有之矣。此春秋之所以丁寧反覆於其間也。宋襄公疑於仁者也，晉荀息疑於忠者也，襄公不脩德而疲弊其民，以求諸侯，此其心豈湯武之心哉？而獨至於戰，則曰：「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非有仁者之素，而欲一旦竊取其名，以欺後世。荀春秋不爲正之，則世之爲仁者，相率而爲僞也。故其書曰：「冬十一月乙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春秋之書戰，未有若此其詳也。君子以爲其敗固宜，而無有隱諱，不忍之辭焉。荀息之事君也，君存不能正其違，沒又成其邪志而死焉。荀息而爲忠，則凡忠於盜賊，死於私暱者，皆忠也，而可乎？故其書曰：「及其大夫荀息。」不然，則荀息，孔父之徒也，而可

名哉謹論。

後正統論二首（至和二年作）

總論一

正統者何邪？名邪？實邪？正統之說曰：「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統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不幸有天子之實而無其位，有天子之名而無其德，是二人者，立於天下，天下何正何一？而正統之論決矣。」正統之爲言，猶曰：「有天下云爾。」人之得此名，而又有此實也，夫何議？天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聖人於此不得已焉，而不以實傷名，而名卒不能傷實，故名輕而實重。不以實傷名，故天下不爭；名輕而實重，故天下趨於實。天下有不肖，而曰：「吾賢者矣。」未有賤而曰：「吾貴者也。」天下之爭，自賢不肖始，聖人憂焉，不敢以亂貴賤。故天下知賢之不能奪貴，天下之貴者，聖人莫不貴之，恃有賢不肖存焉，輕以與人貴，而重以與人賢。天下然後知貴之不如賢，知賢之不能奪貴，故不爭。知貴之不如賢，故趨於實，使天下不爭而趨於實，是亦足矣。正統者，名之所在焉而已，名之所在，而不能有益乎其人，而後名輕。名輕而後實重。吾欲重天下之實，於是乎始輕。正統聽其自得者，十曰堯舜夏商周秦漢晉隋唐，予其可得者六，以存教曰：魏梁後唐晉漢周。使夫堯舜三代之所以爲賢於後世之君者，皆不在乎正統。故後世之君，不以其道而得者，亦無以爲堯舜三代之比，於是乎實重。

辨論二

正統之論，起於歐陽子，而霸統之說，起於章子。二子之論，吾與歐陽子，故不得不與章子辨，以全歐陽子。歐陽子之說全，而吾之說又因以明。章子之說曰：「進秦梁，失而未善也；進魏，非也。」是章子未知夫名實之所在。

也。夫所謂正統者，猶曰「有天下云爾名耳。」正統者，果名也，又焉實之？知視天下之所同，君而加之，又焉知其他？章子以爲魏不能一天下，不當與之統。夫魏雖不能一天下，而天下亦無有如魏之強者。吳雖存，非兩立之勢，奈何不與之統？章子之不絕五代也，亦徒以爲天下無有與之敵者而已。今也絕魏，魏安得無辭哉？正統者，惡夫天下之無君而作也。故天下雖不合於一，而未至乎兩立者，則君子不忍絕之於無君，且夫德同而力均，不臣焉可也。今以天下不幸而不合於一，德既無以相過，而弱者又不肯臣乎強，於是焉而不與之統，亦見其重天下之不幸，而助夫不臣者也。章子曰：「鄉人且恥與盜者偶，聖人豈得與篡君同名哉？」吾將曰：「是鄉人與是爲盜者，民則皆民也，士則皆士也，大夫則皆大夫也，則亦與之皆坐乎？苟其勢不得不與之皆坐，則鄉人何恥邪？聖人得天下，篡君亦得天下，顧其勢不得不與之同名，聖人何恥邪？吾將以聖人恥夫篡君，而篡君又焉能恥聖人哉？」章子曰：「君子大居正，而以不正人居之。」是正不正之相去，未能相遠也。且章子之所謂正者何也？以一身之正爲正邪？以天下有君爲正邪？一身之正，是天下之私正也；天下有君，是天下之公正也。吾無取乎私正也。天下無君，篡君出而制天下，湯武既沒，吾安所取正哉？故篡君者，亦當時之正而已。章子曰：「祖與孫雖百歲，而子五十，則子不得爲壽；漢與晉雖得天下，而魏不能一，則魏不得爲有統。」吾將曰：「其兄四十而死，則其弟五十爲壽，弟爲壽乎？其兄魏爲有統乎？當時而已。章子比之：「婦謂舅嬖妾爲姑。」吾將曰：「舅則以爲妻，而婦獨奈何？不以爲姑乎？以妾爲妻者，舅之過也；婦謂之姑，蓋非婦罪也。舉天下而受之魏晉，是亦漢魏之過而已矣。與之統者，獨何罪乎？」雖然，歐陽子之論，猶有異乎。吾說者，歐陽子之所與者，吾之所與也。歐陽子之所以與之，非吾所以與之也。歐陽子重與之，而吾輕與之。且其言曰：「秦漢而下，正統屢絕，而得之者少；以其得之者少，故其爲名甚尊而重也。」嗚呼！吾不喜夫少也！幸而得之者少，故有以尊重其名，不幸而皆得，歐陽子其敢有所不與邪？且其重之，則其施於篡君也，誠若過然，故章子有以啓其說。夫以文王而終身不得，以魏晉梁而得之，果其爲重



也。則文王將有愧於魏晉梁焉。必也使夫正統者不得爲聖人之盛節，則得之爲無益；得之爲無益，故雖舉而加之其君，而不爲過。使夫文王之所不得，而魏晉梁之所得者，皆吾之所輕者也。然後魏晉梁無以愧文王，而文王亦無所愧於魏晉梁焉。

### 辨論三

始終得其正，天下合於一，是二者，必以其道得之邪？亦或不以其道得之邪？病乎或者之不以其道得之也。於是乎舉而歸之名。歐陽子曰：「皆正統。」是以名言者也。章子曰：「正統。」又曰：「霸統。」是以實言者也。歐陽子以名言而純乎名，章子以實言而不盡乎實。章子之意，以霸統重其實，而不知實之輕，自霸統始。使天下之名，皆不得過乎實者，固章子意也。天下之名，果不過乎實也，則吾以章子爲過乎聖人。「聖人不得已，則不能以實傷名，而章子則能之，且吾豈不知居得其正之爲正（如魏受之於漢，晉受之於魏）不如至公大義之爲正也哉？蓋亦有不得已焉耳。如章子之說，吾將求其備堯舜以德，三代以德與功，漢唐以功，秦隋後唐晉漢周以力，晉梁以弒（不言魏者，因章子之說而與之辨）以實言之，則德與功不如德，功不如德與功，力不如功，弒不如力，是堯舜而下得統者，凡更四不如，而後至於晉梁焉。而章子以爲天下之實，盡於其正統霸統之間矣。歐陽子純乎名，故不知實之所止，章子雜乎實，故雖晉梁弒君之罪，天下所不容之惡，而其實反不過乎霸。彼其初得正統之虛名，而不測其實罪之所至也。章子則告之曰：「爾霸者也。」夫以弒君得天下，而不失爲霸，則章子之說固便乎篡者也。夫章子豈曰：「弒君者其實止乎霸」也哉？蓋已舉其實而著之名，雖欲復加之罪，而不可得也。夫王者沒而霸者有功於天下，吾以爲在漢唐爲宜，必不得已而秦隋後唐晉漢周得之，吾猶有憾焉。奈何其舉而加之弒君之人乎？嗚呼！吾不惜乎名，而惜乎實也。霸之於王也，猶兄之於父也。聞天下之父嘗有曰堯者，而曰

「必堯而後父。」少不若堯，而降爲兄，則瞽繇懼至僕妾焉。天下將有降父而至於僕妾者，無怪也。從章子之說者，其弊固至乎此也。故曰：「莫若純乎名。」純乎名，故晉梁之得天下，其名曰「正統」，而其弑君之實，惟天下後世之所加，而吾不爲之齊量焉。於是乎晉梁之惡，不勝誅於天下，實於此反不重乎。章子曰：「堯梁曰帝，三代曰王，夏曰氏，商周曰人。古之人輕重其君，有是也。」以爲其霸統之說。夫執聖人之一端，以藉其口，夫何說而不可？吾亦將曰：「孔子刪書，而虞夏商周皆曰書；湯武王伯禽秦穆公皆曰誓，以爲吾皆曰正統之說，其誰曰不可？」聖人之於實也，不傷其名，而後從之。帝亦天子也，王亦天子也，氏亦人也，人亦氏也，夫何名之傷？若章子之所謂霸統者，傷乎名而喪乎實者也。

思治論一首（嘉祐八年作）

方今天下何病哉？其始不立，其卒不成，惟其不成，是以厭之，而愈不立也。凡人之情，一舉而無功則疑，再則倦，三則去之矣。今世之士，所以相顧而莫肯爲者，非其無有忠義慷慨之志也，又非其才術謀慮不若人也，患在苦其難成而不復立。不知其所以不成者，罪在於不立也。今立而成矣，今世有三患，而終莫能去，其所從起者，則五六十年矣。自宮室禱祠之役興，錢幣茶鹽之法壞，加之以師旅，而天下常患無財。五六十年之間，下之所以游談聚議，而上之所以變政易令，以求豐財者，不可勝數矣。而財終不可豐。自澶淵之役，北虜雖求和，而終不得其要領。其後重之以西羌之變，而邊陲不寧。二國益驕，以戰則不勝，以守則不固。而天下常患無兵。五六十年之間，下之所以游談聚議，而上之所以變政易令，以求強兵者，不可勝數矣。而兵終不可強。自選舉之格嚴，而吏拘於法，下所以游談聚議，而上之所以變政易令，以求變法者，不可勝數矣。而吏終不可擇。財之不可豐，兵之不可強，吏之不可擇，談聚議而上之所以變政易令，以求擇吏者，不可勝數矣。而吏終不可擇。財之不可豐，兵之不可強，吏之不可擇，

是豈真不可邪。故曰「其始不立，其卒不成，惟其不成，是以厭之而愈不立也。」夫所貴於立者，以其規摹先定也。古之君子，先定其規摹，而後從事，故其應也有候，而其成也有形。衆人以爲是汗漫不可知，而君子以爲理之必然。如炊之無不熟，種之無不生也。是故其用力省而成功速。昔者子太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以思之，思其始而圖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子產以爲不思而行，與凡行而出於思之外者，如農之無畔也。其始雖勤而終必棄之。今夫富人之營宮室也，必先料其貲財之豐約，以制宮室之大小。既內決於心，然後擇工之良者而用一人焉，必告之曰：「吾將爲屋若干，度用材幾何，役夫幾人，幾日而成。」土石材葦，吾於何取之？」其工之良者必告之曰：「某所有木，某所有石，用材役夫若干，某日而成。」主人率以聽焉，及期而成。既成而不失富，則規摹之先定也。今治天下則不然，百官有司不知上之所欲爲也，而人各有心，好大者欲王，好權者欲霸，而媮者欲休息。文吏之所至，則治刑獄，而聚斂之臣則以貨財爲急。民不知其所適從也，及其發一政，則曰「姑試行之」而已。其濟與否固未可知也。前之政未見其利害，而後之政復發矣。凡今之所謂新政者，聽其始之議論，豈不甚美，而可樂哉。然而布出於天下，而卒不知其所終。何則？其規摹不先定也。用捨系於好惡，而廢興決於衆寡，故萬全之利，以小不便而廢者有之矣。百世之患，以小利而不顧者有之矣。所用之人，無常賣，而所發之政，無成效。此猶適千里不齋糧，而假匄於塗人治病，不知其所當用之藥，而百藥皆試，以僥倖於一物之中，欲三患之去，不可得也。昔者太公治齊，周公治魯，至於數十世之後，子孫之強弱，風俗之好惡，皆可得而逆知之。何者？其所施專一，則其勢固有以使之也。管仲相桓公，自始爲政，而至於霸，其所施設皆有方法，及其成功，皆知其所以然，至今可覆也。咎犯之在晉，范蠡之在越，文公句踐嘗欲用其民，而二臣皆以爲未可，及其以爲可用也，則破楚滅吳，如寄諸其鄰而取之，此無他，見之明而策之熟也。夫今之世，亦與明者熟策之而已。士爭言曰：「如是而財可豐，如是而兵可強，如是而吏可擇。」吾從其可行者而規摹之，發之以勇守之，以專達之以強。

日夜以求合於其所規摹之內，而無務出於其所規摹之外。其人專其政，一然而不成者，未之有也。財之不豐，兵之不強，吏之不擇，此三者存亡之所從出，而天下之大事也。夫以天下之大事，而有一人焉，獨擅而兼言之，則其所以治此三者之術，其得失固未可知也。雖不可知，而此三者決不可不治者，可知也。是故不可以無術。其術非難知而難聽，非難聽而難行，非難行而難收。孔子曰：「好謀而成。」使好謀而不成，不如無謀。蓋世有好劍者，聚天下之良金，鑄之三年而成，以爲吾劍。天下莫敵也。劍成而很戾，缺折不可用者，是知鑄而不知收也。今世之舉事者，雖其甚小，而欲成之者，常不過數人。欲壞之者，常不可勝數。可成之功，常難形；若不可成之狀，常先見上之人。方且眩瞶而不自信，又何暇及於收哉？古之人有犯其至難，而圖其至遠者，彼獨何術也？且非特聖人而已。商君之變秦法也，擢萬人之怒，排舉國之說，勢如此其逆也。蘇秦之爲從也，合天下之異，以爲同。聯六姓之疎，以爲親。計如此其迂也。淮陰侯請於高帝，求三萬人，願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糧道，而西會於滎陽，耿弇亦言於世祖，欲先定漁陽，取涿郡，還收富平，而東下齊。世祖以爲落落難合，此皆越人之都邑，而謀人國功如此其疎也。然而四子者行之若易，然出於其口，成於其手，以爲旣已許吾君，則親擊而還之。今吾以自有之天下，而行吾所得爲之事，其事又非有所拂逆於天下之意也，非有所待於人而後具也。如有財而自用之，有子而自教之耳。然而政出於天下，有出而無成者，五六年於此矣。是何也？意者知出而不知收歟？非不知收，意者汗漫而無所收歟？故爲之說曰：「先定其規摹，而後從事。」先定者，可以謀人，不先定者，自謀常不給，而况於謀人乎？且今之世俗，則有所可患者，士大夫所以信服於朝廷者，不篤，而皆好議論，以務非其上，使人眩於是，非而不知其所從從之，則事舉無可爲者，不從則其所行者，常多故而易敗。夫所以多故而易敗者，人各持其私意，以賊之議論勝於下，而幸其無功者衆也。富人之謀利也，常獲世以爲福，非也。彼富人者，信於人素深，而服於人素厚，所爲而莫或害之，所欲而莫或非之事，未成而衆已先成之矣。夫事之行也有勢，其成也有氣。富人者，乘其勢而襲其氣。

也。欲事之易成，則先治其所以信服天下者。天下之士不可以力勝，力不可勝，則莫若從衆。從衆者，非從衆多之口，而從其所不言而同然者，是真從衆也。衆多之口，非果衆也，特聞於吾耳，而接於吾前，未有非其私說者也。於吾爲衆，於天下爲寡。彼衆之所不言而同然者，衆多之口，舉不樂也，以衆多之口所不樂，而棄衆之所不言而同然，則樂者寡，而不樂者衆矣。古之人常以從衆得天下之心，而世之君子常以從衆失之，不知夫古之人其所從者，非從其口，而從其所同然也。何以明之？世之所謂逆衆斂怨而不可行者，莫若滅任子，然不顧而行之者五六十年矣。而天下未嘗有一言何則？彼其口之所不樂，而心之所同然也。從其所同然而行之，若猶有言者，則可以勿卹矣。故爲之說曰：「發之以勇，守之以專，達之以強。」苟知此三者，非獨爲吾國而已，雖北取契丹可也。

卷二十二 策問十七首

私試策問七首

問人主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其國常至於不可救者，何也？所憂者非其所以亂與亡，而其所以亂與亡者，常出於其所不憂也。請借漢以言之。昔者高帝之世，天下既平矣。當時之所憂者，韓彭英盧而已。此四王者，皆不能終高帝之世，相繼仆滅而不復續。及至呂氏之禍，則猶異姓也。呂氏既已滅矣，而吳楚之憂幾至於亡國。方韓彭呂氏之禍，惟恐同姓之不蕃熾昌大也。然至其爲變，則又過於異姓遠矣。文景之世，以爲諸侯分裂破弱，則漢可以百世而無憂。至於武帝，諸侯之難少衰，而匈奴之患方熾，則又以爲天下之憂止於此矣。及昭宣元成之世，諸侯王既已無足憂者，而匈奴又破滅臣事於漢，然其所以卒至於中絕而不救，則其所不慮之王氏也。世祖既立，上懲韓彭之難，中鑒七國之變，而下悼王氏之禍，於是盡侯諸將而不任以事，裁減同姓之封，而黜三公之權，以爲前世之弊盡去矣。及其衰也，宦官之權盛，而黨錮之難起，士大夫相與撻腕而遊談者，以爲天子一日

誅宦官而解黨錮則天下猶可以無事於是外召諸將而內脅其君宦官既誅無遺類而董卓曹操之徒亦因以亡漢漢之所憂者凡六變而其亂與亡輒出於其所不憂而終不可備由此觀之治亂存亡之勢其皆有以取之歟抑將不可推如江河之徙移其勢自有以相激而不自知歟其亦可以理推力救而莫之爲也今將使事至而應之患至而爲之謀則天下之患不可以勝防而政化不可以勝變矣則亦將朝文而莫質忽寬而驟猛歟意者亦有可以長守而不變雖有小患而不足卹者歟願因論漢而極言其所以然

問昔三代之際公卿有生而爲之者士有至老而不遷者官有常人而人有恒心故爲周之公卿者非周召毛原則王之子弟也發於畎畝起於匹夫而至於公相則蓋亦有幾人而已士之勤苦終身於學講肄道藝而脩其廉隅以邀鄉里之名者不過以望鄉大夫賢能之書其選舉而上不過以爲一命之士其傑異者至於大夫極矣夫周之世諸侯爲政之卿皆其世臣之子孫則夫布衣之士其進蓋亦有所止也當是之時士皆安其習而樂其分不倦於小官而絜爲之故其民事脩而世務舉及其後世不然使天下旅進而更爲之雖布衣之賢得以驟進於朝廷而士始有無厭之心矣官事之不脩民事之不緝非其不能不屑爲之也先王之用人欲其人人自喜終老而不倦是以能盡其才今以凡人之才而又加之以既倦之意其爲弊可勝言乎今夫州縣之吏有故而不得改官者盤桓於州縣而不能去久者不過以爲職官令錄仕而達者自縣宰爲郡之通守自郡之通守以至郡守爲郡守而無他才能則盤桓於太守而不得去由此觀之是職官令錄與郡守四者爲國家棄材之委而仕不達者之所盤桓而無聊也夫以太守之重職官令錄之近於民而用棄材爲使不達者盤桓於其職此豈先王所使人不倦之意歟嗟夫蓋亦有不得已也居今之勢何以使天下之士各安其分而無輕於小官何以使此四者流徙不倦而無不自聊賴之意其悉書于篇

問古者師出受成於學兵固學者之所宜知也今關中之事又諸君之所親履而目見者昔者六國之世秦

盡有今關中之地。地不加廣也。而東備齊。南備楚。近則備韓魏。遠則備燕趙。有敵國之憂。而無中原之助。然而當是時也。攘却西戎。至千餘里。今也天下爲一。獨以關中之地。西備羌戎。三方無敵國之憂。而又內引百郡以爲助。惴惴焉自固之。不暇以百倍之勢。而無昔人分毫之功。此不可不論也。古之爲兵者。戎其地則用其地之民。戰其野則食其野之粟。守其國則乘其國之馬。是以外被兵而內不知此。所以百戰而不殆也。今則不然。戎邊用東北之人。糴糧用內郡之錢。騎戰用西羌之馬。是以一郡用兵。而百郡騷然。此又不可不論也。昔者衛爲狄所滅。齊桓公以車三十乘。封文公於楚丘。及其末年。至三百乘。故其詩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騶牝三千。」以爲資之四夷。則衛之所近者。莫若狄。當是時也。狄與衛爲仇讎。其勢必不以馬與衛。然則衛獨以何術而能致馬如此之多邪。今欲使被兵之郡。自用其民。自食其粟。自乘其馬。而不得其術。故願聞其詳。

問：三代之祭禮。其存者幾希矣。其全固不可以一日而復。然今天下郡縣。通祀社稷。孔子景伯。雨師與凡山川。古聖賢之廟。此其禮尤急而不可闕者也。武王伐商。師渡盟津。有宗廟。有將舟。將舟社主在焉。則是社稷有主也。古者師行。載遷廟之主。無遷廟。則以幣玉爲廟。不可一日虛主也。一日虛主。猶不可。若無主而爲廟。可乎。是凡廟皆當有主也。今郡縣所祭。未嘗有主。而皆有土木之像。夫像安出哉。古者祭莫不有尸。詩有「靈星之尸」。一則祭無所不用尸也。祭而不用尸者。是始死之奠也。不然。則是祭殤也。今也舉不用尸。則如勿祭而已矣。儒者治禮。至其變。尤謹嚴而詳。今之變。主爲像。與祭而無尸者。果誰始也。古者坐於席。故籩豆之長短。簠簋之高下。適與人均。今土木之像。既已巍然於上。而列器皿於地。使鬼神不享。則不可知。若其享之。則是俯伏匍匐而就也。鬼神不能諄諄與人接也。故使尸啜立之。今也無尸。而受胙於虛位。不亦鄙野可笑矣。夫今欲使廟皆有主。祭皆有尸。不知何道而可。願從諸君講求其遺制。合於古。而便於今者。

問：易之爲書。要以不可爲必然。可指之論也。其始有畫而無文。後世聖人始爲之詞。蓋亦微見其端。而其或

爲仁，或爲義，或小，或大，則付之後世學者之分。然世益久遠，則學者或入於邪說。故凡孔子之所爲贊易者，特以防閑其邪說，使之從橫旁午，要不失正，而非以爲必然可指之論也。是故其用意廣，而其詞約，竊嘗深觀之，孔子蓋有因爻詞而申言之，若無所損益於其詞之義者甚衆。比之「初六有孚」，比之「無咎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象曰：「比之初六，有它吉也。」小畜之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損之六四，「損其疾，使過有喜」，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大有之上九，「自天祐之吉，無不利」，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夫既已言之矣，而孔子又申言之，使無所損益於其詞之義，則孔子固多言也。乃孔子則有不勝言者，故願與諸君論之。問古之爲爵賞，所以待有功也，以爲有功而後爵，天下必有遺善，是故有無功而爵者，六德六行，以興賢人是也。古之爲刑罰，所以待有罪也，以爲有罪而後罰，則天下必有遺惡，是故有無罪而罰者，行僞而堅，言僞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是也。夫人之難知，自堯舜病之，惟幸其有功，故有以爲賞之名，「惟因其有罪，故有以爲罰之狀，而天下不爭，今使無功之人，名之以某德而爵之，無罪之人，狀之以某惡而誅之，則天下不知其所從，而上亦將眩亂而喪其所守，然則古之人將何以處此？」歟？方今法令明具，政若畫一，然猶有冒昧以僥倖，巧詆以出入者，又况無功而賞，無罪而罰歟？古之人將必有以處此也。」

問聖人之言，各有方也。苟爲不達，執其一方，而輒以爲常，則天下之惑者，不可以勝原矣。昔者孔子以爲「喪欲速貧，死欲速朽」，而有子以爲非君子之言，乃孔子則有所由發也。善乎有子之知孔子也。語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易曰：「觀盥而不薦。」語曰：「吾豈匏瓜也哉？安能繫而不食。」易曰：「以杞匏瓜，有隕自天。」是二者其言則同，而之所以言者，可得爲同歟？王弼之於易，可以爲深矣，然因其言之適同，遂以爲訓，使學者不得不惑，亦不可不辨。

問古之作，苟非聖人，皆有所偏，徇其偏則已流，廢其長則已苛，二者皆非所謂善學也。君子以其身之正，



知人之不正；以入之不正，知其身之有所未正也。既以正人，又反以正己，此所以寡過而成名也。昔者韓子論荀揚之疵，而韓子之疵，有甚於荀揚；荀卿譏六子之蔽，而荀卿之蔽，不下於六子；班固之論子長也，以爲是非謬於聖人；而范曄之論班固也，以爲目見毫毛，而不見睫。自今而觀之，不知范氏之書，其果逃於目睫之論也歟？其未也？而莫或正之。故願聞數子之得失非務，以相高而求勝。蓋亦樂夫儒者之以道相正也。

### 永興軍秋試舉人策問一首

問：昔漢受天下於秦，因秦之制，而不害爲漢；唐受天下於隋，因隋之制，而不害爲唐；漢之與秦，唐之與隋，其治亂安危，至相遠也。然而卒無所改易，又况於積安久治，其道固不事變也。世之君子，以爲善人爲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病其說之不效，急於有功，而歸咎於法制，是以頻年遣使，冠蓋相望於道，以求民之所患，苦罷去茶禁，歸之於民，不以刑獄委任武吏。至於考功取士，皆有所損益，行之數年，卒未見其成，而紛紜之議，爭以爲不便。嗟乎！此特其小者耳。事之可變，將復有大於此者。今欲盡易天下之驕卒，以爲府兵，盡驅天下之異教，以爲齊民，盡覈天下之惰吏，以爲考課，盡率天下之游士，以爲農桑，其爲拂世厲俗，非特如今之所行也。行其小者，且不能辦，則其大者，又安敢議？然則是終不可變歟？將變之，不得其術歟？將已得其術，而紛紜之議，不足卹歟？無乃其道可變，而不在其迹歟？所謂勝殘去殺者，其卒無效歟？願條其說。

### 國學秋試策問二首

問：所貴乎學士大夫者，以其通古今而考成敗也。昔之人嘗有以是成者，我必襲之；嘗有以是敗者，我必反之。如是其可乎？昔之爲人君者，患不能勤，然而或勤以治，亦或以亂。文王之日是，漢宣之厲精，始皇之程書，隋文

之傳餐，其爲勤一也。昔之爲人君者，患不能斷；然而或斷以興，亦或以衰。晉武之平吳，憲宗之征蔡，符堅之南伐，宋文之北侵，其爲斷一也。昔之爲人君者，患不信其臣，然而或信以安，亦或以危。秦穆之於孟明，漢昭之於霍光，燕噲之於子之，德宗之於盧杞，其爲信一也。此三者，皆人君之所難，有志之士所常咨嗟慕望，曠世而不獲者也。然考此數君者，治亂興衰安危之效，相反如此，豈可不求其故歟？夫貪慕其成功而爲之，與懲其敗而不爲，此二者皆過也。學者將何取焉？按其已然之迹而誡之也易，推其未然之理而辨之也難。是以未及見其成功，則文王之勤，無以異於始皇；而方其未敗也，符堅之斷，與晉武何辨？請舉此數君者得失之源，所以相反之故，將詳觀焉。

問：古者以民之多寡爲國之貧富。故管仲以陰謀傾魯梁之民，而商鞅亦招三晉之人，以并諸侯。當周之盛時，其民物之數，登於王府者，蓋拜而受之。自漢以來，丁口之蕃息，與倉廩府庫之盛，莫如隋。其貢賦輸籍之法，必有可觀者。然學者以其得天下不以道，又不過再世而亡，是以鄙之，而無傳焉。孔子曰：「不以人廢言。」而况可以廢一代之良法乎？文帝之初，有戶三百六十餘萬，平陳所得，又五十萬，至大業之始，不及二十年，而增至八百九十餘萬者，何也？方是時，布帛之積，至於無所容資，儲之在天下者，至不可勝數。及其敗亡塗地，而洛口諸倉，猶足以致百萬之衆。其法豈可少哉？國家承平百年，戶口之衆，有過於隋，然以今之法觀之，特便於徭役而已。國之貧富何與焉？非徒無益於富，又且以多爲患。生之者寡，食之者衆，是以公私枵然，而百弊並生。夫立法創制，將以遠迹三代，而曾隋氏之不及，此豈可不論其故哉？

試館職策題三首

問：傳曰：「秦失之強，周失之弱。」昔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至其後世有寢微之憂。太公治齊，舉賢而上功，而其末流亦有爭奪之禍。夫親親而尊尊，舉賢而上功，三代之所共也。而齊魯行之，皆不免於衰亂。其故何哉？國

家承平百年，六聖相授，爲治不同，同歸于仁。今朝廷欲師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舉其職，或至於踰欲法神考之勵精，而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流入於刻。夫使忠厚而不踰，勵精而不刻，亦必有道矣。昔漢文寬仁長者，至於朝廷之間，取言人過，而不聞其有怠發不舉之病，宣帝綜核名實，至於文理之士，咸精其能，而不聞其有督責過甚之失。何脩何營，可以及此。願深明所以然之故，而條具所當行之事，悉著於篇，以備採擇。

問古之君子，見禮而知俗，聞樂而知政，於以論興亡之先後，考古以詔今。蓋學士大夫之職，而人主與羣臣之所欲聞也。諸借漢而論之，西漢十二世，而有道之君六，雖成哀失德，禍不及民，宜其立國之勢，彊固不拔，而王莽以斗筭穿窬之才，談笑而取之。東漢自安順以降，日趨於衰亂，而桓靈之虐，甚於三季。其勢宜易動，而董卓袁皆以絕人之姿，欲取而不敢。曹操功蓋天下，其才百倍王莽，盡其智力，終身莫能得。夫治亂相絕，而安危之效，相反如此。願考其政，察其俗，悉陳其所以然者。

問國家及閑暇無事時，闢三館以儲士。既命丞弼之臣，各舉其所知，又詔有司發策而訪焉，非獨以觀于大夫之能，抑欲聞天下之要務，決當今之滯論也。官冗之弊久矣，而近歲尤甚。文武之吏，待次於都下者，幾數千人。坐視而不救歟？則下有食貧失職之歎，裁損入流，減削任子，以救之歟？則上有傷恩失士之憂。河朔之民，不安其居久矣，一遇水旱，則扶老攜幼，轉徙而南下，令而禁之歟？則民違死而趨生，今必不行。聽其南而不禁歟？則河朔漸空，而流民聚於南方，有足憂者。河自近歲屢決而西，聽其西而不塞歟？則汎濫千里，農民失業，塞而歸之，故道歟？則水未必聽，或至於齧壞都邑。此三者皆安危之所係，利害相持而未決者也。子大夫講之熟矣，願聞其說。

### 省試策問三首

問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君子之至於斯也，亦可謂用力省而

成功博矣。陛下嗣位於今四年，未言而民信之，無爲而天助之，雖羣臣有司，不足以識知盛德之所在；然竊意其萬一殆專以仁孝禮義好生納諫治天下也。子大夫生於此時，而又以德行道藝賓興於廷，將必有意於孟子之言「正君而國定」。願聞所謂一言而興邦，修身而天下服者。夫堯舜尚矣，學者無所復議。自漢以來，道德純備，未有如文帝者也。今考其行事，而可疑者三：上林令吏之不才，而虎圍番夫才之過人者也。才者見而不錄，不才者置而不問，則事之不廢壞者有幾？然則兵偃刑措，何從而致之？南越不臣，寵以使者，吳王不朝，賜以几杖，此與唐之陵夷，藩鎮自立，以邀旄鉞者何異？不幾於姑息苟簡之政歟？傳曰：「三王臣主俱賢，五霸不及其臣。」文帝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既見不如也。文帝豈霸者歟？帝自以爲不如，而魏文帝乃以爲過之，此又何也？抑過之爲賢歟？將自謂不如爲賢歟？漢文之所以爲文，殆以是三者，而可疑如此，故願與子大夫論之，以待上問而發焉。

問：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訓之。」文武之功，未有不以得人而成者也。仲尼旅人也，而門人可使南面，重耳亡公子也，而從者足以相國。漢之得人，盛於武宣，皆拔之芻牧之中，而表之公卿之上。世主不以爲疑，士大夫不以爲嫌者，風俗厚而論議正也。宋蔡廓爲吏部尚書，黃散以下，皆得自用，而廓以爲薄己。今自宰相不得專選舉，一命以上，皆付之定法，此何道也？昔常袞當國，雖盡公守法，而賢愚同滯，天下譏之。及崔貽孫相，不及一年，除吏八百多，其親舊號稱得人。故建中之政，幾同正觀。夫使宰相守法如常袞，則不免於賢愚同滯之譏；用人如貽孫，則必有威福下移之謗。欲望得人於微陋之中，而成功於繩墨之外，豈不難哉？子大夫學優而求用者也，當何施於今，而免於斯二者？願極言之。

問：歷觀前世，天下初定，民始休息，下既厭亂而思靜，上亦虛心而無作。是以公私富溢，利罰清省，及其久安無變，則夸者喜名，智者貪功，生事以爲樂，無病而自灸，則天下騷然，財屈力殫，而民始病矣。自漢以來，鮮不由此。漢初置郡，不過六十，而文景之化，幾致刑措。及唐中葉，列三百州爲千四百縣，而政益荒，是時宿兵八十餘萬，民

去爲商賈，度爲佛老，雜入科役，率常十五。天下常以勞苦之人三，奉坐待衣食之人七，流弊之極。至元和、中，乃命段平仲、韋貫之、許孟容、李絳，一切蠲減，凡省冗官八百員，吏千四百員，民以少紓，而上下相安，無刻核之怨。今朝廷無事，百有餘年，雖六聖相授，求治如不及，而吏惰民勞，蓋不勝弊。今者驕兵冗官之費，宗室貴戚之奉，邊鄙將吏之給，蓋十倍於往日矣。安視而不卹歟？則有民窮無告之憂，以義而裁之歟？則有拂逆人情之患。夫元和之世，彼四子者，何獨能之？子大夫雖未仕其詳，有所不知，而救此之道，當講其要，願悉著於篇。

### 省試宗室策問一首

問：昔周之盛時，其卿士皆周召毛原，非王之伯叔父，則其子弟也。至兩漢間，平敞向世不乏人，而唐之宗室最近而易考。武略如道宗、孝恭，文章如白與賀者，不可以一二數，而以宰相進者，有九人焉。嗚呼！何其盛也！建隆以來，不以吏事責宗子，雖有文武異才，終身不試。先帝獨見遠覽，思義並用，增修教養之法，肇開選舉之路，蓋十有餘年矣。罷朝請而走郡縣，釋膏粱而治簿書者，固不爲少。然名字暴著，可以追配古人者，蓋未之見焉。意者謙畏慎默，而不自獻歟？將教養選舉之法，有所缺而未明歟？其悉著於篇，以俟採擇。

### 卷二十二 雜文二十一首

#### 明正一首（述于伋失官東歸）

世俗之患，患在悲樂不以其正，非不以其正，其所取以爲正者非也。請借子以明其正。子之失官，有爲子悲，如子之自悲者乎？有如子之父兄妻子之爲子悲者乎？子之所以悲者，感於得也；父兄妻子之所以悲者，感於愛也；惟不與（去）於己者，則不感，亦不悲。夫感則悲，不感則不悲，人宜以感者爲正歟，抑將以不感者爲正歟，以不

惑者爲正，則不悲者正也。然子亦有所樂者，曰：「吾之所以爲吾者，豈以是哉？雖失是，其所以爲吾者猶存，則吾猶可樂焉。己而不樂，又從而悲之，則亦不忍夫天下之凡愛我者之悲，而不釋夫天下之凡惡我者之喜也。」夫愛我而悲，惡我而喜，是知我之粗也。樂其所以爲吾者存，是自知之深也。人不以自知之深爲正，而以知我之粗者爲正，是得爲正也歟？故吾願爲子言其正，子將終身樂而不悲。詩云：「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雜說一首（送張琥）

曷嘗觀於富人之稼乎？其田美而多，其食足而有餘。其田美而多，則可以更休，而地力得完；其食足而有餘，則種之常不後時，而斂之常及其熟。故富人之稼常美，少稅而多實，久藏而不腐。今吾十口之家，而共百畝之田，寸寸而取之，日夜以望之，鋤耨銍艾，相尋於其上者，如魚鱗，而地力竭矣。種之常不及時，而斂之常不待其熟，此豈能復有美稼哉？古之人，其才非有以大過今之人也，其平居所以自養，而不敢輕用以待其成者，閔閔焉如嬰兒之望長也。弱者，養之以至於剛；虛者，養之以至於充；三十而後仕，五十而後爵，信於久屈之中，而用於至足之後，流於既溢之餘，而發於持滿之末。此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而今之君子所以不及也。吾少也有志於學，不幸而早得與吾子同年，吾子之得，亦不可謂不早也。吾今雖欲自以爲不足，而衆且妄推之矣。嗚呼！吾子其去此而務學也哉？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吾告子止於此矣。子歸過京師而問焉，有曰：轍子由者，吾弟也，其亦以是語之。

日喻一首

生而眇者不識日，問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狀如銅槃。」扣槃而得其聲；他日聞鍾，以爲日也。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燭。」捫燭而得其形；他日揣籥，以爲日也。日之與鍾籥亦遠矣，而眇者不知其異，以其未嘗見而

求之人也。道之難見也甚於日，而人之未達也，無以異於眇。達者告之，雖有巧譬善導，亦無以過於槃與燭也。自槃而之鍾，自燭而之鶯，轉而相之，豈有既乎？故世之言道者，或即其所見而名之，或莫之見而意之，皆求道之過也。然則道卒不可求歟？蘇子曰：「道可致而不可求。何謂致？孫武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孔子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莫之求而自至，斯以爲致也。歟？南方多沒人，日與水居也；七歲而能涉，十歲而能浮，十五而能沒矣。夫沒者豈苟然哉？必將有得於水之道者。日與水居，則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識水，則雖壯，見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問於沒人，而求其所以沒，以其言試之，河未有不溺者也。故凡不學而務求道，皆北方之學沒者也。」昔者以聲律取士，士雜學而不志於道；今者以經術取士，士求道而不務學。渤海吳君彥律，有志於學者也，方求舉於禮部，作日喻以告之。

### 問養生一首

余問養生於吳子，得二言焉。曰：和，曰安。何謂和？曰：「子不見天地之爲寒暑乎？寒暑之極，至於折膠流金，而物不以爲病，其變者微也。寒暑之變，晝與日俱逝，夜與月並馳，俯仰之間，屢變而入。不知者，微之至，和之極也。使此二極者，相尋而狎至，則人之死久矣。」何謂安？曰：「吾嘗自牢山浮海，達於淮，遇大風焉。舟中之人，如附於楫，棹而與之上下，如蹈車輪而行，反逆眩亂不可止，而吾飲食起居如他日。吾非有異術也。惟莫與之爭，而聽其所爲，故凡病我者，舉非物也。食中有蛆，人之見者必嘔也；其不見而食者，未嘗嘔也。請察其所從生，論入珍者必嘔，言糞穢者必唾；二者未嘗與我接也，唾與嘔何從生哉？果生於物乎？果生於我乎？知其生於我也，則雖與之接而不變，安之至也。安則物之感我者輕，和則我之應物者順，外輕內順，而生理備矣。」吳子，古之靜者也，其觀於物也審矣，是以私識其言而時省觀焉。

怪石供一首

禹貢「青州有鈔松怪石。」解者曰：「怪石，石似玉者。」今齊安江上，往往得美石，與玉無辨，多紅黃白色，其文如人指上螺，精明可愛。雖巧者以意繪畫，有不能及。豈古所謂怪石者耶？凡物之醜好，生於相形，吾未知其果安在也。使世間石皆若此，則今之凡石，覆爲怪矣。海外有形語之國，口不能言，而相喻以形，其以形語也，捷於口。使吾爲之，不已難乎？故夫天機之動，忽焉而成，而人真以爲巧也。雖然，自禹以來，怪之矣。齊安小兒，浴於江，時有得之者，戲以餅餌易之。旣久，得二百九十有八枚。大者兼寸，小者如棗栗、菱芡，其一如虎豹首，有口鼻眼，處以爲羣石之長。又得古銅盆一枚，以盛石，挹水注之，粲然。而廬山歸宗佛印禪師，適有使至，遂以爲供。禪師嘗以道眼觀一切世間，混淪空洞，了無一物。雖夜光尺璧，與瓦礫等，而况此石？雖然，願受此供，灌以墨池水，強爲一笑。使自今以往，山僧野人，欲供禪師，而力不能辦衣服飲食臥具者，皆得以淨水注石爲供，蓋自蘇子瞻始。時元豐五年五月，黃州東坡雪堂書。

後怪石供一首

蘇子旣以怪石供佛印，佛印以其言刻諸石。蘇子聞而笑曰：「是安所從來哉？子以餅易諸小兒者也。以可食易無用，予旣足笑矣。彼又從而刻之。今以餅供佛印，佛印必不刻也。石與餅何異？」參寥子曰：「然，供者，幻也；受者，亦幻也。刻其言者，亦幻也。夫幻何適而不可？」舉手而示蘇子曰：「拱此而揖，人人莫不喜，戟此而置，人人莫不怒，同是手也，而喜怒異，世未有非之者也。子誠知拱戟之皆幻，則喜雖存而根亡，刻與不刻，無不可者。」蘇子大笑曰：「子欲之耶？」乃亦以供之。凡二百五十并二石槃云。



# 書劉庭式事一首

予昔爲密州，殿中丞劉庭式爲通判，庭式齊人也。而子由爲齊州掌書記，得其鄉閭之言，以告予曰：「庭式通禮學究，未及第時，議娶其鄉人之女，既約而未納幣也。庭式及第，其女以疾，兩目皆盲，女家躬耕貧甚，不敢復言。或勸納其幼女，庭式笑曰：『吾心已許之矣。雖盲，豈負吾初心哉？』卒娶盲女，與之偕老。『盲女死於密，庭式喪之逾年，而哀不衰，不肯復娶，予偶問之，哀生於愛，愛生於色，子娶盲女，與之偕老，義也；愛從何生，哀從何出乎？』庭式曰：『吾知喪吾妻而已，有目亦吾妻也，無目亦吾妻也；吾若緣色而生愛，緣愛而生哀，色衰愛弛，吾哀亦忘，則凡揚袂倚市，目挑而心招者，皆可以爲妻也耶？』予深感其言曰：『子功名富貴人也。』或笑予言之過，予曰：『不然，昔羊叔子娶夏侯霸女，霸叛入蜀，親友皆告絕，而叔子獨安其室，恩禮有加焉，君子是以知叔子之貴也。其後卒爲晉元臣，今庭式亦庶幾焉，若不貴，必且得道。』一時坐客皆憮然不信也。昨日有人自廬山來云：「庭式今在山中，監太平觀，面目弈弈有紫光，步上下峻坂，往復六十里如飛，絕粒不食，已數年矣。」此豈無得而然哉？聞之喜甚，自以吾言之不妄也，乃書以寄密人趙杲卿。杲卿與庭式善，且皆嘗聞余言者。庭式字得之，今爲朝請郎，杲卿字明叔，鄉貢進士，亦有行義。元豐六年七月十六日，東坡居士書。

# 書狄武襄事一首

狄武襄公者，本農家子。年十六時，其兄素與里人失其姓名號鐵羅漢者，鬪於水濱。至溺，救之。保伍方縛素，公適餉田，見之曰：「殺羅漢者我也。」入皆釋素而縛公，公曰：「我不逃死，然待我救羅漢，庶幾復活。若決死者，縛我未晚也。」衆從之。公默祝曰：「我若貴，羅漢當蘇。」乃舉其尸，出水數斗而活。其後人無知者。公薨，其子諮

詠護喪歸葬。西河父老爲言此。元祐元年十二月五日，與詠同館北客，夜話及之。眉山蘇軾記。

書孟德傳後一首

子由書孟德事，見寄余。既聞而異之，以爲虎畏不懼已者，其理似可信；然世未有見虎而不懼者，則斯言之有無，終無所試之。然曩余聞忠萬雲安多虎，有婦人晝日置二小兒沙上，而浣衣於水者，虎自山上馳來，婦人蒼皇沉水避之。二小兒戲沙上，自若，虎熟視久之，至以首舐觸，庶幾其一懼，而兒癡竟不知怪，虎亦卒去。意虎之食人，必先被之以威，而不懼之人，威無所從施歟？世言虎不食醉人，必坐守之，以俟其醒；非俟其醒，俟其懼也。有人夜自外歸，見有物蹲其門，以爲猪狗類也，以杖擊之，卽逸去。至山下月明處，則虎也。是人非有以勝虎，而氣已蓋之矣。使人之不懼，皆如嬰兒醉人，與其未及知之時，則虎畏之，無足怪者。故書其末，以信子由之說。

書六一居士傳後一首

蘇子曰：「居士可謂有道者也。」或曰：「居士非有道者也；有道者，無所挾而安。居士之於五物，捐世俗之所爭，而捨其所棄者也。烏得爲有道乎？」蘇子曰：「不然。挾五物而後安者，惑也；釋五物而後安者，又惑也。且物未始能累人也，軒裳圭組，且不能爲累，而况此五物乎？物之所以能累人者，以吾有之也；吾與物俱不得已，而受形於天地之間，其孰能有之？而或者以爲己有，得之則喜，喪之則悲。今居士自謂六一，是其身均與五物爲一也。不知其有物耶？物有之也？居士與物，均爲不能有其孰能置得喪於其間？故曰：『居士可謂有道者也。』雖然，自一觀五，居士猶可見也；與五爲六，居士不可見也。居士殆將隱矣！」

書瑯琊篆後一首

秦始皇帝二十六年，初并天下，二十八年，親巡東方海上，登瑯琊臺，觀日出，樂之忘歸。徙黔首三萬家臺下，刻石頌秦德焉。二世元年，復刻詔書其旁，今頌詩亡矣。其從臣姓名僅有存者，而二世詔書具在。自始皇帝二十八年，歲在壬午，至今熙寧九年丙辰，凡千二百九十五年。而蜀人蘇軾來守高密，得舊紙本於民間。比今所見，猶爲完好，知其存者，磨滅無日矣。而廬江文勛，適以事至密，勛好古，善篆，得李斯用筆意，乃摹諸石，置之超然臺上。夫秦雖無道，然所立有絕人者，文字之工，世亦莫及，皆不可廢。後有君子，得以覽觀焉。正月七日甲子記。

### 書鮮于子駿楚詞後一首

鮮于子駿作楚詞九誦以示軾，軾議之茫然而思，喟然而歎。曰：「嗟乎！此聲之不作也久矣！雖欲作之，而聽者誰乎？譬之於樂，變亂之極，而至於今，凡世俗之所用，皆夷聲夷器也。求所謂鄭衛者，且不可得，而况於雅音乎？學者方欲陳六代之物，弦匏三百五篇，藜然如夏釜竈，撞籬盎，未有不坐睡竊笑者也。好之而欲學者，無其師，知之而欲傳者，無其徒，可不悲哉！今子駿獨行吟坐思，寤寐於千載之上，追古屈原宋玉，反其人於冥冥，續微學之將墜，可謂至矣！而覽者不知其貴，蓋亦無足怪者。彼必嘗從事於此，而後知其難且工，其不學者，以爲苟然而已。」元豐元年四月九日，趙郡蘇軾書。

### 書遊湯泉詩後一首

余之所聞湯泉七，其五則今三子之所遊，與秦君之賦。所謂匡廬汝水尉氏驪山，其二則余之所見，鳳翔之駱谷，與渝州之陳氏山居也。皆棄於窮山之中，山僧野人之所浴，麋鹿猿猴之所飲，惟驪山當往來之衝，華堂玉甃，獨爲勝絕。然坐明皇之累，爲楊李祿山所污，使口舌之士，援筆唾罵，以爲亡國之餘辱，莫大焉。今惠濟之泉，獨

爲三子者，咏歎如此，豈非所寄僻遠，不爲當塗者所恩，而後得爲高人逸士，與世異趣者之所樂乎？或曰：「明皇之累，楊李祿山之汙，泉豈知惡之？然則幽遠僻陋之歎，亦非泉之所病也。泉固無知於榮辱，特以人意推之，可以爲抱器適用，而不擇所處者之戒。」

書歐陽公黃牛廟詩後一首

右歐陽文忠公爲峽州夷陵令，日所作黃牛廟詩也。軾嘗聞之於公：「子昔以西京留守推官，爲館閣較勘，時同年丁寶臣元珍適來京師，夢與子同舟沂江，入一廟中拜謁堂下。子班元珍下，元珍固辭，子不可。方拜時，神像爲起，鞠躬堂下，且使人邀子上。耳語久之，元珍私念：神亦如世俗待館閣，乃爾異禮耶？既出門，見一馬隻耳，覺而語子，固莫識也。不數日，元珍除峽州判官，已而余亦貶夷陵令，日與元珍處，不復記前夢矣。一日與元珍沂峽，謁黃牛廟，入門惘然，皆夢中所見。子爲縣令，固班元珍下，而門外鑄石馬爲缺一耳，相視大驚，乃留詩廟中，有「石馬未繫祠門」之句，蓋私識其事也。」元豐五年，軾謫居黃州，宜都令朱君嗣先見過，因語峽中山水，偶及之。朱君請書其事與詩，當刻石於廟，使人知進退出處，皆非人力。如石馬一耳，何與公事，而亦前定，况其大者！公旣爲神所禮，而猶謂之淫祀，以見其直氣不阿如此，感其言有味，故爲錄之。正月二日，眉山蘇軾書。

書蒲永昇畫後一首

古今畫水多作平遠細皴，其善者不過能爲波頭起伏，使人至以手捫之，謂有窪隆，以爲至妙矣。然其品格，特與印板水紙爭工拙於毫釐間耳。唐廣明中，處士孫位始出新意，畫奔湍巨浪，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盡水之變，號稱神逸。其後蜀人黃筌、孫知微，皆得其筆法。始知微欲於大慈寺壽寧院壁作胡灘水石四堵，營度經歲，終

不肯下筆。一日倉皇入寺，索筆墨甚急，奮袂如風，須臾而成。作輪瀉跳感之勢，洶洶欲崩屋也。知微既死，筆法中絕五十餘年，近歲成都人蒲永昇，嗜酒放浪，性與畫會，始作活水，得二孫本意。自黃居寀兄弟，李懷素之流，皆不及也。王公富人，或以勢力使之，永昇輒嘻笑捨去。遇其欲畫，不擇貴賤，頃刻而成。嘗與余臨壽寧院水，作二十四幅，每夏日掛之高堂素壁，即陰風襲人，毛髮爲立。永昇今老矣，畫亦難得，而世之識真者亦少。如往時董羽，近日常州戚氏畫水，世或傳寶之。如董咸之流，可謂死水，未可與永昇同年而語也。元豐三年十二月十八日夜，黃州臨臯亭西齋戲書。

### 書樂毅論後一首

魏氏春秋云：「夏侯玄著樂毅張良及本無肉刑論，辭旨通遠傳於世。」然以余觀之，燕師之伐齊，猶未及桓文之舉也，而以爲幾湯武，豈不過甚矣乎！初玄好老莊道德之言，與何晏等皆有盛名。然卒陷曹爽黨中，玄亦不免李豐之禍。晏目玄以易之所謂深者，而玄目晏以神及其過禍深，與神皆安在乎？羣兒妄作名字，自相刻畫，類皆如此，可以發千載之一笑。

### 書韓魏公黃州詩後一首

黃州山水清遠，土風厚善，其民寡求而不爭，其士靜而文，朴而不陋；雖閭巷小民，知尊愛賢者。曰：「吾州雖遠小，然王元之韓魏公嘗辱居焉。」以詩於四方之人。元之自黃遷蘄州，沒於蘄，然世之稱元之者，必曰黃州，而黃人亦曰「吾元之也。」魏公去黃四十餘年，於思之不忘，至以爲詩。夫賢人君子，天之所以遺斯民，天下之所共有，而黃人獨私以爲寵，豈來尊德樂道，獨異於他邦也歟！抑二公與此州之人，有宿昔之契，不可知也。元之爲

郡守，有德於民，民懷之不忘也。固宜。魏公以家艱，從其兄居耳。民何自知之？詩云：「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金錫圭璧之所在，瓦石草木，被其光澤矣，何必施於用？奉議郎孫賁公，素黃人也，而客於公，公知之深，蓋所謂教授書記者也。而軾亦公之門人，謫居於黃五年，治東坡築雪堂，蓋將老焉，則亦黃人也。於是相與募公之詩而刻之石，以爲黃人無窮之思。而吾二人者，亦庶幾託此以不忘乎？元豐七年十月二十六日，汝州團練副使蘇軾記。

### 書李伯時山莊圖後一首

或曰：「龍眠居士作山莊圖，使後來入山者，信足而行，自得道路，如見所夢，如悟前世，見山中泉石草木，不問而知其名；遇山中漁樵隱逸，不名而識其人。此豈強記不忘者乎？」曰：「非也。畫日者常疑餅，非忘日也；醉中不以鼻飲，夢中不以趾捉，天機之所合，不強而自記也。居士之在山也，不留於一物，故其神與萬物交，其智與百工通。雖然，有道有藝，有道而不藝，則物雖形於心，不形於手。吾嘗見居士作華嚴相，皆以意造，而與佛合。佛菩薩言之，居士畫之，若出一人，况自畫其所見者乎？」

### 書唐氏六家書後一首

永禪師書，骨氣深穩，體兼衆妙，精能之至，反造疎淡。如觀陶彭澤詩，初若散緩不收，反覆不已，乃識其奇趣。今法帖中有云：「不具釋智永白者，誤收在逸少部中，然亦非禪師書也。」云謹此代申，此乃唐末五代流俗之語耳。而書亦不工。歐陽率更書，妍緊拔羣，尤工於小楷，高麗遣使購其書，高祖歎曰：「彼觀其書，以爲魁梧奇偉人也。」此非知書者，凡書象其爲人，率更貌塞寢，敏悟絕人。今觀其書，勁嶮刻厲，正稱其貌耳。褚河南書，清遠蕭散，微

雜隸體古之論書者兼論其平生苟非其人雖工不貴也河南固忠臣但有譖殺劉洎一事使人怏怏然余嘗攷其實恐劉洎末年褊忿實有伊霍之語非譖也若不然而馬周明其無此語太宗獨誅洎而不問周何哉此殆天后朝許李所誣而史官不能辨也張長史草書頽然天放略有點畫處而意態自足號稱神逸今世稱善草書者或不能真行此大妄也真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也今長安猶有長史真書郎官石柱記作字簡遠如晉宋間人顏魯公書雄秀獨出一變古法如杜子美詩格力天縱奄有漢魏晉宋以來風流後之作者殆難復措手柳少師書本出於顏而能自出新意一字百金非虛語也其言「心正則筆正」者非獨諷諫理固然也世之小人書字雖工而其神情終有睚眦側媚之態不知人情隨想而見如韓子所謂竊斧者乎抑真爾也然至使人見其書而猶憎之則其人可知矣余謫居黃州唐林夫自湖口以書遺余云「吾家有此六人書予爲我略評之」而書其後林夫之書過我遠矣而反求於予何哉此又未可曉也元豐四年五月十一日眉山蘇軾書

### 書篆髓後一首

樂陽鄭惇方字希道作篆髓六卷字義一篇凡古今字說班楊賈許二李二徐之學其精者皆在間有未盡傳以新意然皆有所考本不用意斷曲說其疑者蓋闕焉凡學術之邪正視其爲人鄭君信厚君子也其言宜可信余嘗論學者之有說文如醫之有本草雖草木金石各有本性而醫者用之所配不同則寒溫補瀉之效隨用各別而自漢以來學者多以一字考經字同義異皆欲一之彫刻采繪必成其說是以六經不勝異說而學者疑焉孔子曰「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則聞爲小人而詩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則聞爲君子又曰「君子周而不比」則比爲惡而易曰「地上有水比以建萬國親諸侯」則比爲善

有子曰：「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則所謂和者，同而已矣；而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若此者多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比以八字成文，然猶不可一曰：「言各有當也。」而况欲以一字一之耶？余愛鄭君之學簡而通，故私附其後。

### 書吳道子畫後

知者創物，能者述焉，非一人而成也。君子之於學，百工之於技，自三代歷漢至唐而備矣。故詩至於杜子美，文至於韓退之，書至於顏魯公，畫至於吳道子，而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畢矣。道子畫人物，如以燈取影，逆來順往，旁見側出，橫斜平直，各相乘除，得自然之數，不差毫末，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所謂遊刃餘地，運斤成風，著古今一人而已。余於他畫，或不能必其主名，至於道子，望而知其真偽也。然世罕有真者，如史全叔所藏平生畫一二見而已。元豐八年十一月七日書。

### 書朱象先畫後一首

松陵人朱君象先，能文而不求舉，善畫而不求售，曰：「文以達吾心，畫以適吾意而已。」昔閻立本始以文學進身，卒蒙畫師之恥，或者以是爲君病，余以謂不然。謝安石欲使王子敬書太極殿榜，以韋仲將事諷之。子敬曰：「仲將，魏之大臣，理必不爾。若然者，有以知魏德之不長也。」使立本如子敬之高，其誰敢以畫師使之？阮千里善彈琴，無貴賤長幼，皆爲彈，神氣冲和，不知向人所在。內兄潘岳使彈，終日達夜，無忤色。識者知其不可榮辱也，使立本如千里之達，其誰能以畫師辱之？今朱君無求於世，雖王公貴人，其何道使之？遇其解衣盤礴，雖余亦得攬攘其旁也。元祐五年九月十八日東坡居士書。



卷二十四 敍十五首

南行前集敍一首

夫昔之爲文者，非能爲之爲工，乃不能不爲之爲工也。山川之有雲，草木之有華實，充滿勃鬱，而見於外。夫雖欲無有，其可得耶？自少聞家君之論文，以爲古之聖人，有所不能自己而作者，故軾與弟轍爲文至多，而未嘗敢有作文之意。己亥之歲，侍行道楚，舟中無事，博奕飲酒，非所以爲閨門之歡。山川之秀美，風俗之朴陋，賢人君子之遺跡，與凡耳目之所接者，雜然有觸於中，而發於咏歎。蓋家君之作，與弟轍之文，皆在。凡一百篇，謂之南行集，將以識一時之事，爲他日之所尋繹，且以爲得於談笑之間，而非勉強所爲之文也。時十二月八日，江陵驛書。

送章子平詩敍一首

觀進士登科錄，自天聖初，訖於嘉祐之末，凡四千五百一十有七人。其貴且賢以名聞於世者，蓋不可勝數。數其上之三人，凡三十有九，而不至於公卿者五人而已。可謂盛矣。詩曰：「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我仁祖之於士也，亦然。較之以聲律，取之以糊名，而異人出焉。是何術哉？目之所閱，手之所歷，口之所及，其人未有不碩大光明秀傑者也。此豈人力乎？天相之也。天之相人，君莫大於以人遺之。其在位之三十五年，進士蓋十舉矣。而得吾子平以爲首。子平以文章之美，經術之富，政事之敏，守之以正，行之以謙，此功名富貴之所迫逐而不救者也。雖微舉首，其孰能加之？然且困躓而不信，十年於此矣。意者任重道遠，必老而後大成歟？不然，我仁祖之明，而天相之遺之人，以任其事，而豈徒然哉？熙寧三年冬，子平自右司諫直集賢院，出牧鄭州士大夫知其將用也，十月丁未，會於觀音之佛舍，相與賦詩以餞之。余於子平爲同年友，衆以爲宜爲此文也，故不得辭。

牡丹記敘一首

熙寧五年三月二十三日，余從太守沈公，觀花於吉祥寺僧守隣之圃。圃中花千本，其品以百數，酒酣樂作，州人大集，金縷綵籃，以獻於坐者，五十有三人。飲酒樂甚，素不飲者皆醉。自輿臺阜隸，皆插花以從，觀者數萬人。明日，公出所集牡丹記十卷，以示客。凡牡丹之見於傳記，與栽植接養剝治之方，古今詠歌詩賦，下至怪奇小說，皆在。余旣觀花之極盛，與州人共遊之樂，又得觀此書之精究博備，以爲三者皆可紀。而公又求余文，以冠於篇。蓋此花見重於世，三百餘年，窮妖極麗，以擅天下之觀美。而近歲尤復變態百出，務爲新奇，以追逐時好者，不可勝紀。此草木之智巧便佞者也。今公自耆老重德，而余又方養迂闊，舉世莫與爲比，則其於此書，無乃皆非其人乎？然鹿門子常怪宋廣平之爲人，意其鐵心石腸，而爲梅花賦，則清便豔發，得南朝徐庾體，今以余觀之，凡託於樵陋以眩世者，又豈足信哉？余雖非其人，強爲公紀之。公家書二萬卷，博覽強記，遇事成書，非獨牡丹也。

送杭州進士詩敘一首

右登彼公堂四章，章四句，太守陳公之詞也。蘇子曰：「士之求仕也，志於得也。仕而不志於得者，僞也。苟志於得，而不以其道，視時上下，而變其學，曰『吾期得而已矣。』則凡可以得者，無不爲也。而可乎？昔者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孔子善之，曰『招虞人以皮冠。』夫旌與皮冠，於義未有損益也。然且不可，而况使之棄其所學，而學非其道歟？熙寧五年，錢塘之士，貢於禮部者九人，十月乙酉，燕于中和堂，公作是詩以勉之，曰『流而不返者，水也；不以時遷者，松柏也；言水而及松柏，於其動者，欲其難進也；萬出不移者，山也；時飛時止者，鴻鴈也；言山而及鴻鴈，於其靜者，欲其及時也。公之於士也，可謂周矣。』詩曰『無言不圓，無德不報。』二三子何以報公乎？」

邵茂誠詩集敘一首

貴賤壽夭，天也。賢者必貴，仁者必壽，人之所欲也。人之所欲，適與天相值實難。譬如匠慶之山，而得成虛，豈可常也哉。因其適相值而貴之，以常然此人之所以多怨而不通也。至於文人，其窮也固宜，勞心以耗神，盛氣以忤物，未老而衰病，無惡而得罪，鮮不以文者。天人之相值既難，而人又自賊如此，雖欲不用得乎。茂誠諱迎，姓邵氏，與余同年登進士第，十有五年，而見之於吳興孫莘老之座上，出其詩數百篇，余讀之，彌月不厭。其文清和妙麗，如晉宋間人，而詩尤可愛。咀嚼有味，雜以江左唐人之風，其爲人篤學強記，恭儉孝友，而實穿法律，敏於史事。其狀若不勝衣，語言氣息僅屬。余固哀其任衆難，以瘁其身，且疑其將病也。踰年而茂誠卒。又明年，余過高郵，則其喪在焉。入哭之，敗幃瓦燈塵埃蕭然，爲之出涕太息。夫原憲之貧，顏回之短命，楊雄之無子，馮衍之不遇，皇甫士安之篤疾，彼遇其一，而人哀之至今。而茂誠兼之，豈非命也哉。余是以錄其文，哀而不怨，亦茂誠之意也。

錢塘勤上人詩集敘一首

昔翟公罷廷尉，賓客無一人至者。其後復用，賓客欲往，翟公大書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世以爲口實，然余嘗薄其爲人，以爲客則陋矣。而公之所以待客者，獨不爲小哉。故太子少師歐陽公好士，爲天下第一。士有一言中於道，不遠千里而求之，甚於士之求公。以故盡致天下豪俊，自庸衆人以顯於世者固多矣。然士之負公者，亦時有。蓋嘗慨然太息，以人之難知爲好士者之戒。意公之於士，自是少倦，而其退老於潁水之上，余往見之，則猶論士之賢者，唯恐其不聞於世也。至於負己者，則曰：「是罪在我，非其過。」翟公之客，負之於死生貴賤之間，而公之士，叛公於瞬息俄頃之際。翟公罪客而公罪己，與士益

厚，賢於古人遠矣！公不喜佛老，其徒有治詩書學仁義之說者，必引而進之。佛者惠勤，從公遊三十餘年，公常稱之爲聰明才智，有學問者。尤長於詩，公薨於汝陰，余哭之於其室，其後見之，語及於公，未嘗不涕泣也。勤固無求於世，而公又非有德於勤者，其所以涕泣不忘，豈爲利也哉？余然後益知勤之賢，使其得列於士大夫之間，而從事於功名，其不負公也審矣。熙寧七年，余自錢塘將赴高密，勤出其詩若干篇，求余文以傳於世。余以爲詩非待文而傳者也，若其爲人之大略，則非斯文莫之傳也。

晁君成詩集引

達賢者有後，張湯是也。張湯宜無後者也，無其實而竊其名者無後，楊雄是也。揚雄宜有後者也。達賢者有後，吾是以知蔽賢者之無後也。無其實而竊其名者無後，吾是以知其有其實而辭其名者之有後也。賢者民之所以生也，而蔽之是絕民也。名者古今之達尊也，重於富貴而竊之是欺天也。絕民欺天，其無後不亦宜乎？故曰：「達賢者與有其實而辭其名者皆有後。」吾常誦之云爾。乃者官於杭，杭之新城令晁君成諱端友者，君子人也。吾與之游三年，知其爲君子，而不知其能文與詩。而君亦未嘗有一語及此者。其後君旣歿於京師，其子補之出君之詩三百六十篇，讀之而驚曰：「嗟夫！詩之指雖微，然其美惡高下，猶有可以言傳而指見者。至於人之賢不肖，其深遠茫昧，難知蓋甚於詩。今吾向不能知君之能詩，則其所謂知君之爲君子者，果能盡知之乎？」君以進士得官，所至民安樂之，惟恐其去。然未嘗以一言求於人。凡從仕二十有三年，而後改官以沒。由此觀之，非獨吾不知舉世莫之知也。君之詩清厚靜深，如其爲人，而每篇輒出新意奇語，宜爲人所共愛。其勢非君深自覆匿，人必知之。而其子補之於文無所不能，博辯俊偉，絕人遠甚，將必顯於世。吾是以益知其有其實而辭其名者之必有後也。昔李郃爲漢中侯吏，和帝遣二使者微服入蜀，館於郃，郃以星知之。後三年，使者爲漢中守，而郃猶爲侯。

吏人莫知之者。其博而隱德之報，在其子固詩曰：「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 鳧繹先生詩集敘一首

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史之不闕文，與馬之不借人也，豈有損益於世也哉？然且識之，以爲世之君子長者，日以遠矣。後生不復見其流風遺俗，是以日趨於智巧便佞，而莫之止。是二者雖不足以損益，而君子長者之澤在焉。則孔子識之，而况其足以損益於世者乎？昔吾先君適京師，與卿士大夫遊，歸以語軾曰：「自今以往，文章其日工，而道將散矣。士慕遠而忽近，貴華而賤實，吾已見其兆矣。」以魯人鳧繹先生之詩文十餘篇示軾曰：「小子識之，後數十年，天下無復爲斯文者也。先生之詩文，皆有爲而作，精悍確苦，言必中當世之過。鑿鑿乎如五穀，必可以療飢，斷斷乎如藥石，必可以伐病。其遊談以爲高，枝詞以爲觀美者，先生無一言焉。」其後二十餘年，先君旣沒，而其言存。士之爲文者，莫不超然出於形器之表，微言高論，旣已鄙陋漢唐，而其反復論難，正言不諱，如先生之文者，世莫之貴矣。軾是以悲於孔子之言，而懷先君之遺訓，益求先生之文而得之於其子復，乃錄而藏之。先主諱太初，字醇之，姓顏氏，先師克公之四十七世孫云。

### 徐州鹿鳴燕賦詩敘一首

余聞之德行興賢，太高而不可考；射御選士，已卑而不足行；永惟三代以來，莫如吾宋之盛。始於鄉舉，率用韋平之一經，終於廷策，庶幾晁董之三道，眷此房心之野，實惟孝秀之淵。元豐元年，三郡之士，皆舉於徐，九月辛丑晦，會於黃樓，脩舊事也。庭實旅百，貢先前列之龜，工歌拜三，義取食野之鹿。是日也，天高氣清，水落石出，仰觀四山之唵嘽，俯聽二洪之怒號，眷焉願之，有足樂者。於是講廢禮，放鄭聲，部刺史勤駕，鄉先生在位，羣賢畢集，逸

民來會。以謂古者於旅也語，而君子會友以文，爰賦筆札，以侑樽俎。載色載笑，有同於泮水；一觴一詠，無愧於山陰；直禮義之遺風，而太平之盛節也。大夫庶士，不鄙謂余屬爲斯文，以舉是禮。余於嘉祐之末，以進士入官，偶儷之文，疇昔所上。楊雄雖悔於少作，鍾儀敢廢於南音。貽諸故人，必不我誚也。

王定國詩集敘一首

太史公論詩，以爲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以余觀之，是特識變風變雅耳。烏覩詩之正乎？昔先王之澤衰，然後變風發乎情，雖衰而未竭，是以猶止於禮義，以爲賢於無所止者而已。若夫發於情，止於忠孝者，其詩豈可同日而語哉？古今詩人衆矣，而杜子美爲首，豈非以其流落飢寒，終身不用，而一飯未嘗忘君也歟？今定國以余故，得罪貶海上三年，一子死，貶所一子死于家，定國亦病幾死。余意其怨我甚，不敢以書相聞。而定國歸至江西，以其嶺外所作詩數百首寄余，皆清平豐融，藹然有治世之音。其言與志，得道行者無異。幽憂憤歎之作，蓋亦有之矣。特恐死嶺外，而天子之恩不及報，以忝其父祖耳。孔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定國且不我怨，而肯怨天乎？余然後廢卷而歎，自恨其人之淺也。又念昔者定國過余於彭域，留十日，往返作詩，幾百餘篇。余苦其多，畏其敏，而服其工也。一日定國與顏復長道游泗水，登桓山，吹笛飲酒，乘月而歸。余亦置酒黃樓，上以待之，曰：「李太白死，世無此樂，三百年矣！」今余老，不復作詩，又以病止酒，閉門不出。門外數步，卽大江，經月不至江上，眊眊焉，真一老農夫也。而定國詩益工，飲酒不衰，所至窮山水之勝，不以厄窮衰老改其度。今而後余之所畏服於定國者，不獨其詩也。

聖散子敘一首

昔嘗覽千金方三建散云：「風冷、痰飲、癢癩、瘡癰，無所不治。」而孫思邈特爲著論，以謂此方用藥節度，不近人情。至於救急，其驗特異。乃知神物效靈，不拘常制。至理開感，智不能知。今僕所蓄聖散子，殆此類耶？自古論病，惟傷寒最爲危急，其表裏虛實，日數證候，應汗應下之類，差之毫釐，輒至不救。而用聖散子者，一切不問，凡陰陽二毒，男女相易，狀至危急者，連飲數劑，卽汗出氣通，飲食稍進，神宇完復，更不用諸藥，連服取差。其餘輕者，心額微汗，正爾無恙。藥性微熱，而陽毒發狂之類，服之卽覺清涼。此殆不可以常理詰也。若時疫流行，平旦於大釜中煮之，不問老少良賤，各服一大盞，卽時氣不入其門，平居無疾，能空腹一服，則飲食倍常，百疾不生。真濟世之具，衛家之寶也。其方不知所從出，得之於眉山人巢君毅。毅多學好方，祕惜此方，不傳其子。余苦求得之，謫居黃州。此年時疫，合此藥散之，所活不可勝數。巢初授余，約不傳人，指江水爲盟。余竊隘之，乃以傳斬水人龐君安。時安時以善醫聞於世，又善著書，欲以傳後，故以授之，亦使巢君之名與此方同不朽也。

### 田表聖奏議敘一首

故諫議大夫贈司徒田公表聖奏議十篇。嗚呼！田公古之遺直也，其盡言不諱，蓋自敵以下，受之有不能堪者。而况於人主乎？吾是以知二宗之聖也。自太平興國以來，至于咸平，可謂天下大治，千載一時矣。而田公之言，常若有不測之憂，近在朝夕者，何哉？古之君子，必憂治世而危明主。明主有絕人之資，而治世無可畏之防。夫有絕人之資，必輕其臣，無可畏之防，必易其民。此君子之所甚懼也。方漢文時，刑措不用，兵革不試，而賈誼之言曰：「天下有可長太息者，有可流涕者，有可痛哭者。」後世不以是少漢文，亦不以是甚賈誼。由此觀之，君子之遇治世而事明主，法當如是也。誼雖不遇，而其所言，略已施行，不幸早世，功烈不著於時。然誼嘗建言，使諸侯王子孫，各以次受分地，文帝未及用。歷孝景至武帝，而主父偃舉行之。漢室以安，今公之言，十未用五六也。安知來世

不有若偃者舉而行之歟。願廣其書於世，必有與公合者，此亦忠臣孝子之志也。

樂全先生文集敘一首

孔北海志大而論高，功烈不見于世，然英偉豪傑之氣，自爲一時所宗。其論盛孝章，鄙鴻豫書，慨然有烈士之風。諸葛孔明不以文章自名，而開物成務之姿，綜練名實之意，自見於言語。至出師表，簡而盡，直而不肆。大哉言乎！與伊訓、說命相表裏，非秦漢以來，以事君爲悅者所能至也。常恨二人之文，不見其全。今吾樂全先生張公安道，其庶幾乎嗚呼！士不以天下之重自任久矣，言語非不工也，政事文學非不敏且博也。然至於臨大事，鮮不忘其故，失其守者，其器小也。公爲布衣，則頽然已有公輔之望，自少出仕，至老而歸，未嘗以言徇物，以色假人。雖對人主，必同而後言，毀譽不動，得喪若一。真孔子所謂「大臣以道事君」者。世遠道散，雖志士仁人，或少貶以求用，公獨以邁往之氣，行正大之言，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上不求合於人主，故雖貴而不用，用而不盡；下不求合於士大夫，故悅公者寡，不悅者衆。然至言天下偉人，則必以公爲首。公盡性知命，體乎自然，而行乎不得已。非靳以文字名世者也。然自慶歷以來，訖元豐四十餘年，所與人主論天下事，見于章疏者多矣；或用或不，用而皆本於禮義，合於人情，是非有考於前，而成敗有驗於後；及其他詩文，皆清遠雄麗，讀者可以想見其爲人，信乎其有似於孔北海諸葛孔明也。軾年二十，以諸生見公成都，公一見，待以國士。今三十餘年，所以開發成就之者至矣。而軾終無所效尺寸於公者，獨求其文集，手校而家藏之；且論其大略，以待後世之君子。昔曾魯公嘗爲軾言：「公在人主前論大事，他人終日反覆，不能盡者，公必數言而決，粲然成文，皆可書而誦也。言雖不盡用，然慶歷以來，名臣爲人主所敬，莫如公者。」公今年八十一，杜門却掃，終日危坐，將與造物者游於無何有之鄉，言且不可得聞，而况其文乎？凡爲文若干卷，詩若干首。



# 范文正公文集敘一首

慶歷三年，軾始擿角入鄉校士，有自京師來者，以魯人石守道所作慶歷聖德詩示鄉先生。軾從旁竊觀，則能誦習其詞。問先生以所頌十一人者，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軾曰：「此天人也耶？則不敢知，若亦人耳，何爲其不可？」先生奇軾言，盡以告之，且曰：「韓范富歐陽，此四人者，人傑也。」時雖未盡了，則已私識之矣。嘉祐二年，始舉進士，至京師，則范公歿，既葬而墓碑出，讀之至流涕，曰：「吾得其爲人，蓋十有五年，而不一見其面，豈非命也歟？」是歲登第，始見知于歐陽公，因公以識韓富，皆以國士待軾，曰：「恨子不識范文正公。」其後三年，過許，始識公之仲子，今丞相堯夫；又六年，始見其叔彝叟，京師又十一年，遂與其季德孺同僚于徐，皆一見如舊，且以公遺藁見屬爲敘。又十三年，乃克爲之嗚呼！公之功德，蓋不待文而顯，其文亦不待敘而傳，然不敢詞者，自以八歲知敬愛公，今四十七年矣。彼三傑者，皆得從之遊，而公獨不識，以爲平生之恨。若獲挂名其文字中，以自託於門下士之末，豈非疇昔之願也哉！古之君子，如伊尹、太公、管仲、樂毅之流，其王霸之略，皆定於畎畝中，非仕而後學者也。淮陰侯見高帝於漢中，論劉項短長，畫取三秦，如指諸掌；及佐帝定天下，漢中之言，無一不酬者。諸葛孔明臥草廬中，與先主策曹操孫權，規取劉璋，因蜀之資以爭天下，終身不易其言，此豈口傳耳受，嘗試爲之而僥倖其或成者哉？公在天聖中，居太夫人憂，則已有憂天下致太平之意，故爲萬言書，以遺宰相，天下傳誦。至用爲將，擢爲執政，考其平生所爲，無出此書者。今其集二十卷，爲詩賦二百六十八，爲文一百六十五，其於仁義禮樂，忠信孝弟，蓋如飢渴之於飲食，欲須臾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熱，如水之濕，蓋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雖弄翰戲語，率然而作，必歸於此。故天下信其誠，爭師尊之。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非有言也，德之發於口者也。」又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非能戰也，德之見於怒者也。元祐四年四月二十一日。

居士集跋一首

夫言有大而非夸，達者信之，衆人疑焉。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子距楊墨，蓋以是配禹也。」文章之得喪何與於天，而禹之功與天地並，孔子孟子以空言配之，不已夸乎？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之言行，而楊墨之道廢，天下以爲是固然，而不知其功。孟子既沒，有申商韓非之學，違道而趨利，殘民以厚主，其說至陋也。而士以是罔其上，上之人僥倖一切之功，靡然從之，而世無大人先生，如孔子孟子者，推其本末，權其禍福之輕重，以救其惑，故其學遂行。秦以是喪天下，陵夷至於勝廣劉項之禍死者十八九，天下蕭然，洪水之患，蓋不至此也。方秦之未得志也，使復有一孟子，則申韓爲空言，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必不至若是烈也。使楊墨得志於天下，其禍豈減於申韓哉？由此言之，雖以孟子配禹可也。太史公曰：「蓋公言黃老，賈誼晁錯明申韓，錯不足道也，而誼亦爲之。余以是知邪說之移人，雖豪傑之士，有不免者，况衆人乎？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子，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子之存，世之不說者，譁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無賢不肖，不謀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德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爲高，以救時行道爲賢，以犯言納說爲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爲多，嗚呼！此豈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歐陽子沒十有餘年，士始爲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真識者憂之。賴天子明聖，詔修取士法，風厲學者，專治孔氏，黜異端，然後風俗一變。考論師

友淵源所自，復知誦習歐陽子之書。予得其詩文七百六十六篇，於其子斐，乃次而論之。曰：「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此非余言也，天下之言也。歐陽子諱脩，字永叔，既老，自謂六一居士云。

### 字說三首

#### 文與可字說一首

鄉人皆好之，何如？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足以爲君子乎？曰：「未也。」孔子爲問者言也，以爲賢於所問者而已。君子之居鄉也，善者以勸，不善者以恥。夫何惡之有？君子不惡人，亦不惡於人。子夏之於人也，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歟？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歟？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子張之意，豈不曰：「與其可者，而不可者，自遠乎？使不可者而果遠也，則其爲拒也甚矣！而子張何惡於拒也？」曰：「惡其有意於拒也。」天苟有意於拒，則天下相率而去之，吾誰與居？然則孔子之於孺，悲也，非拒歟？曰：「孔子以不屑教誨者也，非拒也。」夫苟無意於拒，則可者與之，雖孔子子張皆然。吾友文君名同，字與可，或曰：「爲子夏者歟？」曰：「非也，取其與不取其拒，爲子張者也。」與可之爲人也，守道而忘勢，行義而忘利，脩德而忘名，與爲不義，雖祿之千乘不顧也。雖然，未嘗有惡於人，人亦莫之惡也。故曰：「與可爲子張者也。」

#### 楊薦字說一首

楊君以其所名薦請字於余，余字之尊已而告之曰：「古之君子，佩玉而服，戴冕而垂旒，一獻之禮，賓主

百拜俯僂而後食；夫所爲飲食者爲飽也，所爲衣服者爲暖也。若直曰飽暖而已，則夫古之君子其無乃爲紛紛而無益迂闊而過當邪？蓋君子小人之分生於足與不足之間。若是足以已矣，而必爲之節文，故其所以養其身者甚周，而其所以自居者甚高而可畏。懷乎其若處女之在閨也，兢兢乎其若懷千金之璧而行也。夫是以不仁者不敢至於其牆，不義者不敢過其門，惟其所爲者止於足以已矣之間，則人亦狎之而輕加之以不義。由此觀之，凡世之所謂紛紛而無益迂闊而過當者，皆君子之所以自尊也。易曰：「籍用白茅無咎。」孔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籍之用茅，何咎之有？地非不足錯也，而必茅之爲籍，是君子之過以自尊也。子欲揚君之過以自尊，故因其名薦而取諸易以爲之字。楊君有俊才，聰明果敢，有過於人，而余獨憂其所以自愛重者不至而已矣。

張厚之忠甫字說一首

張厚之忠甫，樂全先生子也。美才而好學，信道而篤志。先生名之曰恕，而其客蘇軾子瞻和仲推先生之意，字之曰厚之，又曰忠甫。且告之曰：「事有近而用遠，言有約而義博者。渴必飲，飢必食，食必五穀，飲必水，此夫婦之愚所共知，而聖人之智所不能易也。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恕也；仁者得之而後仁，知者得之而後智，施於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間，無所適而不可，是飢渴飲食之道也。故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而孔子亦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夫驕且吝，豈非不恕而已乎？人而能恕也，雖孔子可庶幾，人而不能恕，雖周公不足觀也。先生之所以遺子者至矣，吾不能加毫末於此矣。然而曾子謂之忠恕，詩人謂之忠厚，以吾觀之，忠與恕與厚，是三言者，聖人之所謂一道也。或謂之穀，或謂之米，或謂之飯，此豈二物也哉？然謂穀『米』謂米『飯』，則不可，故吾願子貫三言而并佩之，將有爲也，將有言也，必反而求之，曰：吾未恕乎？未厚乎？未忠乎？自反而恕矣，厚矣，忠矣，然後從之。此孔子曾子詩人之意也，先生之意也。」

卷二十五 表狀三十三首

密州謝上表一首

臣軾言：昨奉勅差知密州軍州事，已於今月三日到任上訖。草芥賤微，敢干洪造，乾坤廣大，曲遂私誠。受命撫躬，已知於不稱；入境問俗，又復過於所期。臣軾（中謝）伏念：臣家世至寒，性資甚下，學雖篤志，本先朝進士，篆刻之文，論不適時，皆老生常談，陳腐之說。分於聖世，處以散材，一自離去闕庭，屢更歲籥，塵埃華硯，漸忘舊學之淵源，奔走簿書，粗識小人之情僞。欲自試於民社，庶有助於涓埃，以爲公朝不廢私願，攜孥上國，預愛桂玉之不克，請郡東方，實欲弟昆之相近。自惟何幸，動獲所求，雖父兄所以處臣，其僥倖不過如此。雖云疎外，有此遭逢，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躬上聖之資，建太平之業，以爲人無賢愚，皆有可用。故雖如臣等輩，猶未盡捐，臣敢不仰認至恩，益堅素守，推廣中和之政，撫緩疲瘵之民，要使民之安，臣則爲臣之報國。臣無任瞻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徐州謝上表一首

臣軾言：分符高密，已竊名邦；改命東徐，復塵督府。荷恩深厚，撫已兢慙。臣軾（中謝）伏念：臣奮身農畝，託迹書林，信道直前，曾無坎井之避，立朝寡助，誰爲先後之容。向者屢獻瞽言，仰塵聖鑒，豈有意於爲異，蓋篤信其所聞，顧慙迂闊之言，雖多而無益，惟有朴忠之素，既久而猶堅，遠不忘君，未忍改其常度。言之無罪，實深恃於至仁。知臣者謂臣愛君，不知臣者謂臣多事。空懷此意，誰復見明。伏惟皇帝陛下，日月照臨，乾坤覆燾，察孤危之易毀，諒拙直之無他。安全陋軀，畀付善地，民淳訟簡，殊無施設之方，食足身閑，仰愧生成之賜。願力報之無所，懷孤忠而自憐。

徐州謝獎論表一首

臣軾言伏奉今月四日勅以臣去歲脩城捍水粗免疎虞特賜獎論者奔走服勤人臣之常事褒稱勞勉學者之至榮自惟何人乃辱斯詔臣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學無師法才與世疎經術既已不深吏事又其所短累忝優寄卒無異稱寬如定遠之言平平無取拙比道州之政下下宜然乃者河決澶淵毒流淮泗百堵皆作蓋僚吏之劬勞三板不沉本朝廷之威德而臣下掠衆美上貪天功獨竊璽書之榮以爲私室之寶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覆四海子養萬民哀無辜之遭罹特遣使以存問既蠲免其賦調又飲食其饑寒所以錄臣之微勞蓋將責臣之來效臣敢不躬親畚築益修今歲之防安集流亡盡復平時之業庶殫朽鈍少補絲毫臣無任

徐州賀河平表一首

臣軾言竊聞黃河決口已遂閉塞者聖謨獨運天眷莫違庶邦子來民罔告病萬杵雷動役不逾時遂消東北莫大之憂然後麥禾可得而食人無後患喜若再生臣軾（中謝）伏以大河爲災歷世所病禹治兗州之野十有三載乃回漢築宣防之宮二十餘年而定未有收狂瀾於旣潰復故道於將堙俛仰而成神速若此恭惟皇帝陛下至仁博施神智無方達四聰以來衆言廣大孝以安宗廟水當潤下河不溢流屬歲久之無虞故患生於所忽方其決也本吏失其防而非天意及其復也蓋天助有德而非入功振古所無溥天同慶維豐沛之大澤實汴泗之所鍾伊昔橫流殫孤城之若塊迨茲平定蒞秋稼以如雲害旣廣則利多憂獨深而喜倍雖官守有限不獲趨外庭以稱觴而民意所同亦能杼下情而作頌臣無任

湖州謝上表一首

臣軾言：蒙恩就移，前件差遣，已於今月二十日到任上訖者。風俗阜安，在東南號爲無事；山水清遠，本朝廷所以優賢。顧惟何人，亦與茲選。臣軾（中謝）伏念：臣性資頑鄙，名迹堙微，議論闊疎，文學淺陋。凡人必有一得，而臣獨無寸長。荷先帝之誤恩，擢寘三館，蒙陛下之過聽，付以兩州，非不欲痛自激昂，少酬恩造，而才分所局，有過無功，法令具存，雖勤何補？罪固多矣。臣猶知之，夫何越次之名邦，更許借資而顯受。願惟無狀，豈不知恩。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覆羣生，海涵萬族，用人不求其備，嘉善而矜不能。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而臣頃在錢塘，樂其風土，魚鳥之性，既自得於江湖；吳越之人，亦安臣之教令。敢不奉法勤職，息訟平刑，上以廣朝廷之仁，下以慰父老之望。臣無任！

### 到黃州謝表一首

臣軾言：去歲十二月二十九日準勅，責授臣檢校尙書水部員外郎，充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臣已於今月一日到本州訖者。狂愚冒犯，固有常刑；仁聖矜憐，特從輕典。赦其必死，許以自新。祇服訓辭，惟知感涕。（中謝）伏念：臣早緣科第，誤忝搢紳，親逢睿哲之興，遂有功名之意。亦嘗召對便殿，考其所學之言。試守三州，觀其所行之實。而臣用意過當，日趨於迷；賦命衰窮，天奪其魄。叛逆義理，辜負恩私。茫如醉夢之中，不知言語之出。雖至仁屢赦，而衆議不容。案罪責情，固宜伏斧鑕於兩觀，推恩屈法，猶當禦魑魅於三危。豈謂尙玷散員，更叨善地。投畀驪臯之野，保全樛櫟之生。臣雖至愚，豈不知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德刑並用，善惡兼容。欲使法行而知恩，是用小懲而大戒。天地能覆載之，而不能容之於度外；父母能生育之，而不能出之於死中。伏惟此恩，何以爲報。惟當蔬食沒齒，杜門思愆，深悟積年之非，永爲多士之戒。貪戀聖世，不敢殺身；庶幾餘生，未爲棄物。若獲盡力鞭箠之下，必將捐驅矢石之間。指天誓心，有死無易。臣無任！

謝失覺察妖賊放罪表一首

臣軾言：去年十二月十五日，準淮南轉運司牒，奉聖旨差官取勘。臣前任知徐州日，不覺察百姓李鐸郭進等謀反事。臣尋具析在任日，曾選差沂州百姓程棐，令緝捕凶逆賊人，致棐告獲前件妖賊因依，乞勸會施行。至今年七月二日，復準轉運司牒，坐準尚書刑部牒，奉聖旨蘇軾送尚書刑部，更不取勘。盜發所臨，守臣固當重責，罪疑則赦，聖主所以廣恩，自驚廢逐之餘，猶在愍憐之數。臣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早蒙殊遇，擢領大邦，上不能以道化民，達忠孝於所部；下不能以刑齊物，消姦宄於未萌。致使妄庸，敢圖僭逆，原其不職，夫豈勝誅。况茲溝瀆之中，重遇雷霆之譴，無官可削，撫己知危。至於捕斬羣盜之功，乃是鄰近一夫之力，靖言其始，偶出於臣。雖爲國督奸，常懷此志；而因人成事，豈足言勞。勉自列於涓埃，庶少寬於斧鉞。豈謂蕩然之澤，許以勿推。收驚魄於散亡，假餘生之晷刻。退思所自，爲幸何多！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舞虞舜之干，示人不殺；祝成湯之網，與物求生。其間用刑，本不得已；稍有可赦，無不從寬。務在考實而原情，何嘗記過而忘善。益悟向時之所坐，皆是微臣之自貽。感愧終身，論報無地。布衣蔬食，或未死於飢寒；石心木腸，誓不忘於忠義。臣無任！

謝量移汝州表一首

臣軾言：伏奉正月二十五日，詔命特授臣汝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者。稍從內遷，示不終棄；罪已甘於萬死，恩實出於再生。祇服訓詞，惟知感涕。臣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向者名過其實，食浮於人；兄弟並竊於賢科，衣冠或以爲盛事。旋從冊府，出領郡符。既無片善可紀於絲毫，而以重罪當膏於斧鉞。雖蒙恩貸，有愧平生；隻影自憐，命寄江湖之上；驚魂未定，夢游縲繼之中。憔悴非人，章狂失志。妻孥之所竊笑，親友至於



絕交。疾病連年，人皆相傳爲已死。飢寒併日，臣亦自厭其餘生。豈謂草莽之賤微，尙煩朝廷之記錄。開其惘悔，許以甄收。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湯德日新，堯仁天覆，建原廟以安祖考，正六宮而修典刑，百廢具興，多士爰集。殫冠結綬，共欣千載之逢；掩面向隅，不忍一夫之泣。故推涓滴以及焦枯，願惟效死之無門，殺身何益，更欲呼天而自列，尙口乃窮。徒有此心，期於異日，臣無任！

### 乞常州居住表一首

臣軾言：臣聞聖人之行法也，如雷霆之震草木，威怒雖甚，而歸於欲其生；人主之罪人也，如父母之譴子孫，鞭撻雖嚴，而不忍致之死。臣漂流棄物，枯槁餘生，泣血書詞，呼天請命，願同日月之照，一明葵藿之心。此言朝聞夕死無憾。臣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昔者嘗對便殿，親聞德音，似蒙聖知不在人後，而狂狷妄發，上負恩私。既有司皆以爲可誅，雖明主不得而獨赦。一從吏議，坐廢五年。積憂薰心，驚齒髮之先變；抱恨刻骨，傷皮肉之僅存。近者蒙恩量移汝州，伏讀訓詞，有一人材實難，弗忍終棄之語。豈獨知免於縲紲，亦將有望於桑榆，但未死亡，終見天日。豈敢復以遲暮爲歎，更生僥覲之心。但以祿廩久空，衣食不繼，累重道遠，不免舟行。自離黃州，風濤驚恐，舉家重病，一子喪亡。今雖已至泗州，而費用罄竭，去汝尙遠，難於陸行。無屋可居，無田可食，二十餘口，不知所歸。飢寒之憂，近在朝夕，與其強顏忍恥，干求於衆人，不若歸命投誠，控告於君父。臣有薄田在常州宜興縣，粗給釀粥，欲望聖慈，許於常州居住，又恐罪戾至重，未可聽從。便安輒敘微勞，庶蒙恩貸。臣先任徐州日，以河水侵城，幾至淪陷，臣日夜守捍，偶獲安全，曾蒙朝廷降勅獎諭。又嘗選用沂州百姓程棗，令購捕凶黨，致獲謀反妖賊李鐸、郭進等一十七人，亦蒙聖恩，保明放罪。皆臣子之常分，無涓埃之可言。冒昧自陳，出於窮迫。庶幾因緣僥倖，功過相除，稍出羈囚，得從所便。重念臣受性剛褊，賊命奇窮，既獲罪於天，又無助於下，怨仇交積，罪惡橫生。羣言或

起於愛憎，孤忠遂陷於疑似。中雖無愧，不敢自明。向非人主獨賜保全，則臣之微生，豈有今日？伏惟皇帝陛下，聖神天縱，文武生知。得天下之英才，已全三樂，躋斯民於仁壽，不棄一夫。勃然中興，可謂盡善。而臣抱百年之永嘆，悼一飽之無時。貧病交攻，死生莫保。雖鳧雁飛集，何足計於朝廷？而犬馬蓋帷，猶有求於陛下。敢祈仁聖，少賜矜憐。臣見一面前去至南京以來，聽候朝旨，干冒天威，臣無任！

到常州謝表一首

臣軾言：先蒙恩授汝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尋上表乞於常州居住，奉聖旨依所乞。臣已於今月二十二日到常州。訖者積毀難磨，未經洗滌。至仁易感，許卽便安。祇荷寵靈，惟知感涕。（中謝）伏念：臣所犯罪戾，本合誅夷，向非先帝之至明，豈有餘生於今日？銜恩未報，有志不從。已分沒身，寄殘骸於魍魎。敢期擇地，收暮景於桑榆。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仁孝生知，聰明天縱，寅奉上帝之眷命，述修累聖之成謀。念此菅蒯之微，庶幾簪履之舊。俾安田畝，稍出縲囚。飽食無思，但日陶於新化。杜門自省，當益念於往愆。臣無任！

又

臣軾言：先蒙恩授汝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尋上表乞於常州居住，奉聖旨依所乞。臣已於今月二十二日到常州。訖者罪大人微，自甘永棄。食貧口衆，未免求安。忽奉俞音，出於獨斷。仰御恩施，不覺涕零。（中謝）伏念：臣猥以凡才，早塵仕籍。生逢有作之聖，獨抱不移之愚。廢棄六年，已忘形於田野。沂泲萬里，偶脫命於江潭。豈謂此主得從所便，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厚德載物，至仁代天。春生秋成，本無心於草木。風行雷動，自有信於蟲魚。致此幽頑，亦叨恩宥。耕田鑿井，得漸齒於平民。碎首剝肝，尙未知其死所。臣無任！

登州謝上表二首

臣軾言伏奉告命，授臣朝奉郎，知登州軍州事。臣已於今月十五日到任。上訖者，登雖小郡，地號極邊，自繆繹綬之餘，忽有民社之寄。拜恩不次，隕涕何言！（中謝）臣聞臣不密則失身，而臣無周身之智，人不可以無學，而臣有不學之愚。積此兩愆，本當萬死。坐受六年之謫，甘如五鼎之珍。擊鼓登聞，止求自便。買田陽羨，誓畢此生。豈期枯朽之中，有此遭逢之異。收召魂魄，復爲平人。洗濯瑕玼，盡還舊物。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內行曾閔之孝，外發禹湯之仁。日將旦而四海明，天方春而萬物作。於其黨而觀過，謂臣或出於愛君，就所短而求長。知臣稍習於治郡，致茲異寵，驟及非才。恭惟先帝全臣於衆怒必死之中，陛下起臣於散官永棄之地。沒身難報，碎首爲期。臣無任

又

臣軾言伏奉告命，授臣朝奉郎，知登州軍州事。臣已於今月十五日到任。上訖者，寵命過優，訓詞尤厚。非臣愚憊，所克承當。臣軾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臣所領州，下臨漲海，人淳事簡，地瘠民貧。入境問農，首見父老，戴白扶杖，爭來馬前。皆云枯朽之餘，死亡無日。雖在田野，亦有識知。恭聞聖母至明而慈，嗣皇至仁而孝。每下號令，人皆涕流。願忍垂死之年，以待惟新之政。言雖甚拙，意則可知。見朝廷擢臣於久廢之中，謂臣愚必有以少塞其責。或能推廣上意，惠康小民。而臣天資鈍頑，學問寡淺，心已耗於多難，才不周其一身。將何以上答聖知，下慰民願。伏惟太皇太后陛下，以任嬖之位，行堯舜之仁，勤邦儉家，永爲百王之令典。時使薄斂，故得萬國之歡心。豈煩燭火之微，更助日月之照。但知奉法，不敢求名。臣無任

辭免起居舍人第一狀一首

右軾準閣門告報，已降告命，除臣依前官守起居舍人者。臣受材淺薄，臨事迂疎，起於罪廢之中，未有絲毫之效。驟陞清職，必致煩言。願同虛授之恩，庶免素餐之愧。所有告身，臣不敢祇受！

辭免起居舍人第二狀一首

右臣近奏乞辭免起居舍人恩命，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不許辭免者。天威在顏，不遠咫尺。父命於子，惟所東西。况茲久廢之餘，敢有不同之意。伏念臣受性褊狃，賦命奇窮。既早竊於賢科，復濫登於冊府。多取天下之公器，又處衆人之所爭。若此而全，從古未有。今者出於九死之地，始有再生之心。危迹粗安，驚魂未返。若驟膺非分之寵，恐別生意外之憂。縱無人災，必有鬼責。伏望聖慈，廓天地包函之量，推父母愛憐之心。知其實出於至誠，止欲自處於無過。追還新命，更選異材。使之識分以安身，孰與包羞而冒寵。再伸微懇，伏俟重誅。所有告身，臣不敢祇受！

辭免中書舍人狀一首

右臣准閣門告報，已降告命，除臣試中書舍人者。伏念臣頃自貶所，起知登州；到州五日，而召以省郎到省。半月而擢爲右史。欲自勉強少酌恩私，而才無他長，職有常守。出入禁闥，三月有餘。考論事功，一毫無取。今又冒榮直授，躡衆驟遷。非文之陞，既難以處；不試而用，尤非所安。願同異恩，免速官謗。所有告身，臣不敢祇受！

謝中書舍人表二首

臣軾言：伏奉制命，授臣試中書舍人，仍改賜章服者。右史記言，已塵高選，西垣視草，復玷近班；皆儒者之至榮，豈平生之所望？臣軾誠感誠懼，頓首頓首，竊以詞命之職，古今所難，非獨取之於文，蓋將試之以事。至於機務，亦或與聞，雖四戶擅權，非當時之公議，而五花判事，亦前代之美談。及夫三字之除，乃是一切之政，但謂內朝之法從，安知宰相之屬官？既任止於訓詞，故權移於胥史，恬不知恠，習爲故常。先皇帝道冠百王，法垂萬世，建六官而修故事，闢三省以待異人，典章一新，名實皆正，遂申明於四禁，俾分領於六曹，遠則追直閣之司，近則通檢正之任。雖未聞政而聞事，蓋須有德而有言，知臣之愚，無一而可。草創潤色，既非鄭國之材，除書德音，又乏唐人之譽。忽當此選，莫測其由！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將聖與仁，能哲而惠。雖在三年不言之際，已有十日並照之光。而臣日侍邇英，親聞訪道，仰天威之甚近，知聖鑒之難逃。謂臣嘗受先朝之知，實無左右之助，棄瑕往昔，責效將來。臣敢不益勵素心，無忘舊學！上體周公煩悉之誥，助成漢家深厚之文。苟無曠官，其敢言報？臣無任！

又

臣軾言：伏奉制命，授臣試中書舍人，仍改賜章服者。聖神獨斷，出成命於省中，衷病增光，溢虛名於朝右，詞之重，士論所榮。臣軾誠感誠懼，頓首頓首！臣聞有言逆心，此古人所以顛沛積毀消骨，非聖主莫能保全。臣本受知於裕陵，亦嘗見待以國士，嘉其好直，許以能文。雖竄謫流離之餘，決無可用而哀憐收拾之意，終不少衰。抱弓劍以長號，分簪履之永棄，豈期晚遇，又過初心？矧外制之深嚴，極西垣之清要。在唐之盛，以馬周、岑文本爲得入；近世所傳，有楊億、歐陽脩之故事，不試而用于今幾人？遂超同列之先，遠繼前脩之末。夫何頑鈍，有此遭逢！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憂國忘家，愛民如子，憂深故任其事者重，愛極故爲之慮也。長敷求哲人，以遺嗣聖。所以兼收而並用，庶幾有得於其間。臣敢不盡其所能，期於無愧。始終自誓，故常以道而事君。夷嶮不同，則必見危而

授命。臣無任！

辭免翰林學士第一狀一首

右臣准閣門告報，已降告命，除臣翰林學士，知制誥者。臣竊謂自從西掖，直遷內制，雖祖宗故事，而近歲以來，少有此比。非高材重德雅望，不在此選。臣自量三者皆不迨人，驟當殊擢，實不自安。伏望聖慈，察臣至誠，非苟辭避，追還異恩，以厭公論。謹錄奏聞。

辭免翰林學士第二狀一首

右臣近者奏乞詞免翰林學士，知制誥恩命，伏蒙降詔不允者。天地之恩義無所謝，父母之訓理不可違。而臣至愚，尚守所見，再傾微懇，不避重誅。非獨以學問荒唐，文詞鄙淺，已試無效，如前所陳，實以勞舊尚多，必有積薪之誚，兄弟並進，豈無連茹之嫌。誠不自安，非敢矯飾。伏望聖慈，亮其悃悞，特許追還，庶免人言，俾得自效。所有告命，臣不敢祇受。謹錄奏聞。

謝宣召入院狀二首

右臣今月日西頭供奉官，充待詔董士隆，至臣所居，奉宣聖旨，召臣入院充學士者。詔語春溫，再命而僕；使華天降，一節以趨；在故事以嘗聞，豈平生之敢望。省循非稱，愧汗交深。竊以視草之官，自唐爲盛，雖職親事，號爲北門學士之榮，而祿薄地寒，至有京兆掾曹之請。豈如聖代一振儒風，非徒好爵之廢，兼享大烹之養。玉堂賜篆，仰淳化之彌文，寶帶重金，佩元豐之新渥。既厚其禮，愈難其人。而臣以空疎冗散之材，衰病流離之後，生還萬

里，坐閱三遷；不緣左右之容，躡處賢豪之上。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生資文武，天祚聖神，雖亮陰不言，尙隱高宗之德；而訪落求助，已啓成王之心。首擇輔臣，次求法從。知人材之難得，采虛名而用臣，敢不益勵初心，力圖後効。才不逮古，雖慙內相之名，志常在民，庶免私人之誦。臣無任！

又

右臣今日西頭供奉官充待詔董士隆，至臣所居，奉宣聖旨，召臣入院充學士者。里巷傳呼，親臨詔使，私庭望拜，恭被德音。人言稽古之榮，臣有素餐之愧，懇詞雖至，成命莫回。伏以朝論所高，禁林爲重，非徒翰墨之選，乃是將相之儲。禮絕同僚，歎裴李於座上；功成異域，得頗牧於禁中。宜有異人，來膺此選。而臣顛愚自信，狂直不回。先帝憐其孤忠，欲召而未果。陛下出於獨斷，決用而無疑。曾未周歲，而闕三官；試以百爲，而無一可。保全已幸，擢用何名？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德協天人，心存社稷。受聖子之託天下，抱神孫而朝諸侯。巍巍其有成功，不見治迹；斷斷而無他技，專用老成。推其類以及臣，願何能而在此？忠義之報，死生不移。臣無任！

### 謝翰林學士表二首

臣賦言：蒙恩除臣翰林學士，知制誥者。名微不稱，寵至若驚。伏念臣經術空疎，吏能短淺；少年自守，無用於作新；去國生還，適逢於求舊。初何云補，遽辱甄收。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文武生知，聰明天縱。法乾坤之廣運，體日月之照微。過採虛名，使陳薄技。敢不激昂晚節，砥礪初心。雖供造之難酬，盡微生而後已。臣無任！

又

臣軾言：蒙恩除臣翰林學士知制誥者，寵光逾分，榮愧交中。伏念臣本以疎愚，起於遐陋。學雖篤志，皆場屋之空文；言不適時，豈朝廷之通論。老於憂患，望絕搢紳。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擡覽政綱，灼知治體，恢復祖宗之舊，兼收文武之資，過錄愚忠，以敦薄俗。敢不臨寵而懼，職思其憂，非敢有意於功名，庶幾少逃於罪悔。臣無任

謝對衣金帶馬表二首

臣軾言：伏蒙聖慈，以臣入院，特賜衣一對，金腰帶一條，金鍍銀鞍轡馬一疋。被三品之服章，君子所以昭令德；分六閑之廐駟，朝廷所以旌有功。顧惟何人，亦與茲寵。拜恩俯僂，流汗交并。臣軾（中謝）伏念：臣人微地寒，性迂才短，襲布韋而自薦，偶忝搢紳。駕款段以言歸，終安吠畝。豈謂便蕃之錫，萃於衰病之軀。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擡覽衆工，財成大化。至誠樂與，有緇衣之好賢；俊民用章，無白駒於空谷。不違寒陋，亦被光華。攬佩以思，遂識斷金之義；舉鞭自誓，敢忘希驥之心。臣無任！

又

臣軾言：伏蒙聖慈，以臣入院，特賜衣一對，金腰帶一條，金鍍銀鞍轡馬一匹。命服出賞，榮動搢紳；左驂在廷，光生徒馭。德不稱物，愧無所容。臣軾（中謝）伏念：臣衰朽無功，蠢愚不學。已分鷄梁之刺，敢逃負乘之譏。再惟此思，何自而至。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至神廣運，盛德兼容。躬周公之勤勞，而逸於委任；竇老氏之慈儉，而修於禮賢。致此光榮，下及微陋。慨然攬轡，敢有意於澄清。東以立朝，尚可言於賓客。臣無任！

笏記二首



禁林之選，多士所榮。非獨文章之工，俾專翰墨；當屬典刑之老，以重朝廷。如臣空疎，豈宜塵冒？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剛健純粹，緝熙光明，曲搜已棄之材，將建無窮之業。顧慚淺陋，將何補於盛明？惟有朴忠，誓不同於生死。臣無任！

又

西掖代言，已愧一時之高選；北門視草，又忝諸生之極榮。豈伊衰朽之餘，有此遭逢之異？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坤元利正，天造無私。靡求備於一人，將曲成於萬物。文章小技，縱有效於涓埃；草木微生，終難酬於雨露。臣無任！

### 辭免侍讀狀一首

右臣今月二十六日，準閣門告報，蒙恩除臣兼侍讀者。入侍邇英，其選至重，非獨分攬章句，實以仰備顧問。臣學術淺陋，恐非其人。况臣待罪禁林，初無吏責，又加廩賜之厚，益負尸素之憂。伏望聖慈，察其誠心，追回新命，以授能者。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 謝除侍讀表二首

臣軾言：今月一日，蒙恩除臣兼侍讀者。學術本疎，老復加於審訥；官聯愈近，職專在於討論。退省其愚，莫知所措！  
（中謝）伏以天威咫尺，願末技以何施；聖敬日躋，豈羣臣之可望？非張禹寬中之薦學，無量懷素之懿文。則何以奉天子五學之游，求王人多聞之益？如臣愚暗，何與選掄？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卓然生知，附以好學，方高

宗恭默之後，正宣帝勵精之初。衆論並陳，悉洞照其情僞；陳編一覽，已周知於廢興。察臣衰病而無求，庶可親近而寡過。故茲拔用，驟及疲驚。臣敢不溫故知新，粗辦有司之職；見危致命，更輸異日之忠。臣無任

又

臣賦言：今月一日，蒙恩除臣兼侍讀者。北門視草，已叨儒者之極榮；西學上賢，復玷侍臣之高選。省循非稱，愧汗交懷。（中謝）竊惟講讀之臣，止以言語爲職，考功課吏，無殿最之可書；陳善閉邪，有膏澤之磨潤。豈臣愚陋，亦所克堪？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憂思深長，德業久大，受先帝投艱之託，爲神孫經遠之謀。故選左右前後之人，罔非吉士，使知興亡治亂之效，莫若多聞。謂臣雖無大過人之才，知臣粗有不欺君之實，故使朝夕與於討論。奉永日之清閑，未知所報，畢微生於盡瘁，終致此心。臣無任

謝賜御書詩表一首

臣賦言：今月十五日，賜宴東宮，伏蒙聖恩，差中使就賜臣御書詩一首者。玉學上尊，霏若雲天之澤；寶章宸翰，煥乎奎壁之文。喜溢心顏，光生懷袖。臣賦誠感，誠懼頓首頓首，伏念臣猥緣末技，獲玷清流。早歲數奇，已老江湖之上。餘生何幸，得依日月之光。入侍燕間，與聞講學。卒桓榮之業，因人而成；登劉涓之床，則臣豈敢夫何珍賜，亦及微軀。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道本生知，才惟天縱。文不數於游夏，書已逼於鍾王。心慕手追，陋文皇之由學；筆縱字大，笑宋武之未工。知臣遭遇之難，欲以顯榮其老。鏤之金石，庶傳玩於人人；付與子孫，俾輸忠於世世。臣無任

謝三伏早出院表一首

臣賦言：君逸臣勞，固上下之分；金伏火見，亦消長之常。乃緣異恩，而許風退。（中謝）伏念臣等，誤緣末技，待罪禁林，戴星而朝，雖粗輪其勤拙，窮日之力，卒無補於絲毫。遽蒙假借之私，得遂委蛇之樂。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嚴於恭己，恕以馭臣。事既省於清心，日自長於化國。朝而不夕，前追靜治之風；伏當早歸，下遂疎愚之性。臣無任！

卷二十六 表十六首（笏記附）

謝除龍圖閣學士表二首

臣賦言：伏蒙聖恩，以臣累章請郡，特除臣龍圖閣學士，知杭州者。中禁寶儲，上應奎壁之象；先朝謨訓，遠同河洛之符。隸職其間，省躬非據。臣賦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學非有得，愚至不移。雖叨過實之名，卒無適用之器。少時妄意，蓋嘗有志於事功。晚歲積憂，但欲歸安於田畝。屬聖神之履運，荷識拔之非常。猶冀桑榆之收，遽迫犬馬之疾。力求閑散，庶免顛擠。豈謂皇帝陛下，聖度包荒，天慈委照。察其才有所短，不欲強置之禁嚴；知其進不由人，故特保全其終始。遂加此職，以責其行。臣敢不仰緣末光，益勵素守。往何之而不可，中無愧之爲安。但未死亡，必期報塞。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又

臣賦言：伏蒙聖恩，以臣累章請郡，特除臣龍圖閣學士，知杭州者。北扉清密，久愧素餐；內閣深嚴，復膺殊寵。以榮爲懼，有硯在頰。臣賦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賦命數奇，與人多忤。遭遇仁祖，忝竊賢科。繼蒙英廟之深知，尤荷裕陵之見器。而流離若此，窮薄可知。晚親日月之光，常恐銜螻之益。故求閑散，以避災屯。豈謂太皇太后

陛下天高聽卑，坤厚載物，愛惜臣下，固無異於子孫。委任官師，本不分於中外。致茲衰病，不失清華。然臣辭寵而益榮，求閑而得劇，雖云稍遠於爭地，尚恐終非其久安。敢不磨鈍自脩，履冰知戒，庶全孤節，少答殊私。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謝賜對衣金帶馬表二首

臣軾言：伏蒙聖慈，特賜衣一對，金腰帶一條，金鍍銀鞍轡一副，馬一疋者。出笥之珍，已華朽質；解驂之賜，益耀衆觀。顧惟何人，亦被茲寵？臣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少而拙訥，老益踈愚。山野之姿，非文繡之所及；疲駑之質，雖鞭策以何加？方期冗散之安，更忝便蕃之賜。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緝熙儒術，罔羅人材，不受車服寵數之章，使爲吏民瞻望之美。據鞍有愧，束衽知榮。敢不奉以牧民，永思去害之指。施之大邑，庶無學製之傷。臣無任感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

又

臣軾言：伏蒙聖恩，特賜衣一對，金腰帶一條，金鍍銀鞍轡一副，馬一匹者。命服斯皇，詩詠周宣之德；康侯用錫，易稱王母之仁。惠澤所加，臣工知勸。臣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資材朽鈍，學術空疎。矧茲衰病之餘，豈復光華之羨？荷寵章之蕃，庶人以爲榮；顧形影之支離，臣惟自愧。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知人堯哲，徧物舜仁。時遣拾遺補過之臣，出爲承流宣化之任。子衣安吉，不待請而得之；我馬虺隤，蓋知勞而賜者。敢不勉思忠盡，務報恩勤。永惟廩庫之珍，莫非民力。無忘獄市之寄，以副上心。臣無任。

笏記二首

臣軾言：隸職寢居，承流闡寄；自知衰朽，有玷寵光。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撫攬羣材，靡遺片善；曲收頑鈍，迭處清華。徒傾艸木之心，莫報乾坤之施。臣無任

又

既塵美職，復玷名藩。榮寵過情，省循知愧。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仁均動植，明燭幽微；特示寵章，以旌春遇。恩勤莫報，生死難忘。臣無任

### 杭州謝上表二首

臣軾言：伏奉制書，除臣龍圖閣學士，知杭州。臣已於今月三日到任上訖者。始衰而病，豈非滿溢之災？乞越得杭，又過平生之望。臣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起自廢黜，驟登禁嚴，畢命驅馳，未償萬一。懷安退縮，豈所當然。蓋散材不任於斧斤，而病馬空糜於芻粟。故求外補，以盡餘年。豈期避寵而益榮，求閑而得劇。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剛健中正，緝熙光明，無爲蓋虞舜之仁，篤學有仲尼之智。而臣猥以末技，日奉譁帷，凜然威光，近在咫尺。惟古人責難之意，每不自量。方陛下好問之初，遽以疾去。推之理數，可謂奇窮！荷眷遇之不移，竊恩榮而愈重。雖雨露之施，初不擇地；而犬馬之報，期於殺身。臣無任

又

臣軾言：伏奉制書，除臣龍圖閣學士，知杭州。臣已於今月二日到任上訖者。入奉禁嚴，出膺方面，皆人臣之殊選，在儒者以尤榮。臣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受寵逾涯，積憂成疾。既思退就於安養，又欲少逃於滿盈。

仰荷至仁，曲從微願。江山故國，所至如歸。父老遺民，與臣相間。知朝廷輟近侍爲太守，蓋聖主視天下如一家。鞭扑未施，爭訟幾絕。臣之厚幸，豈易名言。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天地之仁，賢愚兼取。日月之照，邪正自分。每包函其恣迂，欲保全其終始。兄弟孤立，嘗親奉於德音。死生不移，更誓堅於晚節。臣無任！

杭州謝放罪表二首

臣軾言：臣近以法外，刺配本州百姓。顏章、顏益二人，上章符罪，奉聖旨特放罪者。職在承宣，當遵三尺之約束。事關利害，輒從一切之便宜。曲荷天慈，不從吏議。臣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早緣剛拙，屢致憂虞。用之朝廷，則逆耳之奏形於言；施之郡縣，則疾惡之心見於政。雖知難每以爲戒，而臨事不能自同。苟非日月之明，肝膽必照，則臣豈惟獲罪於今日。久已見傾於衆言，恭惟皇帝陛下，睿哲生知，清明旁達。委任羣下，退託於不能；愛養成材，惟恐其有過。知臣欲去一方之積弊，須除二猾以示民，特屈憲章以全器，使臣敢不省循過咎，祇服簡書。眷此善良，自不犯於漢法。時有貸捨，用益廣於堯仁。臣無任！

又

亂羣之誅，不請而決。蓋恩威之無素，致茲猾之敢行。方俟譴訶，豈期寬宥。臣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以法吏網密，蓋出於近年。守臣權輕，無甚於今日。觀祖宗信任之意，以州郡責成於人。豈有不擇師帥之良，但知繩墨之馭。若平居僅能守法，則緩急何以使民。願臣不才，難以議此。恭惟太皇太后陛下，寬仁從衆，信順得天。推一身之至公，納萬方於無罪。而臣始終被遇，中外蒙恩，謂事有專而合宜，情無他而可恕。故加貸捨，以示寵綏。朝廷之明，粗以臣爲可信。吏民自服，當不令而率從。臣無任！

賀明堂赦書表二首

臣賦言宗祀告成，脩累朝之盛典；端門肆眚，答萬宇之歡心。凡有識知，舉增抃躍。臣賦誠歡誠喜，頓首頓首！竊謂祖宗恩信之所被，譬如天地寒暑之不差，將推作解之仁，必在當郊之歲。恭惟皇帝陛下，憲章六聖，左右三靈，上帝眷而風雨時，壬人去而蠻夷服。講明大禮，對越昊天，懷柔百神，嚮用五福。大河脩復，奏軌道於東流；藩邸願懷，錫鴻名於西府。臣備員法從，待罪守臣。想聞路寢之鼓鍾，曾叨奉引嘉與海隅之草木，同被恩私。臣無任！

又

臣賦言嚴配禮成，民心知孝；好生德洽，天下歸仁。凡蒙一洗之恩，舉有惟新之喜。臣賦誠歡誠抃，頓首頓首！伏以功存廟社，而詞其禮德及草木，而諱其名。此聖人之所難，幸微生之親見。恭惟太皇太后陛下，勳高任姒，道配唐虞。願惟致治於和平，孰不歸心於保佑。合宮均福，畢脩累聖之文；會慶告成，不居先后之位。臣職叨禁從，身遠闕庭。既欣渙汗之私，溥霽動植；更喜謙光之美，獨冠古今。臣無任！

謝賜曆日詔書表二首

臣賦言伏蒙聖恩，特賜臣詔書，并元祐五年曆日一卷者。論道調元，雖大臣之職；授時賦政，亦郡守之常。而臣供奉內朝，使指一道。居則代言而頒令，出則勸民以務農。沐此恩榮，敢忘奉順。臣賦（中謝）恭惟皇帝陛下，文明憲古，睿哲先天。歷象教民，本堯舜之智；水旱罪已，蓋禹湯之仁。固將推廣其誠心，豈特奉行於故事。爰因歲首，已宣布於王言。孰稿民愚，咸識知於帝力。臣無任！

又

臣軾言伏蒙聖恩特賜臣詔書并元祐五年歷日一卷者竊惟稽古之君必以授時爲急底日不失日官既有常先時不及時罰在無赦申以丁寧之詔致其惻怛之誠習見頒行止謂有司之故事考其情實則本聖人之用心臣軾（中謝）恭惟太皇太后陛下元功在天威德冠古順帝之則雖並用於恩威與物爲春蓋同歸於仁厚而臣入奉講學出牧農民恭布詔書悉傳閭里庶德音之昭格致嗣歲之豐稷臣無任

賀興龍節表一首

臣軾言天佑民而作君惟德是輔帝王商而立子有開必先納富壽於方來實兆基於茲日臣軾（中賀）恭惟皇帝陛下文思天縱聖敬日躋以若稽古之心上遵王路行不忍人之政下酌民言神聽罔共天壽平格臣久塵法從出領郡符奉萬年之觴雖阻陪於下列接千歲之統猶及見於昇平草木之情日月所照臣無任

賀坤成節表一首

臣軾言仁惟天助壽不假於禱祈澤在民心言自成於雅頌恭臨誕月仰祝聖期雖凡庶之何知亦臣子之常分（中謝）恭惟太皇太后陛下儲神天地託國祖宗元勳本自於無心神智實生於至靜同守大器於茲六年放億萬之羽毛未若消兵以全赤子飯無數之緇褐豈如散廩以活飢民臣躬領郡符目覩茲事載瞻象闕阻奉瑤觴嘉與海隅之人同罄華封之祝臣無任



謝秋賦試官啓一首

伏以聖人設文章之教，本以御民；君子在野田之間，亦學爲政。故知禮樂者可與言化，通春秋者長於治人。蓋三代之所常行，於六經可以備見；事爲之制，曲爲之防，使學者皆能明其心，則天下可以運諸掌。降及近世，析爲二塗，凡王政皆出於刑書，故儒術不通於吏事。惟其所以治民者，固不本於學，而其所以爲學者，亦無施於民。遊庠校者，忘朝廷；讀法律者，捐詩賦。場屋後進，挾聲技以相夸；王公大人，顧雕蟲而自笑。舊學無用，古風遂忘。終始之意，曾不相訟；貴賤之間，亦因遂闊。下之士有學古之志，而無學古之功；上之人有用儒之名，而無用儒之實。顧茲踰弊，常竊憫嗟。苟非當世之大賢，孰拯先王之墜典？伏惟某官才出間世，志存生民。曩在布衣，能通天下之務；旋居要職，又爲儒者之宗。明習政事，而皆有本原；守持經術，而不爲迂闊。世之系望，上所深知。輟自朝聯，付之文柄。命題甚易，而不肖者無所兼容；用法至寬，而犯令者未嘗苟免。觀其發問於策，足以盡人之材；欲聞先聖之心，考其詩義，深悲古學之廢。訊以歷書，條任子之便宜；訪成均之故事，不泥於古，不牽於今。非有苛碎難知之文，將觀磊落不羈之士。使天下知文章誠可以制治，知聲律不足以入官。失之者固因而自新，得之者不至於捐舊。平昔所歎於今，遂忘。軾才無他長，學以自守。爲文病拙，不能當世俗之心；奏籍有名，大懼辱賢人之舉。翻然如界之羽翼，追逸翻以並遊；沛然如假之舟航，臨長川而獲濟。偶緣大庇，粗遂一名。方將區區於簿書米鹽之間，碌碌於塵埃蓬楚之地。雖識恩之所自，願力報之末由。感懼之懷，不知所措。

謝南省主文啓五首

歐陽內翰

右軾啓：竊以天下之事，難於改爲。自昔五代之餘，文教衰落，風俗靡靡，日以塗地。聖上慨然太息，思有以澄其源，疏在流，明詔天下，曉諭厥旨。於是招來雄俊，魁偉敦厚朴直之士，罷去佞巧輕媚，叢錯采繡之文。將以追兩漢之餘，而漸復三代之故。士大夫不深明天子之心，用意過當，求深者或至於迂，務奇者怪僻而不可讀。餘風未殄，新弊復作。大者鏤之金石，以傳久遠；小者轉相摹寫，號稱古文，紛紛肆行，莫之或禁。蓋唐之古文，自韓愈始，其後學韓而不至者，爲皇甫湜；學皇甫湜而不至者，爲孫樵；自樵以降，無足觀矣。伏惟內翰執事，天之所付，以收拾先王之遺文，天下之所待，以覺悟學者，恭承王命，親執文柄，意其必得天下之奇士，以塞明詔。軾也遠方之鄙人，家居碌碌，無所稱道；及來京師，久不知名，將治行西歸，不意執事擢在第二。惟其素所蓄積，無以慰士大夫之心，是以羣嘲而聚罵者，動滿千百。亦惟恃有執事之知，與衆君子之議論，故恬然不以動其心。猶幸御試，不爲有司之所排，使得措笏跪起，謝恩于門下。聞之古人，士無賢愚，惟其所遇。蓋樂毅去燕，不復一戰；而范蠡去越，亦終不能有所爲。軾願長在下風，與賓客之末，使其區區之心，長有所發。夫豈惟軾之幸，亦執事將有取一二焉。不宣，謹啓。

王內翰

右軾啓：竊以取士之道，古難其全；欲求個儻超拔之才，則懼其放蕩；而或至於無度；欲求規矩尺寸之士，則病其齷齪；而不能有所爲。進士之科，昔稱浮剽，本朝更制，漸復古風。博觀策論，以開天下豪俊之塗；精取詩賦，以折天下英雄之氣。使齷齪者望而不敢進，放蕩者退而有所裁。此聖人所以罔羅天下之逸民，追復先王之舊迹。元臣大老皆出此塗。伏惟內翰執事，天材俊麗，神氣橫溢，奇文高論，大或出於繩檢；比聲協句，小亦合於方圓。蓋天下望爲權衡，故明主委之黜陟。軾之不肖，與在下風。願惟山野之見聞，安識朝廷之忌諱。軾亦恃有執事，以爲

小節之何拘執事亦將收天下之遺才觀其大綱之所在驟置殊等實聞四方使知大國之選材非顧當時之所悅眇然陋器雖不能勝多士之喧言卓爾大賢自足以破萬人之浮議方將奔走厥職厲精乃心苟庶幾無朝夕之愆以辱知己亦萬一有毛髮之效少荅至仁感懼之懷不知所措

### 梅龍圖

右軾啓軾聞古之君子欲知是人也則觀之以言言之不足以盡也則使之賦詩以觀其志春秋之世士大夫皆用此以下其人之休咎死生之間而其應若影響符節之密夫以終身之事而決于一詩豈其誠發於中而不能以自蔽邪傳曰「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矣」古之所以取人者何其簡且約也後之世風俗薄惡漸不可信孔子曰「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知詩賦之不足以決其終身也故試之論以觀其所以是非於古之人試之策以觀其所以措置於今之世而詩賦者或以窮其所不能策論者或以掩其所不知差之毫毛輒以擯落後之所以取人者何其詳且難也夫惟簡且約故天下之士皆敦朴而忠厚詳且難故天下之士虛浮而矯激伏惟龍圖執事骨鯁大臣朝之元老憂卹天下慨然有復古之心親較多士存其大體詩賦將以觀其志而非以窮其所不能策論將以觀其才而非以掩其所不知使士大夫皆得寬然以盡其心而無有一日之間蒼皇擾亂偶得偶失之歎故君子以爲近古軾長於草野不學時文詞語甚朴無所藻飾意者執事欲抑浮剽之文故寧取此以矯其弊人之幸遇乃有如此感荷悚息不知所裁

### 韓舍人

右軾啓軾聞古者至治之世天子推恩以收天下之望有司執法以繩天下之愆蓋不推恩則無所兼容不

執法，則有所僥倖。有司推恩而求名，則侵君之權；天子執法而責實，則失民之望。爲君者常病於察，爲臣者又失之寬。古之明天子，信其臣而不惑於多言，故有司執法而無所忌。古之良有司，憂其君而不卹於私計，故天下歸怨而不敢辭。况欲選材而置官，是將教民而圖任，唯所利國，豈容樹恩？今聖上推不忍之心，使賢愚皆遂其所欲，而大臣用至明之法，使工拙不至於相淆。嚮者哀憐老懦，故爲特奏之令，憫惻連坐，又開別試之塗。此天下所以詠歌至仁，鼓舞盛德，君臣之體，夫豈同條？伏惟舍人執事，爲時求材，憂國忘己，所圖甚遠，將深計於安危，自信至明，曾不牽於毀譽，夙苟且依違之俗，去浮僞，置謙之文，罷黜俗儒，動以千計，講通經術，得者九人，顧茲小才，偶在殊選。惟天子推恩如此之厚，惟大臣執法如此之堅，將天下實被其休功，豈一夫獨遂其私願？感荷激切，不能自勝。

范舍人

右軾啓聞之古人，民無常性，雖土地風氣之所稟，而其好惡，則存乎其上之人。文章之風，惟漢爲盛，而貴顯暴著者，蜀人爲多。蓋相如唱其前，而王褒繼其後，峨冠曳佩，大車駟馬，徜徉乎鄉閭之中，而蜀人始有好文之意。絃歌之聲，與鄒魯比。然而二子者，不聞其能有所薦達，豈其身之富貴，而遂忘其徒耶？嘗聞之老人，自孟氏入朝，民始息肩，救死扶傷，不暇，故數十年間，學校衰息。天聖中，伯父解褐西歸，鄉人歎嗟，觀者塞塗。其後執事與諸公，相繼登於朝，以文章功業，聞於天下。於是釋耒耜而執筆硯者，十室而九；比之西劉，又以遠過。且蜀之郡數十，軾不敢遠引其他，蓋通義蜀之小州，而眉山又其一縣。去歲舉于禮部者，凡四五十人，而執事與梅公親執權衡，而較之得者，十有三人焉。則其他可知矣。夫君子之用心於天下，固無所私愛，而於其父母之邦，苟有得之者，其與之喜樂，豈如行道之人，漠然而已哉？執事與梅公之於蜀人，其始風動誘掖，使聞先王之道；其終度量裁置，使觀

天子之光與相如王褒又甚遠矣。賦也在十三人之中，謹因闈吏進拜於庭，以謝萬一。又以賀執事之鄉人得者之多也。

### 謝制科啓一首

右軾啓：今月某日，蒙恩授前件官者。臨軒策士，方搜絕異之材；隨問獻言，誤占久虛之等。忽從佐縣，擢與評刑。內自顧於無堪，寧不知其所措。恭惟至治之要，惟有取人之難。用法者畏有司之不公，故捨其平生而論其一日；通變者恐人才之未盡，故詳於採聽而略於臨時。茲二者之相形，顧兩全而未有。一之於考試，而掩之於倉卒，所以爲無私也。然而才行之迹，無由而深知；委之於察舉，而要之於久長，所以爲無失也。然而請屬之風，或因而滋長。此隋唐進士之所以爲有弊，魏晉中正之所以爲多姦。惟是賢良茂異之科，兼用考試察舉之法，每中年輒下明詔，使兩制各舉所聞；在家者能孝而恭，在官者能廉而慎，臨之以患難，而能不變；邀之以寵利，而能不同。既已得其行已之大方，然後責其當世之要用。學博者又須守約而後取，文麗者或以用寡而見尤。特於萬人之中，求其百全之美。凡與中書之召命，已爲天下之選人；而又有不可測知之論，以觀其默識之能。無所不問之策，以效其博通之實。至於此而不去，則其人之可知。然猶使御史得以求其疵，諫官得以考其素。一陷清議，輒爲廢人。是以始由察舉，而無請謁公行之私；終用考試，而無倉卒不審之患。蓋其取人也如此之密，則夫不肖者安得而容軾才不迨人少而自信，治經獨傳於家學，爲文不願於世知。特以飢寒之憂，出求斗升之祿，不謂諸公之過聽，使與羣豪而並遊。始不自量，欲行其志，遂竊俊良之舉，不知氣力之微。論事迂闊，而不能動人；議書疎略，而無以應敵。取之甚愧，得而益慙。此蓋伏遇某官德爲世之望人，位爲時之顯處。聲稱所被，四方莫不奔趨；議論一加，多士以爲進退。致茲庸末，亦與甄收。然而志卑處高德，薄寵厚，歷觀前輩由此爲致君之資，敢以微軀自今爲許國。

之始。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賀楊龍圖啓一首

右軾啓：伏審新改直職，擢司諫垣，傳聞邇遐，竦動觀聽。咸謂國家之鉅福，乃用諫諍之真才；必能深言，以補大化。方今朝廷之上，號爲無諱，而太平之美，終不能全。臺諫之列，歲不乏人，而衆弊之原，猶或未去。豈聽之者徒能容而不能用，言之者但爲名而不爲功？歷觀古人之效忠，皆因當世而用智，不務過直，期於必行。右尹子革，因墳典而道邪招之詩；左師觸龍，語饕餮而及長安之質。徒盡拳拳之意，不求赫赫之名。此仁人及物之休功，忠臣愛君之至分。伏自頃歲，所更幾人，席未暖而輒遷，踵相躡而繼去。一身之譏，固足以免矣，而積歲之病，當使誰去之？恐習慣以爲常，遂因循而不振，雖在僻陋，顧常隱憂，以爲必得朴忠愛國之人，而又加以辯智得君之術，言苟獲用，國其庶幾。伏惟諫院龍圖，才雄於世，而常若不勝，節過於人，而未嘗自異。素練邊事，深知兵驕，頃持銓衡，實識官冗，必將舉大體，而不論小事，務實效，而不爲虛名。軾最蒙深知，愧無少補，方傾耳以聽，願續書諫苑之篇，若有待而言，或能著爭臣之論，阻以在外，無由至門，踴躍之懷，實倍倫等！

鳳翔到任謝執政啓一首

右軾啓：違去軒屏，忽已改歲，向風瞻戀，何翅飢渴。前月十四日到任，翌日尋已交割訖。軾本凡材，繆承選取，忽從州縣，便與賓佐，捫躬自省，豈不媿幸！伏自到任已來，日夜厲精，雖無過人，庶幾寡過。伏惟昭文相公，素所獎庇，曲加搜揚，旣蒙最深之知，遂有自重之意。所任簽署一局，兼掌五曹文書，內有衙司，最爲要事。編木棧竹，東下河渭，飛芻輓粟，西赴邊陲。大河有每歲之防，敗務有不蠲之課，破蕩民業，忽如春冰。于今雖有優輕酬獎之名，其

實不及所費百分之一。救之無術，坐以自慙。惟有署置之必均，姑使服勞而無怨。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 賀吳副樞啓一首

頃聞休命，擢領上都，曾安坐之未皇，已歡聲之布出。卽欲裁問，少通勤拳，以爲不久當有非常之聞。是以未敢輕爲率爾之賀。逮茲未幾，果已如言。釋府事之喧繁，總兵權於禁密。傳聞四遠，歡喜一詞。伏惟某官機略足以應無方，而有朴忠沉厚之量。文華足以表當世，而有簡素質直之風。置之於都會，則其爲效也速；而所及者靡委之於樞機，則其成功也遲。而所被者廣。深惟賢者之處世，皆以得時爲至難，幸而得之，或已老矣。今以明公之至盛，正如大川之方增。天下方將以未獲之事，盡付於明公。明公宜愛此不貲之軀，以畢其能事。區區之意，言不能勝。

### 答許狀元啓一首

右軾啓：伏以賢俊之士，固將有以挾持富貴之來，豈能爲之損益。昔者在貧賤之辱，所有無以異於今；一朝居豪傑之先，而人然後知其貴。伏惟狀元簽判廷評，以粹美之質，負傑異之才。自遠方而遊上都，以一日而蓋天下。士旣望風而知不敵，人皆斂衽而謂當然。若非素與交遊之流，安敢輕爲賀問之禮。不期謙抑，過錄庸虛。忽承賤牘之臨，皆自聽聞之誤。禮非所稱，媿靡自任。先皇帝未明求衣，久已格於至治。洮盥憑几，尙不忘於選賢。庸登哲民，以遺後聖。雖喜車旌之召，旋興弓劍之悲。臣子之心，遠邇若一。卽日承已拜命，計將就塗，念展謁之何時。徒向風而永望，謹奉啓陳謝，不宣。

### 卷二十七 啓二十首

謝館職啓一首

試言無取，錫命過優；進貽朋友之譏，退有簡書之畏。覲顏就列，撫已若驚。國家取士之門至多，而制舉號爲首冠；育才之地非一，而冊府處其最高。觀其所以待之，蓋亦可謂至矣！知寶玉瓊璫，難得而易毀；故篋櫝以養其全；知梗楠豫章，積歲而後成，故封殖以待其長。施等天地，恩均父師。恭惟先帝臨御以來，四十一載，所擢賢良方正之士，十有五人。其志莫不欲舉明主於三代之隆；其言莫不欲措天下於泰山之固。大則欲興禮樂以範來世；小則欲操數術以馭四夷。然而進有後先，名有隱顯，命有窮達，時有重輕。或已踐廟堂之崇，或已登侍從之列，或反流落於遠郡，或尙滯留於小官；或死生之乖睽，已爲陳迹；或擯斥於罪戾，僅夷平民。雖曰功名富貴，所由之塗，亦爲毀譽得喪，必爭之地。名重則於實難副，論高則與世常疎。故雖絕異之資，猶有不任之懼。軾之內顧，豈不知性任己以直前，學師心而無法。自始操筆，知不適時。會宗伯之選掄，疾時文之靡弊，擢居異等，以風四方。不知滿溢之憂，復玷良能之舉。負賢者所難之任，爭四海欲得之求。其爲蠢愚，可爲危慄。是以一參賓幕，輒蹈危機。已嘗名挂於深文，不自意全於一日。而况大明繼照，百度惟新。理財訓兵，有鞭笞戎狄之志；信賞必罰，有追述祖宗之風。凡用人歷試其能，苟敗一必誅無赦。此太平可待之日，豈不肖兼容之時？而乃度越賢豪，曲收微賤，縱不能方辭而就下，亦當知非分以自慙。此蓋伏遇某官志在斯民，仁爲己任。欲辦大事，務兼寸尺之長；將求多聞，故引涓埃之助。致此忝冒，有踰等倫。欲報無緣，將何望於頑鄙？遇寵知懼，庶不至於惰媮！

賀韓丞相啓一首

右軾啓：伏審誕膺策命，首冠輔臣。四方聳觀，萬口同慶。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自古在昔，治少亂多，夫天將欲



措世於大安，必有異人之間出，使民莫不同心而向道，類非俗吏之所能。方陋漢唐，將迫堯舜，洪惟上聖之后，眷求一德之臣，謂莫如公，遂授以政。付八音於師曠，孰敢爭能？捐六轡於王良，坐將致遠。引領以望，惟日爲年。恭以昭文相公，全德難名，巨才不器，聲靈申伯之望，堂堂漢相之風，出入三廟，險夷一節，蕞爾種羌之叛命，慨然嘗寧以請行，威聲所加，臚穢自屏。淮蔡既定而裴度相，徐方不同而召虎歸。縱復遺種龍荒，遊魂沙海，譬之癘疥，豈足爬搔？必將訓兵擇帥，而授之規摹，積穀堅城，而磨以歲月。破斧之惡，四國實願；周公之亟還，折箠以鞭，赤眉無煩。鄧禹之久外，天下是望，豈惟一人？即日邊徼苦寒，台候何似？伏冀爲國善調寢興，謹奉啓起居。

### 答曾學士啓一首

伏審祇奉詔恩，榮升冊府。允厭朝論，增輝士林。伏惟慶慰，恭以聖神在御，政化惟新。願額俊之無方，豈拔賢而待次？賤如莘野，猶爲席上之珍。遠若傅巖，盡入轂中之選。而况圭璋之質，近生閭閻之家。固宜首膺寤寐之求，於以助成肅雍之化。府判學士，天資粹美，儒術講明，向屈處於下僚，蓋避嫌而自晦。屬文子之請老，察少翁之最賢，撫念老成，聿求義訓。豈獨褒崇之盛典，固將樂育於美材。自願庸虛，獲聯齋舍，忽捧書詞之辱，益知謙德之光。喜愧于心，踧踖無措。

### 賀歐陽少師致仕啓一首

伏審抗章得謝，釋位言還。天眷雖隆，莫奪已行之志；士流太息，共高難繼之風。凡在庇庶，共增慶慰。伏以懷安天下之公患，去就君子之所難。世靡不知人更相笑，而道不勝欲私於爲身。君臣之恩，係縻之於前；妻子之計，推葺之於後。至於山林之士，猶有降志於垂老，而况廟堂之舊，欲使辭福於當年。有其言而無其心，有其心而無

其決憑智共蔽，古今一塗。是以用捨行藏，仲尼獨許於顏子；存亡進退，周易不及於賢人。自非智足以周知，仁足以自愛，道足以忘物之得喪，志足以一氣之盛衰，則孰能見幾禍福之先，脫屣塵垢之外，常恐茲世不見其人。伏惟致政觀文少師，全德難名，巨材不器，事業三朝之望，文章百世之師。功存社稷，而人不知躬履艱難，而節乃見。縱使耄期篤老，猶當就見質疑，而乃力辭於未及之年，退託以不能而止。大勇若怯，大智如愚，至貴無軒冕而榮，至仁不導引而壽，較其所得，孰與昔多。軾受知最深，聞道有自，雖外爲天下惜老成之去，而私喜明哲得保身之全。伏暑向闌，合候何似，伏冀爲時自重，少慰輿情。

賀韓丞相再入啓一首

伏觀詔書，登庸舊德，傳聞四海，歡喜一辭。竊以君臣之間，古今異道；任法而不任人，則責輕而憂淺；庸人之所安，任人而不任法，則責重而憂深。賢者之所樂，凡吾君所以推心忘己，一切不問，而聽其所爲，蓋其後必將責報收功，三年有成，而底於至治。自非量足以容物，智足以知人，強足以濟艱難，勇足以斷取捨，則何以首膺民望，力報主知。恭惟史館相公，忠誠在天，德望冠世，如乾之中正，挺然而純粹精如坤之六二，賡然而直方大，更練三朝之用，捨出入四方之險夷，疲民系心，有識引領，必將發其蘊蓄，以次施行，始緩獄以裕民，終措刑而隆禮。軾登門最舊，荷顧亦深，喜抃之懷，實倍倫等。

密州到任謝執政啓一首

蒙恩授前件差遣，已於今月三日，起上訖，帶山負海，號爲持節之邦，多病無功，久在散材之目。授非所稱，愧靡自任。矧茲願治之辰，方以求賢爲急，宜得敏銳兼人之器，以副厲精更化之懷。如軾者，天與愚忠，家傳朴學，議

論止於汙俗，交遊謂之陳人。出佐郡條，荐更歲蕃，雖僅脫網羅之患，然卒無毫髮之稱。豈伊寵榮，偶及衰鈍。此蓋伏遇某官，股肱元聖，師表萬邦，欲隆太平極治之風，故開兼收並採之路。重使一夫之不獲，特捐支郡以見收。荷恩至深，論報何所，謹當鑄磨朽鈍，筆策疲驚，雖無望於功名，庶少逃於罪戾。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 答楊屯田啓二首

伏承枉顧，寵示長書，禮數過隆，既匪安庸之稱，文詞深厚，足爲衰拙之光。反復究觀，愧汗交集。伏惟通判屯田學深經術，名重薦紳，頃者劍外，屈臨百里之間，已是部中受賜，一人之數。豈伊幸會，復此逢迎。聽其言，信仁人之博哉，居是邦，蓋大夫之賢者。欲報瓊瑤之賦，適苦簿書之煩，言之不文，永以爲好。

又

向者不遺，特蒙枉顧，愧無琴瑟旨酒，以樂我嘉賓；但喜直亮多聞，真古之益友，謂將繼此而得見，豈意闕然而有行。伏讀誨音，惟知感歎，伏惟通判屯田才猷通敏，學術深純，非獨東州杞梓之珍，將爲清廟璠璣之寶。暨臨邊服，行履要津，而軾早以空疎，加之衰病，不緣曠官而罷去，則當引分以歸耕。自茲恐遂有出處之疎，故臨紙不能無悵惘之意，惟祈自重，少副下情。

### 謝監司薦舉啓一首

猥以庸虛，過蒙知遇，既免允譴，復加薦論。自省孤危，加之衰病，生而賦朴野之性，愚不識禍福之機。但知任已以直前，不復周防而慮後。動觸時忌，言爲身災。擠而去之，則爲有功，引而進之，亦或招悔。自非不以利祿爲意，

而以仁厚爲心，願茲鈍頑，誰肯收錄？伏惟某官時望至重，主知已深，方將長育於羣材，專務掩覆於小過，憐其謀身之甚拙，進絕望而退無歸，知其爲政之雖迂，歲有餘而日不足，特矯世俗惜之齒牙，軾敢不祇畏簡書，益自脩飭。豈云報德苟不辱知，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徐州謝兩府啓一首

移守河中，已愧超陞之異；改臨泗上，仍叨藩鎮之雄。既見吏民，周覽風俗，地形襟要，當東南水陸之衝；民食艱難，正春夏旱蝗之際，宜得一時之循吏，以安千里之疲氓。如軾者，才不逮人，學非適用，早應策府，自知拙直之難安，屢乞守符，意謂苟安之善計。然自往來三郡，首尾七年，足蹈危機，僅脫風波之險，心存吏役，都忘學術之源。既未決於歸耕，敢復求於善地，伏遇某官權衡萬物，高下一心，頑擴悍堅，實費陶鎔之力，散材疎惡，徒施封殖之恩，謹當篳策篳鷲，鏘磨朽鈍，上酬天造，次答已知。

賀呂副樞啓一首

伏審近膺告命，入總樞機；中外聳觀，朝廷增重。伏惟慶慰，竊以古之爲國，權在用人，德厚者輔其才，而名益隆；望重者無所爲，而人自服。是以淮南叛國，先止謀於長孺；汾陽元老，尙改觀於公。權樽俎可以折衝，藜藿爲之不採。哀此風流之莫繼，久矣寂寥而無聞！天亦厭於凡才，上復思於舊德。恭惟樞密侍郎，性資仁義，世濟忠嘉，豈惟清節以鎮浮，固已直言而中病。出領數郡，若將終身；小人謂之失時，君子意其復用。迨茲顯拜，夫豈偶然，然而荷三朝兩世之恩，當春秋賢者之責，推之不去，愛乎其難！進伯玉而退子瑕，人皆望於門下；烹桑羊而斬樊噲，公無愧於古人。莫若盡行疇昔之言，庶幾大慰天下之望。軾登門最舊，稱慶無絲，踊躍之懷，實倍倫等。

# 賀趙大資致仕啓一首

伏審抗章得謝，奉冊言還。搢紳聳觀，閭里相慶！竊謂富貴不爲至樂，功名非有甚難；樂莫樂於還故鄉，難莫難於全大節。歷數當今之卿相，或寓他邦；究觀自古之忠賢，少有完傳。錦衣而夜行者多矣，狐裘而羔袖者有之。至若百行渾圓，五福純備，當世所羨，非公而誰？恭惟致政大資少保，道心精微，德望宏遠。無施不可，尤高臺諫之風，所臨有聲，最宜吳蜀之政。才不究於大用，命乃係於生民。與時偕行，不可則止。見故人而一笑，綽有餘歡；念平生之百爲，一無可恨。方將深入不二，獨遊無何。默追梁可之風，坐致喬松之壽。賦荷知有素，貪祿忘歸。慕鸞鶴之高翔，眷樊籠而永歎。傾頌之素，敷寫莫窮！

# 答陳齋郎啓一首

伏審祗膺寵命，榮踐亨塗。拜慶庭闈，溢歡聲於觀者；馳書士友，挾華藻之燦然！顧此衰羸，實難嘗捧。伏惟齋郎，天資深茂，學術淹通。經行兩純，窮達一操。久困有司之尺度，退從老圃於丘園。陋彼素餐，是聞也；非達也，凜然遺直，惟有之，則似之。假道一官，權輿千里。幅巾藜杖，願爲二老之風流；甲第高門，坐看諸郎之富貴。欣頌之至，筆舌難周。

# 賀文太尉啓一首

伏審孚號揚庭，臨軒遣使，出節少府，授鉞齋壇。夷夏聳觀，兵民交慶！蓋功業盛大，則極名器而後稱；惟德度宏遠，故舉富貴而若無。蔚爲三世之宗臣，豈獨一時之盛事。恭惟留守太尉大丈，道本天合，德爲人師。信及三川

之豚魚，咸加兩河之草木。身任休戚，言爲重輕。始若留侯弱冠，而遇高祖；晚同尙父黃髮，而亮武王。旣奉冊書，益新民聽。方將威懷北虜，係頸長纆。約東河公，軌流故道。然後入調伊傅之鼎，歸躡松喬之游。輿論所期，斯言可必。軾謫官有限，趨侍無緣。踴躍之心，宣寫難盡！

登州謝兩府啓一首

右軾啓：蒙恩授前件官，已於今月十五日到任。上詔者迂愚之守，沒齒不移；廢逐之餘，歸田已幸。豈謂承宣之寄，忽爲枯朽之榮。眷此東州，下臨北徼。俗近齊魯之厚，迹皆秦漢之陳。賓出日於麗譙，山川炳煥；傳夕烽於海嶠，鼓角清閑。願靜樂之難名，笑妄庸之竊據。此蓋伏遇某官，股肱元聖，師保萬民。才全而德不形，任重而道愈遠。謂使功不如使過，而觀過足以知仁。特借齒牙，曲成羽翼。軾敢不服勤簿領，祇畏簡書。策蹇磨鉛，少答非常之遇。息黥補劓，漸收無用之身。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謝中書舍人啓一首

右軾啓：蒙恩授前件官者。起於貶所，未及期年，擢置周行。遽參法從，省躬無有，被寵若驚。竊惟人才進退之間，實爲風俗隆替之漸。必欲致治，在於積賢。雖一薛居州，齊言不能移楚；而用范武子，晉盜可使奔秦。崔琰進而廉儉成風，楊紉用而淫侈改度。誠國是之先定，雖民散而可收。拔茅茹者，以彙而征；附馬棧者，必先其直。用舍旣見，好惡自明。人知所趨，勢有必至。今朝廷方講當世之務，力追前代之隆。雖改定法令，足以便事；而未足以安民。寬弛賦役，足以安民；而未足以成俗。是以登進耆老，搜求雋良。將使士知向方，民亦有取。如軾者，山林下士，軒冕棄材。少而學文，本聲律雕蟲之技；出而從仕，有狂狷嬰鱗之愚。溝中不顧於青黃，爨下無心於官徵。誤蒙收拾，已

出優恩薦履禁嚴殊非素望！此蓋伏遇某官德配前哲望隆本朝名重圭璋上助廟堂之用言爲著蔡下同卿士之謀餘論所加虛名增重知丹心之尙在憐白首之無歸特借寵光以寬衰病任隆才下恩重報輕直道而行恐非所以安愚不肖之分充位而已又不足以解卿大夫之憂蚤夜以思進退惟谷恐懼戰越不知所裁

### 謝翰林學士啓一首

叨奉寵恩擢居禁近任逾器表愛與愧并內自顧於衰遲宜退安於冗散豈期晚節伏與英遊此蓋伏遇某官德配先民望隆多士至誠樂與共推人物之評雅量兼容曲借齒牙之末致茲朽鈍亦踐高華方修問之未皇遽移書之見及其爲感佩難盡敷陳

### 答試館職人啓一首

伏承射策玉堂方觀筆陣校文天祿逐秀儒林黨友增華搢紳共慶國家求賢之道必於閑暇無事之時賢者報國之功乃在緩急有爲之際養之無素則一旦欲用而何由待以非常則臨事欲辭而不可故納之於英俊相從之地觀之以世俗不見之書非獨使之業廣而材成抑將待其資深而望重某官學優而仕行浮於名詞令從容議論慷慨追還正始文章爲之一新傳寫都城紙墨幾於驟貴得士之喜非我敢私賦衰病侵尋文思荒落職在翰苑當發策而莫辭識匪通儒懼品藻之不稱過煩臨貺寵以書詞永爲巾笥之珍愧乏瓊瑤之報

### 答李寶文啓一首

伏審祇奉異恩遠臨全蜀奎文寶訓方入直於禁嚴井絡提封旋出分於憂顧風猷所暨謠頌率同恭惟知

府寶文，望重搢紳，材宜廊廟。譽之金石，蓋闐然而日彰；浩若江河，固窮之而益遠。西南之俗，信服已深；民物子來，氣復岷峨之舊。舟車雲集，惠通秦楚之商。會未下車，已聞報政。軾倦游滋久，寤寐懷歸。空詠甘棠之思，莫展維桑之敬。悵焉永望，言不寫心。

答王欽臣啓一首

伏審祇奉明縉，特膺異選。以高才望冊府，以令德正僕臣。側聞除書，大慰輿論。伏惟太僕學士，文鳴早歲，學配前人。豫章雖老於中林，瑚璉終升於清廟。萬事不理，問伯始而可知；三篋雖亡，得安世而何患。清塗方踐，遠業難量。愧修慶之未皇，辱移書之見及。感佩之至，但切下懷。

答彭舍人啓一首

伏審顯膺宸命，進直掖垣。除目播騰，輿情欣屬。國家董正百官之治，聿追三代之隆。用事考言，因名責實。然而憲臺省闕，無預於文詞；儒館學宮，不關於政理。惟此六押之任，要須二者之長。非該通經術，則不足以代王言；非曉達吏方，則不足以分省事。是爲文士之極任，豈止時人之美談。果有真才，來膺妙選。伏惟某官，道師古始，識造精微。學窮游夏之淵源，文列傅班之伯仲。自期甚厚，所得實多。射策決科，嘗魁天下之士；犯顏逆指，有古名臣之風。專從言動之司，亟掌絲綸之美。璠璣美質，豈獨一時宗廟之華；杞梓異材，固爲後日棟梁之用。軾備員法從，竊庇餘光。聊陳輿誦之言，少答函封之辱。其爲欣佩，莫究頌言！

謝賈朝奉啓一首



右軾啓自蜀徂京，幾四千里，攜孥去國，蓋二十年。側聞松楸，已中梁柱。過而下馬，空瞻董相之陵。酌以隻鷄，誰副橋公之約。宦遊歲晚，坐念涕洟。未報不貲之恩，敢懷盡歸之意。常恐樵牧不禁，行有雍門之悲。雨露既濡，空引太行之望。豈謂通判某官，政先慈孝，義篤友朋，首隆學校之師儒，次訪里閭之耆舊。自嗟來暮，不聞拔薤之規。尙意神交，特致生芻之奠。父老感歎，桑梓光華。深衣練冠，莫克垂洟於墓道。昔孺今袴，尙能鼓舞於民謠。仰佩之深，力占難盡！

### 賀范端明啓一首

右軾啓：恭承明詔，追錄舊勳，名陞祕殿之嚴，實遂安車之養。仍惟餘澤，以及後昆。聞命以還，有識相慶。竊謂死生之事，聖賢有不能了。父子之際，古今以爲難言。方其犯雷霆於一時，豈意收功名於今日。惟天知我絕口不言，俾事發之相重，非人謀之所及。恭惟致政端明學士，至誠格物，隱德在人。弼亮四世如畢公，壽考百年如衛武。獨立不懼，舍之則藏。惟有青蒲之言，尙在金縢之匣。白日一照，浮雲自開。坐使遺民，復觀盛事。子孫歸沐，下萬石之里門。君相乞言，授三者之几杖。更延眉壽，永作元龜。軾無任歡喜頌詠，激切之至！

### 答范端明啓一首

伏審參稽古樂，追述新書。琢石鑄金，成之有數。立鈞出度，施及無窮。搢紳雲集於奉常，端冕天臨於便座。偉茲壯觀，自我元臣。竊以樂之盛衰，寄於人之存否。秦漢以下，鄭衛肆行。雖喜三雍之成，旋遭五胡之亂。平陳之後，粗獲雅音。天寶之中，遂雜胡部。道喪久矣，孰能起之。獨求三代之遺聲，允屬四朝之舊德。恭惟致政端明大文，耄期稱道，直亮多聞。進不謀安，昔旣以身而徇義；退猶憂國，今推所學以及人。豈惟盡力於考音，至復傾家而制器。

蓋事關於治忽，必幽贊於神明。得商頌十二篇於周大師，雖賢者之事也；獲古磬十六枚於犍爲郡，豈偶然而已哉？軾本非知音之人，空荷移書之辱。究觀累日，喜愧兼懷！徒誦詠於再三，豈發明於萬一？

杭州謝執政啓一首

右軾啓：小器易盈，宜處不爭之地；大恩難報，終爲有愧之人。到郡浹旬，汗顏數四。湖山如舊，魚鳥亦怪其衰殘；爭訟稍稀，吏民習知其遲鈍。雖尙嬰於寵劇，庶漸卽於安閑。顧此慙愚，亦蒙微倖。此蓋伏遇某官，輔世以德，事君以仁，嘉善而矜不能，與人不求其備，故令狂直得保始終；指步武於夷途，收桑榆之暮景。軾敢不欽承令德，推本上心，政拙催科，自占陽城之考；姦容獄市，敢師齊相之言。庶寡悔尤，少償知遇。

答杭州交代啓一首

右軾啓：罷直禁中，本緣衰病；分符浙右，更竊寵榮。旣尋少壯之舊游，復繼老成之前躅。養病臥治之所，蒙成坐嘯之餘，顧此鈍頑，實爲忝味。伏惟知府待制宏才緯俗，雅望鎮符；神馳方切於望塵，心照已先於傾蓋。借之餘潤，成此虛名。滕大夫之才，豈堪治劇；楚令尹之政，或許告新。望見有期，瞻依愈切！

答莫提刑啓一首

右軾啓：得請江湖，雖適平生之願；輒煩獄市，豈堪老病之餘。賴茲德大而有容，愍其心勞而愈拙。故於始至，借以一言。此蓋伏遇提刑某官，威肅列城，德懷雅俗。雖在按臨之屬部，不忘宿昔之交情。豈獨敦忠厚之風，抑以增衰朽之重。其爲感忤，未易名言。

答王明州啓一首

伏審奉詔牧民，涓辰蒞事，教條清簡，曾無頤指之勞；吏下肅承，皆有心服之敬。風聲所暨，鄰境爲先。伏惟知府龍圖迪哲而文，剛中莫屈大辯若訥，取爲利口之言，小智自私，誰識仁人之勇？道不容於羣枉，身乃獲於退安。回觀爭奪之塗，日有榮枯之變。坐嘯之樂，勿以語人；強食自頤，猶當爲國！

謝生日詩啓一首

蓬矢之祥，雖世俗之所尙；蓼莪之感，迨衰老而不忘。豈謂某官，意重瓊瑤，文成黼黻；推仁心而錫類，出妙語以噓枯。攝提正於孟陬，已光初度；月宿直於南斗，更借虛名。永惟難報之珍，但結無窮之好！

賀林待制啓一首

伏審圖舊聖時，陞華法從；僉言諧允，有識歎咨。萬木歲寒，配喬松於巨柏；衆星夜艾，凜明月與長庚。斧藻昌朝，領袖後進；傳聞四遠，歡喜一詞。恭惟某官，名重弱齡，望高晚節。文章爾雅，蓋西漢之餘風；悃無華，亦東京之循吏。凡閱四朝而後用，獨爲三館之老臣。著書已成，特未寫之琬琰；立功何晚，會當收之桑榆。軾交舊最深，慰喜良甚！尺書爲賀，鄙志莫宣。

卷二十八 書十一首

上梅直講書一首

某官執事某每讀詩至鷓鴣讀書至君爽常竊悲周公之不遇及觀史見孔子厄於陳蔡之間而絃歌之聲不絕顏淵仲由之徒相與問答夫子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爲於此」顏淵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子油然而笑曰「回使爾多財吾爲爾宰」夫天下雖不能容而其徒自足以相樂如此乃今知周公之富貴有不如夫子之貧賤夫以召公之賢以管蔡之親而不知其心則周公誰與樂其富貴而夫子之所與共貧賤者皆天下之賢才則亦足與樂乎此矣軾七八歲時始知讀書聞今天下有歐陽公者其爲人如古孟軻韓愈之徒而又有梅公者從之遊而與之上下其議論其後益壯始能讀其文詞想見其爲人意其飄然脫去世俗之樂而自樂其樂也方學爲對偶聲律之文求斗升之祿自度無以進見於諸公之間來京師逾年未嘗窺其門今年春天下之士羣至于禮部執事與歐陽公實親試之誠不自意獲在第二旣而聞之人執事愛其文以爲有孟軻之風而歐陽公亦以其能不爲世俗之文也而取焉是以在此非左右爲之先容非親舊爲之請屬而嚮之十餘年間聞其名而不得見者一朝爲知己退而思之人不可以苟富貴亦不可以徒貧賤有大賢焉而爲其徒則亦足恃矣苟其僥一時之幸從車騎數十人使閭巷小民聚觀而贊嘆之亦何以易此樂也傳曰「不怨天不尤人」蓋優哉游哉可以卒歲執事名滿天下而位不過五品其容色溫然而不怒其文章寬厚敦朴而無怨言此必有所樂乎斯道也軾願與聞焉

上韓太尉書一首

軾生二十有二年矣自七八歲知讀書及壯大不能曉習時事獨好觀前世盛衰之迹與其一時風俗之變自三代以來頗能論著以爲西漢之衰其大臣守尋常不務大略東漢之末士大夫多奇節而不循正道元成之間天下無事公卿將相安其祿位願其子孫各欲樹私恩買田宅爲不可動之計抵回畏避以苟歲月而皆依放

儒術六經之言，而取其近似者，以爲口實。孔子曰：「惡居下流而訕上，惡訐以爲直。」而劉歆谷永之徒，又相與彌縫其闕，而緣飾之。故其衰也，靡然如蛟龍釋其風雲之勞，而安於養畜之樂，終以不悟，使其肩披股裂，登於匹夫之俎。豈不悲哉！其後桓靈之君，懲往昔之弊，而欲樹人主之威權，故頗用嚴刑，以督責臣下。忠臣義士，不容於朝廷，故羣起於草野，相與力爲險怪驚世之行，使天下豪俊奔走於其門，得爲之執鞭，而其自喜，不啻若卿相之榮。於是天下之士，翬然皆有無用之虛名，而不適於實效。故其亡也，如人之病狂，不知堂宇宮室之爲安，而號呼奔走，以自顛仆。昔者太公治齊，舉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弑之臣。」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太公曰：「後世浸微矣。」漢之事迹，誠大類此。豈其當時公卿士大夫之行，與其風俗之剛柔，各有以致之邪？古之君子，剛毅正直，而守之以寬，忠恕仁厚，而發之以義。故其在朝廷，則士大夫皆自洗濯磨淬，戮力於王事，而不敢爲非常可怪之行。此三代王政之所由興也。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天下之人，幸而有不爲阿附苟容之事者，則務爲倜儻矯異，求如東漢之君子，惟恐不及，可悲也已！軾自幼時，聞富公與太尉皆號爲寬厚長者，然終不可犯以非義。及來京師，而二公同時在兩府，愚不能知其心，竊於道塗，望其容貌，寬然如有容，見惡不怒，見善不喜。豈古所謂大臣者歟？夫循循者，固不能有所爲，而翹翹者，又非聖人之中道。是以願見太尉，得聞一言足矣。太尉與大人最厚，而又嘗辱問其姓名，此尤不可以不見，今已後矣。不宣。軾再拜。

### 上富丞相書一首

軾聞之進說於人者，必其人之有間而可入，則其說易行。戰國之人貪天下之士，因其貪而說之；危國之人懼天下之士，因其懼而說之。是故其說易行。古之人一說而合，至有立談之間，而取公相者，未嘗不始於戰國危國。何則？有間而可入也。居今之世，而欲進說於明公之前，不得其間而求入焉，則亦可謂天下之至愚無知者矣。

地方萬里而制於一姓。極天下之尊而盡天下之富。不可以有加矣。而明公爲之宰。四夷不作。兵革不試。是明公無貪於得而無懼於失也。方西戎之熾也。狄人乘間以跨吾北。中國之大不畏。而畏明公之一詞。是明公之勇冠於天下也。明公居於山東而傾河朔之流人。父棄其子。夫棄其妻。而自歸於明公者。百餘萬。明公人人而食之。旦而撫之。此百萬人者。出於溝壑之中。而免於爲鴛豺狼之患。生得以養其父母。而祭其祖考。死得使其子孫葬埋祭祀。不失其故常。是明公之仁及於百世也。勇冠於天下而仁及於百世。士之生於世如此。亦足矣。今也處於至足之勢。則是明公無復有所羨慕於天下之功名也。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書。莫不盡讀。禮樂刑政之大小。兵農財賦之盛衰。四海之內。地里之遠近。山川之嶮易。物土之所宜。莫不盡知。當世之賢人君子。與夫姦僞嶮詐之徒。莫不盡究。至於曲學小數。茫昧懽懽。而不可知者。皆獵其華而咀其英。泛其流而涉其源。雖自謂當世之辯。不能傲之。以其所不知。則是明公無復有所畏憚於天下之博學也。名爲天下之賢人。而貴爲天子之宰。無貪於得。而無懼於失。無羨於功名。而無畏於博學。是其果無間而可入也。天下之士。果不可以進說也。軾也聞之。楚左史倚相曰。昔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猶曰。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官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朝夕。以交戒我。猶以爲未也。而作詩以自戒。其詩曰。抑抑威儀。惟德之隅。夫衛武公。惟居於至足。而日以爲不足。故其箴也。諡之曰。睿聖武公。嗟夫。明公豈以其至足。而無間以拒天下之士。則士之進說者。亦何必其間之入哉。不然。軾將誦其所聞。而明公試觀之。夫天下之小人。所爲奔走輻湊於大人之門。而爲之用者。何也。大人得其全。小人得其偏。大人得其全。故能兼受而獨制。小人得其偏。是以聚而求合於大人之門。古之聖人。惟其聚天下之偏。而各收其用。以爲非偏。則莫肯聚也。是故不以其全而責其偏。夫惟全者。之不可以多有也。故天下之偏者。惟全之求。今以其全而責其偏。夫彼若能全。將亦爲我而已矣。又何求焉。昔者夫子廉潔而不爲異衆之行。勇敢而不爲過物之操。孝而不徇其親。忠而不犯其君。凡此者。是夫子之全也。原憲廉而至於貧。公良孺勇而

至於門會子孝而徇其親。子路忠而犯其君。凡此者是數子之偏也。夫子居其全而收天下之偏。是以若此巍巍也。若夫明公其亦可謂天下之全矣。廉而天下不以爲介直。而天下不以爲訂剛健而不爲強敦厚而不爲弱。此明公之所得之於天。而天下之所不可望於明公者也。明公居其全。天下效其偏。其誰曰不可異時士大夫皆喜爲卓越之行。而世亦貴狡悍之才。自明公執政。而朝廷之間習爲中道。而務循於規矩士之矯飾力行爲異者。衆必共笑之。夫卓越之行非至行也。而有取於世。狡悍之才非真才也。而有用於天下。此古之全人所以坐而收其功也。今天下卓越之行。狡悍之才。舉不敢至於明公之門。懼以其不純而獲罪於門下。軾之不肖竊以爲天下之未大治。兵之未振。財之未豐。天下之有望於明公而未獲者。其或由此也歟。昔范公收天下之士。不考其素。苟可用者。莫不咸在。雖其狂猥無行之徒。亦自效於下風。而范公亦躬爲詭特之操。以震之。夫范公之取人者是也。其自爲者非也。伏惟明公以天下之全。而自居去其短。而襲其長。以收功於無窮。軾也。西南之匹夫。求斗升之祿。而至於京師。翰林歐陽公不知其不肯使與於制舉之末。而發其猖狂之論。是以輒進說於左右。以爲明公必能容之所進策論五十篇。貧不能盡寫。而致其半。觀其大略。幸甚。

### 上曾丞相書一首

軾聞之。將有求於人。而其說不誠。則難以望其有合矣。世之奇特之士。其處也。莫不爲異衆之行。而其出也。莫不爲怪詭之詞。比物引類。以搖撼當世。理不可化。則欲以勢劫之。將以術售其身。古之君子有韓子者。其爲說曰。王公大人。不可以無貧賤之士。居其下風。而推其後。大其聲名。而久其傳。雖其貴賤之闊絕。而其相須之急。不啻若左右手。嗚呼。果其用是說也。則夫世之君子。所爲老死而不遇者。無足怪矣。今夫扣之者急。則應之者疑。其詞夸。則其實必有所不副。今吾以爲王公大人。不可以一日而無吾也。彼將退而考其實。則亦無乃未至於

此耶？昔者漢高未嘗喜儒，而不失爲明君；衛霍未嘗薦士，而不失爲賢公卿。吾將以吾之說，而彼將以彼之說；彼是相拒，而不得其歡心，故貴賤之間，終不可以合，而道終不可以行，何者？其扣之急，而其詞夸也！鬻千金之璧者，不之於肆，而願觀者塞其門，觀之歎息，而主人無言焉，非不能言，知言之無加也。今也不幸而坐於五達之衢，又嗷嗷焉，自以爲希世之珍，過者不顧，執其裾而強觀之，則其所鬻者可知矣！王公大人，其無意於天下後世者，亦安以求爲也？苟其不然，則士之過於其前，而有動於其目者，彼將蹇裳疾行而攫取之。故凡皇皇汲汲者，舉非吾事也。昔者嘗聞明公之風矣，以大臣之子孫，而取天下之高第，才足以過人，而自視缺然，常若不足。安於小官，而樂於恬淡，方其在太學之中，衣綰飯糗，若將終身。至於德發而不可掩，名高而不可抑，貴爲天子之少宰，而其自視不加於其舊之錙銖，其度量宏達，至於如此，此其尤不可以夸詞而急扣者也！軾不佞，自爲學至今，十有五年，以爲凡學之難者，難於無私，無私之難者，難於通萬物之理。故不通乎萬物之理，雖欲無私，不可得也。已好則好之，已惡則惡之，以是自信，則惑也。是故幽居默處，而觀萬物之變，盡其自然之理，而斷之於中。其所不然者，雖古之所謂賢人之說，亦有所不取。雖以此自信，而亦以此自知其不悅於世也。故其言語文章，未嘗輒至於公相之門。今也天子舉直諫之士，而兩制過聽，謬以其名聞，竊以爲與於此者，皆有求於吾君吾相者也。故亦有獻其文，凡十篇，而書爲之先，惟所裁擇，幸甚！

應制舉上兩制書一首

軾聞古者有貴賤之際，有聖賢之分；二者相勝而不可以相參，其勢然也。治其貴賤之際，則不知聖賢之爲高；行其聖賢之分，則不知貴賤之爲差。昔者子思孟軻之徒，不見諸侯，而耕於野；比閭小吏，一呼於其門，則攝衣而從之。至於齊魯千乘之君，操幣執轡，因門人以願交於下風，則閉門而不納。此非苟以爲異而已，將以明乎聖



賢之分而不參於貴賤之際，故其攝衣而從之也。君子不以爲畏，而其閉門而拒之也。君子不以爲傲。何則？其分定也。士之賢不肖，固有之矣。子思孟軻不可以人人而求之，然而貴賤之際，聖賢之分二者要以不可不知也。世衰道喪，不能深明於斯二者，而錯行之，施之不得其處，故其道兩亡。今夫軾朝生於草茅塵土之中，而夕與於州縣之小吏，其官爵勢力，不足較於世亦明矣。而諸公之貴，至與人主揖讓周旋而無間，大車駟馬至於門者，逡巡而不敢入。軾也非有公事，而輒至於庭，求以賓客之禮，見於下執事，固已獲罪於貴賤之際矣。雖然，當世之君子，不以其愚陋，而使與於制舉之末，朝廷之上，不以其疎賤，而使奏其猖狂之論。軾亦自忘其不肖，而以爲是兩漢之主，所孜孜而求之，親降色辭，而問之政者也。其才雖不足以庶幾於聖賢之間，而學其道，治其言，則所守者其分也。是故踴躍然而來，仰不知明公之尊，而俯不知其身之賤，不由紹介，不待辭讓，而直言當世之故，無所委曲者，以爲貴賤之際，非所以施於此也。軾聞治事不若治人，治人不若治法，治法不若治時，時者國之所以存亡，天下之所最重也。周之衰也，時人莫不苟煇而不立，周雖欲其立而不可得也，故周亡。秦之衰也，時人莫不貪利而不仁，秦雖欲其仁而不可得也，故秦亡。西漢之衰也，時人莫不柔懦而謹畏，故君臣相蒙，而至於危。東漢之衰也，時人莫不矯激而奮厲，故賢不肖不相容，以至於亂。夫時者，豈其所自爲邪？王公大人實爲之。軾將論其時之病，而以爲其權在諸公。諸公之所好，天下莫不好；諸公之所惡，天下莫不惡。故軾敢以今之所患二者，告於下執事。其一曰：「用法太密，而不求情。」其二曰：「好名太高，而不適實。」此二者，時之大患也。何謂用法太密而不求情？昔者天下未平，而法不立，則人行其私意，仁者遂其仁，勇者致其勇，君子小人，莫不以其意從事，而不困於繩墨之間。故易以有功，而亦易以亂。及其治也，天下莫不趨於法，不敢用其私意，而惟法之知。故雖賢者所爲，要以如法而止，不敢於法律之外，有所措意。夫人勝法，則法爲虛器，法勝人，則人爲備位。人與法並行而不相勝，則天下安。今自一命以上，至於宰相，皆以奉法循令，爲稱其職，拱手而任法曰：「吾豈得自由哉？」法旣大行，故人爲備

位。其成也，其敗也，其治也，其亂也，天下皆曰：「非我也，法也！」法之弊，豈不亦甚矣哉？昔者漢高之時，留侯爲太子少傅，位於叔孫之後，而周昌亦自御史大夫爲諸侯相。天下有緩急，則功臣左遷而不怨，此亦知其君臣之權，不以法而相持也。今天下所以任法者何也？任法生於自疑，自疑生於多私。惟天下之無私，則能於法律之外，有以效其智。何則？其自信明也。夫唐永泰之間，姦臣執政，政以賄成，德宗發憤而用常袞，袞一切用法，四方奏請，莫有獲者。然天下否塞，賢愚不分，君子不以爲能也。崔祐甫爲相，不至期年而除吏八百，多其親舊。或者以爲譏，祐甫曰：「不然，非親與舊，則安得而知之？顧其所用如何爾。」君子以爲善用法。今天下泛泛焉，莫有深思遠慮者，皆任法之過也。何謂好名太高，而不適實？昔者聖人之爲天下，使人各致其能以相濟也。不一則不專，不專則不能，自堯舜之時，而伯夷、后夔、稷、契之倫，皆不過名一藝，辦一職，以盡其能。至於子孫世守其業而不遷，變不敢自與於知禮，而契不敢自任於播種。至於三代之際，亦各輔其才而安其習，以不相犯躐。凡書傳所載者，自非聖人，皆止於名一藝，辦一職。故其藝未嘗不精，而其職未嘗不舉。後世之所希望而不可及者，由此故也。下而至於漢，其君子各務其所長，以相左右。故史之所記，武宣之際，自公孫、魏、邴以下，皆不過以一能稱於當世。夫人各有才，才各有小大，大者安其大，而無忽於小；小者樂其小，而無慕於大。是以各適其用，而不喪其所長。及至後世，上失其道，而天下之士皆有侈心，取以一藝自名，而欲盡天下之能事，是故喪其所長，而至於無用。今之士大夫其實病此也。仕者莫不談王道，述禮樂，皆欲復三代。追堯舜，終於不可行，而世務因以不舉。學者莫不論天人，推性命，終於不可究，而世教因以不明。自許太高，而措意太廣，太高則無用，太廣則無功。是故賢人君子，布於天下，而事不立。聽其言，則侈大而可樂；責其效，則汗漫而無當。此皆好名之過深。惟古之聖賢，建功立業，興利捍患，至於百工小民之事，皆有可觀，不若今世之因循鹵莽。其故出於此二者歟？伏惟明公才略之宏偉，度量之寬厚，學術之廣博，聲名之燁燁，冠於一時，而振於百世。百世之所望而正者，意有所向，則天下奔走而趨之。則其慙時憂世之

心，或有取於斯言也。軾將有深於此者，而未敢言焉。不宣，軾再拜。

### 上劉侍讀書一首

軾聞天下之所少者，非才也；才滿於天下，而事不立；天下之所少者，非才也，氣也。何謂氣？曰：「是不可名者也。若有鬼神焉，而陰相之。」今夫事之利害，計之得失，天下之能者舉知之，而不能辦；能辦其小，而不能辦其大，則氣有所不足也。夫氣之所加，則己大而物小，於是乎受其至大，而不爲之驚；納其至繁，而不爲之亂；任其至難，而不爲之憂；享其至樂，而不爲之蕩。是氣也，受之於天，得之於不可知之間，傑然有以蓋天下之人，而出萬物之上。非有君長之位，殺奪施與之權，而天下環嚮而歸之，此必有所得者矣。多才而敗者，世之所謂不幸者也。若無能焉，而每以成者，世之所謂天幸者也。夫幸與不幸，君子之論，不施於成敗之間，而施於窮達之際。故凡所以成者，其氣也；其所以敗者，其才也。氣不能守其才，則焉往而不敗？世之所以多敗者，皆知求其才，而不知論其氣也。若夫明公，其亦有所得矣。軾非敢以虛辭而曲說，誠有所見焉耳。夫天下有分，得其分則安，非其分而以一毫取於人，則羣起而爭之。天下有無窮之利，自一命以上，至於公相，其利可愛，其塗甚夷。設爲科條，而待天下之擇取，然天下之人，翹足跂首而羣望之，逡巡而不敢進者，何也？其分有所止也。天下有無功而遷一級者，則衆指之矣。遷者不容於下，遷之者不容於上，而况其甚者乎？明公起於徒步之中，執五寸之翰，書方尺之簡，而列於士大夫之上，橫翔捷出，冠壓百吏，而爲之表，猶以爲未也，而加之師友之職，付之全秦之地，地方千里，則古之方伯連帥，所不能有也。東障崦澠，北跨河渭，南倚巴蜀，西控戎夏，則古之秦昭王、商君白起之徒，所以殲身殘民，百戰而有之者也。奮臂而取兩制，不十餘年，而天下不以爲速，非有汗馬之勞，米鹽之能，以擅富貴之美，而天下不以爲無功，抗顏高議，自以無前，而天下不以爲無讓，此其氣固有以大服於天下矣。天下無大事也，天下而有大事，非其

氣之過人者，則誰實辦之？軾遠方之鄙人，遊於京師，聞明公之風，幸其未至於公相，而猶可以誦其才氣之盛美，而庶幾於知言。惜其將遂西去，而不得從也，故請問於門下，以願望見其風采，不宣。軾再拜。

上韓魏公論場務書一首

軾再拜獻書昭文相公執事。軾得從官於西，嘗以爲當今制置西事，其大者未便，非痛整齊之，其勢不足以久安；未可以隨敵而往，隨壞而補也。然而其事宏闊浩汗，非可以倉卒輕言者。今之所論，特欲救一時之急，解朝夕之患耳。往者，寶元以前，秦人之富強可知也；中戶不可以敵計，而計以頃，上戶不可以頃計，而計以賦。耕於野者，不願爲公侯藏於民家者，多於府庫也。然而一經元昊之變，冰消火燎，十不存三四。今之所謂富民者，嚮之隸也；今之所謂蕃聚者，嚮之殘棄也。然而不知吳賊之遺種，其將永世而臣伏邪？其亦有時而不臣也。以向之民力，堅完百倍，而不能支；以今之傷殘之餘，而能辦者，軾所不識也。夫平安無事之時，不務多方優裕其民，使其氣力渾厚，足以勝任縣官權時一切之政，而欲一旦納之於患難，軾恐外憂未去，而內憂乘之也。鳳翔京兆，此兩郡者，陝西之囊橐也。今使有變，則緣邊被兵之郡，知戰守而已。戰而無食，則北守而無財，則散。使戰不北，守不散，其權固在此兩郡也。軾官於鳳翔，見民之所最畏者，莫若衙前之役。自其家之糶，盡釜甑以上計之。長役及十千，鄉戶及二十千，皆占役一分。所謂一分者，名爲糜錢，十千可辦，而其實皆十五六千，至二十千而多者，至不可勝計也。科役之法，雖始於上戶，然至於不足，則遞取其次。最下至於家貲，及二百千者，於法皆可科。自近歲以來，凡所科者，鮮有能大過二百千者也。夫爲王民，自糶盡釜甑以上計之，而不能滿二百千，則何以爲民？今也及二百千，則不免爲民之窮困，亦可知矣。然而縣官之事，歲以二千四百分爲計，所謂優輕而可以償其勞者，不能六百分。而捕獲強惡者，願入焉；擿發賊弊者，願入焉。是二千四百分者，衙前之所獨任，而六百分者，未能純被於衙前也。

民之窮困又可知矣。今之最便，惟重難日損，優輕日增，則民尙可以生。此軾之所爲區區議以官權與民也。其詳固已具於府之所錄，以聞者，從軾之說，而盡以予民，失錢之以贖計者，軾嘗粗較之，歲不過二萬，失之於酒課而償之於稅緡，是二萬者，未得爲全失也。就使爲全失二萬，均多補少，要以共足。此一轉運使之所辦也。如使民日益困窮而無告，異日無以待倉卒意外之患，則雖復歲得千萬，無益於敗。此賢將帥之所畏也。軾以爲陛下新御宇內，方求所以爲千萬年之計者，必不肯以一轉運使之所能辦，而易賢將帥之所畏。况於相公才略冠世，不牽於俗人之論。乃者變易茶法，至今以爲不便者，十人而九，相公尙不顧行之益堅。今此事至小，一言可決，去歲赦書使官自買木，關中之民，始知有生意，嚮非相公果斷而力行，必且下三司，三司固不許，幸而許，必且下本路，本路下諸郡，或以爲可，或以爲不可，然後監司類聚其說，而參酌之，比復於朝廷，固已期歲矣。其行不行，又未可知也。如此而民何望乎？方今山陵事起，日費千金，軾乃於此時，議以官權與民，其爲迂闊取笑可知矣。然竊以爲古人之所以大過人者，惟能於擾攘急迫之中，行寬大閑暇久長之政，此天下所以不測而大服也。朝廷自數十年以來，取之無術，用之無度，是以民日困，官日貧。一旦有大故，則政出一切，不復有所擇。此從來不革之過，今日之所宜深懲而永慮也。山陵之功，不過歲終一切之政，當訖事而罷。明年之春，則陛下逾年卽位，改元之歲，必將首行王道，以風天下。及今使郡吏議之，減定其數，當復以聞，則言之今其時矣！伏惟相公留意千萬，幸甚！

### 上蔡省主論放欠書一首

軾於門下，蹤迹絕疎，然私自揆度，亦似見知於明公者。尋常無因緣，固不敢造次致書，今既有所欲言，而又默默拘於流俗人之議，以爲迹疎，不當干說，則是謂明公亦如凡人，拘於疎密之分者，竊以爲不然。故輒有所言，不顧惟少留聽。軾於府中，實掌理欠，自今歲麥熟以來，日與小民，結爲嫌恨，鞭笞鑱繫，與縣官日得千百錢，固不

敢憚也。彼實侵盜欺官，而不以時償，雖日撻無愧，然其間有甚足悲者，或管押竹木，風水之所漂，或主持糧斛，歲久之所壞，或布帛惡弱，祐剝以爲虧官，或糟滓潰爛，紐計以爲實欠，或未輸之贓，責於當時主典之吏，或敗折之課，均於保任千繫之家。官吏上下，舉知其非辜，而哀其不幸，迫於條憲，勢不得釋，朝廷亦深知其無告也，是以每赦必及焉。凡今之所追呼鞭撻，日夜不得休息者，皆更數赦，遠者六七赦矣。問其所以不得釋之狀，則皆曰：「吾無錢以與三司之曹吏。」以爲不信，而考諸舊籍，則有事同而先釋者矣。曰：「此有錢者也。」嗟夫！天下之人，以爲言出而莫敢逆者，莫若天子之詔書也。今詔書且已許之，而三司之曹吏獨不許，是猶可忍邪？伏惟明公在上，必不容此輩，故敢以告。凡四十六條，二百二十五人，錢七萬四千五百五十九千，粟米三千八百三十斛，其餘炭鐵器用材木冗雜之物甚衆，皆經監司選吏詳定，灼然可放者，軾已具列聞於本府。府當以奏，奏且下。三司議者皆曰：「必不報，雖報必無決然了絕之命。」軾以爲不然，往年韓中丞詳定放欠，以爲赦書所放，必待其家業蕩盡，以至於千繫保人，亦無子遺可償者，又當計赦後月日以爲放數。如此，則所及甚少，不稱天子一切寬貸之意。自今苟無所隱欺者，一切除免，不同其他。以此知今之所奏者，皆可放無疑也。伏惟明公獨斷而力行之，使此二百二十五家，皆得歸安其藜糗，養其老幼，日晏而起，更不至門，以歌詠明公之德。亦使赦書不爲空言，而無信者，干冒威重，退增恐悚。

答安師孟書一首

辱書爲貶過厚，吾子自以美才精學，取榮名於當時，所宜得者，平生之師友，朝夕相與講學者也。如軾何與焉？然吾子之於軾，其得失休戚，軾所宜知。何者，其勢足以相及也。嚮也聞七子者之失，怛然如軾之有失也，既乃聞吾子之得，則亦如軾之有得也。今吾子書來，以爲自爲喜者少，而爲軾喜者多，甚矣！吾子之見愛也。然彼七子

者，豈以一失爲戚哉？彼將退治其所有，益廣而新之，則吾猶有望焉。若吾子，既得不驕，而日知其所不足，則軾之所得，又將有大者也。

### 與曾子固書一首

軾叩頭泣血言：軾負罪至大，苟生朝夕，不自屏竄，輒通書問於朋友故舊之門者。伏念軾逮事祖父，祖父之沒，軾年十二矣，固能記憶其爲人。又嘗見先君欲求人爲撰墓碣，雖不指言所屬，然私揣其意，欲得子固之文也。京師人專擾擾，而先君亦不自料止於此。嗚呼！軾尙忍言之。今年四月，軾既護喪還家，未葬，偶與弟轍閱家中舊書，見先君子自疏錄祖父事迹數紙，似欲爲行狀未成者，知其意未嘗不在於此也。因自思念，恐亦一旦卒，然則先君之意，永已不遂。謹卽其遺書，粗加整齊爲行狀，以授同年兄鄧君文約，以告於下執事。伏惟哀憐而幸諾之，豈惟罪逆遺孤之幸，抑先君有知，實寵綏之，軾不任哀祈懇切之至！

### 上韓魏公乞葬董傳書一首

軾再拜：近得秦中故人書，報進士董傳三月中病死。軾往歲官岐下，始識傳，至今七八年，知之熟矣。其爲人不通曉世事，然酷嗜讀書，其文字蕭然有出塵之姿，至詩與楚詞，則求之於世，可與傳比者，不過數人。此固不待軾言，公自知之。然傳嘗望公，不爲力致一官，軾私心以爲公非有所愛也，知傳所稟付至薄，不任官耳。今年正月，軾過岐下，而傳居喪二曲，使人問訊其家，而傳徑至長安，見軾於傳舍，道其飢寒窮苦之狀，以爲「幾死者數矣，賴公而存，又且薦我於朝，吾平生無妻，近有彭駕部者，聞公薦我，許嫁我其妹。若免喪得一官，又且有妻，不虛作一世人，皆公之賜。」軾旣爲傳喜，且私憂之。此二事生人之常理，而在傳則爲非常之福，恐不能就。今傳果死，悲

！夫書生之窮薄，至於如此其極耶？夫傳之才器，固不通於世用，然譽之象犀珠玉，雖無補於飢寒，要不可使在泥塗中。此公所以終薦傳也。今父子暴骨僧寺中，孀母弱弟，自謀口腹不暇，決不能葬。軾與之故舊在京師者數人，相與出錢，贖其家，而氣力微薄，不能有所濟。甚可憫笑。公若猶憐之，不敢望其他，度可以葬傳者足矣。陳繹學士當往涇州，而宋迪度支在岐下，公若有以賜之。軾且斂衆人之賻，并以予陳，而致之宋，使葬之有餘，以予其家。傳平生所爲文，嘗使人就其家取之，若獲，嘗獻諸公，干冒左右，無任戰越。